海洋文藝

七月號

1975

第二卷第七期

作丹流李　　（石刻）　　愁

加拿大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二卷　第七期　目錄

評論

拍案而起的聞一多　余　惠　四
阿爾及利亞的當代四作家　杜　漸　三
林紓與現代中國小說　劉求同　二九

作品欣賞

干預生活　于　思　一三

小說

西瓜成熟的時候　范　劍　二六
抽簽前後　黎江年　四九
請不要錯過機會　劉於斯　三六
遺腹女　金　依　八六
對窗親人　謝君誼　一三

14 JUL 1975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9 2026

都市小景　夏　易　一三

每月茶座

愛這樣的詩句　白　繁　一〇八
從時間的淘汰說起　林　泥　一〇九

譯文

（美國）紐約時報週刊：東京寄簡　錢歌川譯　六四
（土耳其）塞夫迪特・庫得里特：死人的大餐　杜漸譯　五五

遊記

桂林山水

南行寄簡　黃蒙田　九七

散文

舒巷城　一〇三

第一次渡長江　阿　凝　九七
雨中聯想　江映瀾　一三
蘋果與舞　莉　菁　一四〇

詩歌

歸來猶向夢中尋　蔡　欣　一五

雨下和傘　凌亦清　一三四
雨中小詩　黃花　一三五
刺葵及其他　韓牧　一三六
偶拾四首　浩泉　一三八

外國文訊

阿爾德里奇出版反映中東新作品　夏苗　五五
大仲馬的劇本法國有新發現　李文　一四三
南非醫生寫小說反種族隔離　穆川　一四四
英國文人軼事集出版　禾子　一一〇
日本籌辦紀念魯迅展覽會　殷信　一五五

畫頁

愁（石刻）　李流丹　封二
南行二題（速寫）　王珀　插頁
怡保霹靂洞（水墨）　陳長豪　封三
建築工地（水彩）　王金成　封三

*

編輯人語　本刊　四八

余惠

拍案而起的聞一多

朱自清是聞一多的好朋友也是好戰友，他們所走的道路也大致相同，因此朱自清對聞一多的評價，便特別值得注意。他說：

聞先生對於詩的貢獻真太多了！創作《死水》，研究唐詩以至《詩經》《楚辭》，一直追求到神話，又批評新詩，鈔選新詩；在被難的前三個月，更動手將《九歌》編成現代的歌舞短劇，象徵着我們的青年農民的嚴肅的工作。這樣將

聞一多在雕刻石章

古代跟現代打成一片，才能成爲一部「詩的史」或一首「史的詩」。其實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體而微的一篇「詩的史」或「史的詩」，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詩的史」或「史的詩」！這是我們不能甘心的！

（《聞一多全集》序）

我們不必去深究這裏所使用的每一個詞語是否完全恰當，因爲對一個人的準確評價，是還可以細緻地討論的。但我們却完全可以理解和體會朱先生所說的不甘心，聞一多實在不應該在那個時候便不幸遇害。如果聞一多能夠活得更長久一些，可以肯定，他在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方面，在文學的創造方面，都將會有更大的貢獻。但是聞一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死了，是繼同月十一日李公樸被暗殺之後爲蔣介石的特務所殺害的。

李公樸和聞一多的遇害，是同一批蔣幫特務所幹的暴行。當日在昆明主持其事的特務頭子沈醉，最近在國內回憶這些事件，深表愧悔。事實證明，沈醉之流不過是工具，主謀者並非別人，正是蔣介石。

但這個事件，恰好說明了聞一多不但是熾烈的詩人而且是英勇的愛國者。朱自清在另一篇文章中，稱他是抗戰

以前，「唯一有意大聲歌詠愛國的詩人」，而且指出，「他愛的是一個理想的完整的中國，也是一個理想的完美的中國」（註一），他正是爲了希望實現這樣的一個中國而付出了生命的。聞一多與朱自清一樣，在不斷進步的一生中，表現出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高尚品質。

聞一多，一八九九年生，湖北省浠水（在武漢市之東，近安徽）人。家庭富有，使他從小受傳統教育。六、七歲入書塾，讀《四書》《五經》。這一方面對他後來的進展多少起了一些阻延的作用，但也爲他的中國文化知識打下一些基礎。少年的聞一多，是埋首書卷、拘謹老成的典型小書生。

十五歲時，聞一多到了北京，考進清華大學前身的清華學校，那時是一九一三年。直到二十四歲，他都在勤謹學習中度過。貴族的「清華」教育，與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後發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對青年的聞一多，是矛盾着的影響。他在這期間，寫了舊詩，又寫了新詩；他對舊中國不滿，却嚮往西方文化；他感覺到時代在變化，但自己却衝不出書齋的範圍。「五四運動」對聞一多是有衝激的，但他在當時還不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

一九二二年，聞一多去美國留學。他是一個對文學藝術有充沛熱情的人，在三年的留學生活中，繪畫、文學、戲劇都是他致力的科目。西洋的文學作品激動了他的感情，使他從一個書生變成了有濃厚浪漫主義色彩的唯美的詩人。一九二三年，他的第一本詩集《紅燭》出版。在《紅燭·序詩》裏，他先引用了李商隱「蠟炬成灰淚始乾」的詩句，然後寫道：

紅燭啊！
這樣紅的燭！
詩人啊！
吐出你的心來比比，
可是一般顏色？
……
紅燭啊！
既製了，便燒着！
燒罷！燒罷！
燒破世人底夢，
燒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們的靈魂，
也搗破他們的監獄！

聞一多的詩，在當時來說，在新詩正在萌芽而出的時候，是以格律嚴謹，用字精煉，意境深遠見稱的。比起一九二〇年胡適的《嘗試集》裏乾巴巴的概念化句子，是進了一大步的。在這一點上，他被徐志摩等引爲同調，並且十分佩服。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甚至說，聞一多是「最有興味探索詩的理論和藝術的」，又說他們幾個人都多少受到聞一多的影響。他們幾個人，就是主辦北京《晨報·詩鐫》周刊的幾個人。《詩鐫》是一九二六年四月創刊的，主要作者有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劉夢葦、于賡虞，也就是後來「新月派」詩人的中堅。可是，除了主張格律這一點之外，聞一多和徐志摩其實很少相同之處。

徐志摩用中文寫詩，其實要創造有如外國詩的格律，裝進外國詩的造意，他寫的是中文的外國詩。他是從外表到內心都洋化了的人。而聞一多却反對移植西洋詩，主張創造中國詩自己的風格。在《女神之地方色彩》（《女神》是郭沫若早期的新詩——惠）一文中，他說：

> 但是我從頭到今，對於新詩底意義似乎有些不同。我總以爲新詩逕直是新的，不但新於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於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他不要做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純粹的外國詩，他又要盡量吸收外洋詩底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後產生的寧馨兒。

因此，他指斥那種崇洋的、生吞活剝地把外國詩搬到中國來的人，反對那些迷信西洋詩的「詩人」。他說：

> 現在的新詩中有的是德謨克拉西，有的是泰果爾、亞坡羅，有的是『心絃』『洗禮』等洋名詞，但是，我們的中國在那裏？我們四千年的華胄在那裏？……我要時時刻刻想着我是個中國人，我要做新詩，但是中國的新詩。我並不要做個西洋人說中國話，也不要人們誤會我的作品是翻譯的西文詩；那麼我著作時，庶不致這樣隨便了。

這裏，反映出聞一多鮮明的愛國主義思想。但更重要的是詩的內容。他在《紅燭·序詩》中引用唐代李商隱（一位有顯著法家傾向的詩人）詩句，是有深意的。蠟炬、紅燭的成灰，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人民，爲了祖國。這與魯迅詩「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含義，正復相同。《紅燭》裏的精神，也有同樣的明確。一九二八年，他出

版第二本詩集《死水》，這是他的代表作。在裏面的《祈禱》中，詩人熱情地說：

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
啓示我，如何把記憶抱緊；
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
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

對比一下徐志摩的話罷。徐志摩在一篇《列寧忌日——談革命》的文章裏，是這樣表白自己的：「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這並不高深，這只是說我只知道個人，只認得清個人，只信得過個人。我相信德謨克拉西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在各個人自覺的意識與自覺的努力中涵有眞純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從頭到脚浸透了西方個人主義的徐志摩，和熱切地要求自己能爲祖國犧牲的聞一多，說什麼所走的都不是一條路。

但也得承認，美國的留學，使聞一多同當時波瀾洶湧的大革命是脫了節的。他的愛國主義精神，還未能納入中國人民革命的洪流裏，其原因之一，是他的愛國精神，一部分是由於在異邦受到當時中國人所普遍遭遇的歧視。在美國，他寫出這樣的詩句：

太陽啊！這不像我的山川，太陽！
這裏的風雲另帶一般顏色，
這裏的鳥兒唱的調子格外凄凉。

對於中國人民在本國所受的苦難，當時的聞一多是體會不深的。所以在認識上的愛國主義，同實際的行動上還有一大段距離。這就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聞一多在道路的摸索上走了一些彎路的原因。

聞一多在一九二五年回國，到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担任教務長，當時是二十七歲。世家子弟，年少有爲，有資格、知識、地位，有一份清貴的工作，在那時是可以使人艷羨的，但這也正使他和廣大民衆之間有一堵圍牆。從氣質來說，表面上與徐志摩等有相類似。正在這種基礎上，他在次年便成爲《詩鐫》的創辦者之一，追求着詩的藝術。然而現實情形，又使他在詩的內容方面，不可能只在藝術之宮內徘徊。這是作爲《新月》詩人的聞一多，和其他《新月》詩人極不調協的地方。

《新月》雜誌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創刊的，正是詩集

《死水》出版後的兩個月。《死水》這首詩寫得早一些，是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由於這首詩反映了聞一多當時的思想，有必要引述它最後一段：

這是一溝絶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朱自清說：「這不是『惡之花』的讚頌，而是索性讓『醜惡』早些『惡貫滿盈』，『絶望』裏纔有希望。」（註二）這個分析是正確的。他和《新月》的「詩人」們不可能一道混下去，也是很顯然的。由於感覺到做詩到底是「狹窄」的，由於他想進一步弄清楚中國文化的歷史源流，也由於職務上的需要，在聲譽鵲起之時，他轉而逐步放下了詩創作，去研究文學史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他到了武漢，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一九三〇年秋，又到青島任青島大學文學院長兼國文系主任。在此期間，他開始鑽研古典文學，尤其是唐詩、《詩經》、《楚辭》。爲了弄清這些古代作品，他又從訓詁和史料的考據下手；由於要追溯文字訓詁的沿革，他又去讀殷代的卜辭，研究殷周的銅器銘文。這樣，原先跟着他學寫詩，把他當成大詩人來崇拜的青年，便不免對他感到失望，對他有微辭了。聞一多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呢？他後來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說：

> 你們做詩的人老是這樣狹窄，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詩什麼也不存在。有比歷史更偉大的詩篇嗎？我不能想像一個人不能在歷史（現代也在內，因它是歷史的延長）裏看出詩來，而還能懂詩。在你所常詛咒的那故紙堆內討生活的人原不止一種，正如故紙堆中可討的生活也不限於一種。……近年來我在聯大的圈子裏聲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爲經過十餘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症，我敢於開方了。單方的形式是什麼——一部文學史（詩的史），或一首詩（史的詩），我不知道，也許什麼也不是。最終的單方能否形成，還要靠環境允許否（想像四千元一担的米價和八口之家），但我相信我的步驟沒有錯。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還恨那故紙堆，正因爲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註三）

聞一多就是抱着這樣的目的，從詩人走上了學者的道

路。但是，聞一多的鑽進「故紙堆」，有他自己明確的目的，因爲他以爲研究歷史，可以弄清楚和解決今天的問題。我們不能說聞一多的想法不對，但在當時的中國來說，這却不是主要問題所在，他所走的仍然是一條彎路。

前引的信寫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地點是雲南西南聯大。在這裏，有必要回叙一下他的經歷。一九三二年，聞一多從青島回到北平母校清華大學任教，開始發表關於《詩經》的一系列研究文章，同時也研究《楚辭》和中國古代神話、古代文字。他的獨有心得的學術著作，奠定了他在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上的地位。

這樣，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北平成爲危城。他和家屬，帶同一些主要著作的底稿，回到浠水故鄉暫住。不久之後，清華、北大、南開三家大學在長沙聯合組成臨時大學。他抱着滿腔熱情，在這年冬季去到長沙，希望能夠參加戰時工作。可是形勢的變化、地點的遷移，却使他發現雖是戰時，仍是「學府」。主觀上的努力，並不能和時代的號召掛上鈎。

一九三八年一月，臨時大學遷去雲南。一部分師生組織「湘黔滇旅行團」，徒步去昆明。聞一多參加了這個別饒意義的團體，算是第一次走出書齋，接觸到廣濶的民間，打開了他的眼界。農村的苦難，農民的痛楚，流傳民間的歌謠故事，以及湘西和雲貴山地的少數民族——苗族的風習，都使他非常注意，引起了極大的興趣。原來對藝術有多方面才能的聞一多，沿途寫了不少風景寫生畫，蒐集了許多民間文學的材料。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他還帶着研究、欣賞的態度，有不少書生氣，但這對他後來的變化，是影響重大的。在一九三九年爲《西南采風錄》作序，說：「在都市的街道上，一羣羣鄉下人從你眼角滑過，你的印象是愚魯、遲鈍、畏縮，你萬想不到他們每顆心裏都自有一段驕傲。」在引錄了幾首民歌之後，又說：「你說這是原始，是野蠻。對了，如今我們需要的正是它。我們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使得我們沒有路走，我們該拿出人性中最後神聖的一張牌來，讓我們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裏伏蟄了數千年的獸性跳出來反噬他一口。」聞一多看到了「鄉下人」的內心，看到了蘊藏在民衆中的力量，體會到這是可以戰勝侵略者的基本保證。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到底是什麼阻礙着民衆力量的發揮？聞一多還沒有充分看得出來。

同年五月，臨時大學改爲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設在蒙自。聞一多仍然潛心研究古典文學，甚至極少外出。他

所住的樓房，被同事們戲呼爲「何妨一下樓」。這個時期，聞一多除了一向研究的項目之外，還通過《楚辭》的研究，探討了屈原的思想，又因而注意到莊子。他對於傳統思想開始懷疑，並且由此對於現實社會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九四四年，發生了湘桂大撤退的悲慘事件。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在國民黨不戰而逃的政策下，突然變成了「難民」，國民黨軍變成了潰兵，在饑餓、死亡線上輾轉溝壑，湘桂沿線成爲人間地獄。這種情況，使聞一多十分悲痛。他看到了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傢伙，到底是怎樣的眞相。在這一年，他寫了雜文《關於儒、道、土匪》，認爲「儒家、道家、土匪」，相當於「偷兒、騙子、土匪」，把儒家的本質揭露得淋漓盡致。他說：

……這裏恕我曲解一句古書，易經說「肥遯，無不利」（註四），我們不妨讀肥爲本字。而把「肥遯」解爲肥了之後再遯，那便是說一個儒家做了幾任「官」，撈得肥肥的，然後撒開腿就跑，跑到一所別墅或山莊裏，變成一個什麼居士，便是道家了。——這當然是對己最有利的辦法了。甚至還用不着什麼實際的「遯」，只要心理上念頭一轉，就身在宦海中也還是遯，所謂「身在魏闕，心在江湖」，和「大隱隱朝市」者，是儒道合作中更高一層的境界。在這種合作中，權利來了，他以儒的名分來承受，義務來了，他又以道的資格說，本來我是什麼也不管的。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稱他們爲偷兒和騙子，能算寃枉嗎？

應當指出，在當時，像聞一多這樣尖銳地、一針見血地戳穿儒家的畫皮，揭露儒家本質的，實在絕無僅有。而且，他這段話決不是空論，却勾畫出國民黨官僚的眞實臉相。尤其是，他在後面更指出：「如今不但在國內，偷兒騙子在儒道的旗幟下，天天剿匪，連國外的人士也隨聲附和的口誅筆伐，這實在欠公允。」聞一多極少寫雜文，這篇文章，雖然以故作輕快的筆調出之，其實非常沉痛。他和儒家的決裂，實際上是同國民黨政權及其倒行逆施的政策的決裂。從這時開始，他從學者轉變爲一個爭取民主的鬥士。「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這是多麼激動人心的評價！

在西南聯大，抗戰結束前後的聞一多，是以詩人的激情從事民主運動的。用朱自清的話說：「聞先生眞是一團

火。」「到後來他以民主鬥士的姿態出現，青年們又發現了他，這一回跟他的可太多了！」他積極地參與、支持、鼓舞青年們開展民主鬥爭，儼然成爲青年們的一面旗幟。

一九四六年五月，西南聯大結束，遷回北平恢復原校。這時美國一家大學約他在暑期去美國講學。對於這一個「收買」式的建議，聞一多拒絕了。

於是，他在七月十五日的晚上被暗殺。年僅四十八歲。對於人民來說，這實在是太短促了；但更短促的是那批幹下滔天罪行的匪徒們的命運。只過了三年多，新中國便誕生了。雖然聞一多看不到，但是他的理想已經實現，在天之靈是可以告慰的。

我們現在以詩集《死水》裏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文：

有一句話說出就是禍，
有一句話能點得着火。
別看五千年沒有說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緘默？
說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裏一個霹靂
爆一聲：
「咱們的中國！」

這話叫我今天怎麼說？
你不信鐵樹開花也可，
那麼有一句話你聽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緘默，
不要發抖，伸舌頭，頓脚，
等到青天裏一個霹靂
爆一聲：
「咱們的中國！」

（註一）朱自清：《愛國詩》

（註二）朱自清：《聞一多全集序》

（註三）聞一多：《給臧克家先生》

（註四）「肥遯」的本義，是「飛遁」的意思。王先謙引姚寬《西溪叢語》：「周易：『肥遯無不利』，肥古作蜚，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遯，本作遁。聞氏在這裏是故意用其曲解。

干預生活

——評介漫天雪的「筆記」和「手記」

于思

執筆寫此稿的時候，剛從早報上讀到一則老闆開槍打工人的新聞。新聞大致謂，九龍一家電子廠發生勞資糾紛，老闆開槍，五名女工受傷。

所謂「糾紛」，是個不偏不倚的說法。實則，從報上透露的案情看來，這次事件完全是老闆一手挑起。據一家平日多爲老闆們說好話的報紙說，這電子廠的東主姓黃。「昨晨十時三十分，黃返抵廠後，……即叫五名女工入內，要將她們調往另一部門工作，但女工認爲並無犯錯；

故提出反對，黃某大怒，喝令各人坐下。不久，其中一名女工謂要如厠，黃某不准，遂發生爭執，突然有人手持來福槍，向天花板鳴放一槍，有五名女工被天花板墮下灰泥磚塊擊中受傷。……」

文中所謂「突然有人……」，此「人」當然是指黃老闆，不過礙於法例，新聞報導只能這樣下筆。又據另一家報紙引警方的公佈，此「人」不是開槍一響，而是開槍三響。

雖然，報上的報導很簡單，相信其中且隱去許多緊要的地方。但僅僅從這簡短的報導，也可見那黃老闆有多囂張。他的話不准工人反對；在他的淫威下，工人連如厠的自由也沒有。

報上說，此老闆「平時愛好玩點二二口徑的來福槍，據工人表示，他平時出入均有保鏢陪同。該廠亦時發生勞資糾紛，常有工友被人毆打。」

大概，這位老闆把工人當成他「玩槍」的槍靶了。

這是「明火實彈」的壓榨！它之所以成爲新聞，是因爲老闆開了槍。然而，每年每月，又有多少工人被老闆的機器默默地榨乾了血汗，被吞噬了青春？

無數血淋淋的事實，是報上沒有報導的。無數駭人聽聞的故事，在新聞中找不到。

工人的苦難，寫之不盡呀！

大約從七、八年前開始吧，香港一家報紙的副刊上斷斷續續地發表了一輯有關工人生活的「筆記」，受到讀者的普遍注意。雖然，反映工人生活的文藝作品並非十分罕見，但這輯「筆記」素材豐富、感情眞摯，語言樸實，特點鮮明，深深地打動了讀者。

這就是「一個女工的筆記」。作者漫天雪。

我想，漫天雪這個筆名，本身就寄寓了深刻的含意。「女工筆記」反映了這個社會中的工人的深重苦難。漫天風雪，是社會給他們的感受。當然，風雪過後，將會是一個更加晴朗的明天。「女工筆記」在控訴那暗無天日，嚴冬一般的社會的同時，每每也透露了春天的一線曙光。

「女工筆記」是分篇發表於報上的，雖有一個總的題目，但每一篇各自獨立。除「女工筆記」之外，幾年來，漫天雪在報刊上又發表了一些報告文學、短篇小說、生活隨感，其中大部份作品，且已輯錄成了書。計有：

「一個女工的筆記」（香港文教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

「姐妹」（香港大光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一月版）
「小青手記」（香港大光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五月版）

收在上述三本集子的作品，大多已在報上讀過。但最近重讀了一次，又一次深深地受到了感動。

在漫天雪的作品中，沒有奇異的情節，沒有詭譎的佈局，也沒有故作驚人的語言；她所記下的，都是親身的見聞經歷，她所說的，都是出自肺腑的話。她寫工人（主要是女工）的苦難，也寫他們的醒悟、團結和奮起。她寫工人的生活、工作，也寫他們的理想和愛情。她控訴統治者和資方在經濟上對勞動者的殘酷壓榨，也揭露他們對勞動者所作無孔不入的精神腐蝕。

出現在漫天雪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我們彷彿可以感覺到他們的脈搏跳動和呼吸，我們會深深地被打動。

每一次讀漫天雪的作品，我便想起了魯迅先生的名言：「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漫天雪的作品正是從勞動者生活的源泉噴出來的水，從一個勞動者血管中噴出來的血。

漫天雪本人，就是一位女工，一位有幾個孩子的母親。在「一個女工的筆記」的代序中，她告訴我們：「十多年來，我做過膠鞋、做過五金、做過針織、做過女傭……」女工筆記便是這段生活經歷的反映和回憶。十多年的經歷，十數個行業的遭遇，濃縮在只有幾萬字的一本筆記裏，當然是十分結實的。這本筆記，是生活海洋中孕育出來的珍珠。

後來，作者改行到茶樓去做工，「小青手記」，便是這一時期所寫反映飲食業工人生活的作品。

多年來，漫天雪像千千萬萬勞動婦女一樣，一方面要辛勞地到工廠、到茶樓做工，一方面要應付繁重的家務，照料兒女。在生活的重壓下，她不間斷地堅持業餘寫作，把勞動者的心聲反映出來。單是這一點，就值得人們致敬。筆者曾讀過她鼓勵一位青年朋友寫作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她充滿了責任感，把寫作看成是爲勞動羣衆說話的一種義務。在「女工筆記」的代序「別忘記過去」一文中，她說：「……傭工的一段日子，有着使我難忘的生活經驗，使我認識到富人的僞善與貪婪。在工廠的那一段日子裏，我對管工和老板的醜惡的嘴臉更是厭惡到極點。我們的血汗養肥了這班傢伙，而終日辛勞的我們却過着苦難的日子，難道我們就這樣過一輩子嗎？後來，在工友的幫助下，我參加了工會，逐漸明白了道理，也知道了苦難的

根源。原來世界上自從有了萬惡的私有制度，我們勞動人民就沒有好日子過。我們那數不盡的苦難和屈辱，都是這個人吃人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對於今天應走的道路，就有了方向，對於未來的生活，就增加了信心，我和姐妹們的眼光，也逐漸從身邊的事移到較遠較廣的範圍，感到同一步伐的兄弟姐妹越來越多，道路越走越寬了，儘管面前還有重重障礙和困難，我們也一定能得到勝利。」

我想，漫天雪能在生活的重壓下，堅持把身邊工友的遭遇記下來，反映到廣大讀者面前，其動力便是來自上述的體會。她要把自己已明白的道理讓更多人也知道，使更多的兄弟姐妹走上同一條路，使勝利的日子早一天來臨。

這是一個勞動者的高尚的情操！也是我們從漫天雪作品中所應吸收的「血液」。

在「小青手記」中，有個小情節是這樣的：小青做好點心，悄悄的躲在有屏風阻擋的角落，席地而坐，攤開稿紙在膝頭上，咬筆尋思，要記下她的所見所想。正當她「欣然命筆」的時候，給一個茶客撞上了，以譏諷的口吻說：「你也寫稿嗎？」「眞了不起！了不起！」

小青在心裏應道：茶樓女工也是人，她要用筆來傾訴，有什麼奇怪呢？

她把那從繁重的工作中擠出來的寫稿時間，自稱爲「小青時間」。

——上述這「小青時間」出現在「手記」中，有點突兀，沒有前後文呼應，好像硬插進去似的。其實，這正是作者不自覺的「獨白」，是作者的「現身說法」。從「小青時間」，可知作者如何堅毅艱苦地從事創作。

「從一個女工的筆記」到「姐妹」，到「小青手記」可以看出，漫天雪是在不斷提高之中，她的創作道路，是越走越寬了。

「女工筆記」計十二篇，如上文說的，是作者十多年時間、從事十數個行業的經歷和回憶。它像電影中的紀錄片或美術中的速寫素描，採取的是直截了當的表現方式。把那麼豐富的經歷和素材濃縮在十二篇筆記中，讀來往往有一種壓擠感。

有個作家說：大人物總是一整塊，小人物才是一束矛盾的元素。

「一個女工的筆記」以廣博的素材，把「小人物」——廣大的下層勞動者——所遇到的種種矛盾、衝突呈現

在讀者面前，不過，這束「矛盾的元素」還沒有經過精煉和化合。正如一幅一幅黑白素描，它的層次和色彩當然不及一幅水彩畫。

當然，這是屬於技巧的問題，是第二位的。對於一位剛從事業餘創作的工人作者來說，能夠如實地反映勞動羣衆的生活和感情，這才是彌足珍貴的。事實上，只要有生活、有正確的路向，技巧的提高是完全可以盼待的。

漫天雪的第二輯作品——單行本「姐妹」，在表現手法方面，便有了迅速的提高。

「姐妹」收進七篇作品。首先，這七篇作品觸及的社會面廣了。其題材除了女工生活外，還涉及了墮胎問題（「犯罪者」）。妓女問題（「夜班」）……。即使同是寫工人，比起「女工筆記」，層次也更加豐富，更加複雜了。這其中，有描寫工人如何克服老闆在工人中製造的矛盾，團結起來（「姐妹」）；有控訴腐朽社會對工人及其下一代的腐蝕荼毒（「我對不起他」中的妻子，「我的三個親人」中的妹妹）；有童工的天眞和苦難（「惠玲」、「吃」）……。

在這七篇作品中，作者對於人物的觀察細膩了。（例如「犯罪者」各類墮胎者的刻劃。）對於人物內心世界和思想感情的表現豐富了。（例如「我對不起他」和「我的三個親人」。）

還有，作者對於作品的佈局和構思比較馴熟了。例如「我的三個親人」，就是一篇構思頗爲縝密的作品。作品通過四個人物：我——大妹、以及小妹、舅舅、阿木的不同愛情遭遇，深刻地揭露了這個社會不但剝奪了勞動者的生活權利，甚至剝奪了他們的戀愛權利。

爲了撫育兩個孤女外甥，舅舅不敢去愛自己所愛的人，而把感情寄托在兩個外甥女——死難工人的後代——身上。大妹和阿木是在戀愛之中，但生活的重壓使他們很少有機會「拍拖」，暫時也沒有結婚的經濟能力。小妹的「愛情」是來得早的。但那不是正常的。十七歲的她被腐蝕了，整天模仿着新潮的打扮和生活。她的追求者也是一個新潮「怪物」。可以相信，她不可能得到眞正的愛情。等待着她的，甚至是那些「出賣愛情」的泥坑。她不但不能得到眞正的愛情，而且失去了工人的感情，對於那犧牲自己撫育她成人的舅舅，她竟十分討厭……。

這篇作品把四個人的感情非常細膩動人地加以刻劃，而又互相交織在一起，佈局很簡練精密。從體裁上說，這不只是素描式的筆記，而是一篇短篇小說或者報告文

學。

漫天雪的作品來源自工人生活。對於許多行業的生產工序和勞動知識，她都能準確地表達。在「一個女工的筆記」中，我們已可看到這個特點；到了後來的作品，作者有意把這些勞動知識的描繪也作爲表現主題和刻劃人物的一種手段，而不純是生活的再現。例如這一段：「我的工作是把羽毛分色。比方『柳毛』，它是白色的，但尾部略黃。黃有好多種，要分淺黃、深黃、老黃、金黃……白色也要分雪白、赤白，紅色要分深淺，又要分『半邊連』（雜色），分『花籮』（有點的毛）……」「羽毛廠什麼毛都有。鳥毛、鷄毛……各式各樣，雖然很美麗，但它是臭的。」

「雖然很美麗，但它是臭的」，這一句具有强烈的效果，充分表達一位女工對於當前這工廠的感受。

文藝作品所反映的現實，不是生活現象的羅列。漫天雪稍後的作品，已能靈巧地駕馭素材，爲表現主題而服務。即使敘事，也充滿了情感，一點也沒有笨重的感覺。

「小青手記」是新近出版的單行本，收進「小青手記」和「縫裡的人」兩文，都是以飲食業工人的生活爲題材，是幾年來作者在茶樓工作和所得生活經歷的結晶。

「小青手記」共十三節，形式上，有點像「一個女工的筆記」，不過，它比「女工筆記」成熟得多了。

「手記」的十三節分別發表在報上時，各成篇章。但集中印在一起，它又是一個整體。「手記」顯示，作者駕馭素材和語言的能力又提高了一步。它反映了飲食業工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在「一束」矛盾中，層次分明，而又互相交織，一步步造成感人的力量。比起「女工筆記」來，「小青手記」的表現手法細緻了，語言豐富了，感情含蓄了。

在「女工筆記」中，許多篇章都以工友們的團結奮起作結束。這顯示了作者的深切願望，也是工人的必由之路。但有時，這結尾稍嫌粗糙，不夠力量。「小青手記」以「生命總是頑强的」一節作結，寫一個小生命在工友們關懷互助下誕生，象徵生命的頑强，新生力量的頑强。這樣的結尾，不落俗套，含蓄，但有强烈的感染力。

「縫裡的人」是漫天雪最新的一篇作品，也是最成熟的一篇。這篇小說，是它的作品中最「長」的一篇。如果說，作者的「筆記」和「手記」是一種速寫和素描，那麼，「縫裡的人」已經是一幅精雕細琢的創作畫，關於這篇作品，限於篇幅，這裏不作分析。但我建議，關心勞動

者生活，關心工人文藝創作的朋友，都不妨一讀，看看勞動者不但能創造物質財富，也完全有能力創造文化藝術！

最後，漫天雪作品的語言也是值得一談的。它沒有「文藝腔」，沒有西洋腔，沒有不文不白。它的語言，充滿了生活氣息，同時也不乏勞動者的幽默。

著名的英國作家毛姆說：「我使用的語言，是通常的語言，我的字彙有限，我的文法不穩，而我的用語平常。但寫作對於我似乎就像呼吸那麼自然。」

用上述這段話來概括漫天雪作品的語言，似乎也很恰當。它沒有刻意驚人，沒有矯揉造作。眞的，就像呼吸一樣自然，而又充滿了形象性。

試摘幾段——

「站着就站着吃吧，反正我們都是直腸直肚的。」（「一個女工的筆記」）

「我們做鞋，但阿秀只能穿屐上班。這還是小事。而廠內有多少工友，都是『帶髮修行』啊，在牌檔吃的不是豆腐，就是芽菜……」（「一個女工的筆記」）

「哪個女孩子，不是把自己的秘密藏在心靈最深處？那有像她這樣『迫迫剝剝』跟炒熟的栗子一樣。」（「我的三個親人」）

「我倒抽了一口凉氣，拍拖比擔泥似乎還要辛苦些。」（「我的三個親人」）

「我的工衣找遍香港也是買不着的，它穿在我身上，不知爲老板賺了多少個八百元了。」（「小青手記」）

「我們是有眼淚的，但已經化成了汗珠，遍佈我們的身體和額角。」（「小青手記」）

「我們就算眞是『微生物』，也是存在的，也是要生活的……」（「縫裡的人」）

……

漫天雪作品的素材是來自生活，語言也是來自生活，形象而親切。作者也善於吸收一些方言和俗語。例如：

做呀做呀，除了燒兩餐飯外，就一直忙到深夜十二點，有時甚至一點，眞是「木虱咬都不動」！（「一個女工的筆記」）

指頭的皮給刺得「九層糕」似的。（「一個女工的筆記」）

親生仔不及近身錢，你可要儲點錢呀，我們窮人

呀，要把一角看作一塊才成呢，有一分力也要死捱，好天要找定落雨柴。（「小青手記」）

……

語言問題，不純是文字運用的問題。一個人的感情直接影響他所說的話。漫天雪的語言，也具有愛憎分明的特點，有時我覺得作者的話，純眞得像個兒童。

她形容茶樓的地毡「紅得像血」。

孕婦雖然憔悴，甚至有些浮腫，但她覺得她們「每張臉都一片柔和」，「這是女性的光輝」。

對於「點心妹」包出來的蝦餃，她形容它「小摺又多又幼，就跟姑娘的白色百摺裙一樣」。

再看她怎樣描繪那個貪得無饜的公仔衫廠的老闆娘吧。她說：「對於這類人，我是太熟悉了，如果我是一個畫家，我就會這樣表現他們的內心世界：只要在一對鬥鷄眼前（那樣眼珠才集中）畫一叠鈔票就夠了，他們除了這，還看到什麼呢？」

她要畫的這幅畫，仿如一幅兒童畫，表現了作者純眞而又强烈的愛憎！

漫天雪是一個工人，她浸漬在勞動者的生活之中。她的作品，是來自生活的，但僅僅來自生活，那還不夠。文藝作品應比生活更集中，更高；它應對生活有批評，有理想。在「我對不起他」裏面，她透過小說中的人物兆華說：「……要做個眞正生活者，要對周圍的人、事發生火樣的感情，就要干預生活，在生活的海洋中，開拓廣濶的天地。」

漫天雪正是這麼一個眞正的生活者，干預生活者！

——七五年六月十一日

阿爾及利亞的當代四作家

杜漸

北非文學作家中，埃及的作家大多數是以阿拉伯語言寫作的，開羅與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是阿拉伯文學的中心城市；但也有一些阿拉伯作家由於留學英法，故此應用英語、法語寫作。阿爾及利亞作家則大多是以法語寫作，這跟過去法國殖民主義長期統治阿爾及利亞有一定的關係，法語幾乎成了阿爾及利亞通用的文學語言。

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初，阿爾及利亞作家開始在巴黎出版他們創作的詩歌和小說，他們的作品幾乎是立即就引起了法國文藝界的注意，對這些作品加以推崇介紹，甚至其中好多部作品還獲得法國文學獎。相反，以英語寫作的非洲作家在倫敦出版作品，却只引起一些驚奇，並無多大反應。原因大概跟法國對於凡是以法語寫作的作家都一視同仁，有一定的關係，英國人的氣度似乎差些。

在五十年代開始冒頭的阿爾及利亞作家中，有四個人物是相當著名的，目前這四位作家中只有一個穆罕默德·狄布

（Mohammed Dib）還在繼續寫作，而其他三位作家，有些已爲民族解放獻出生命，有的則久已擱筆了。在早期阿爾及利亞作家中，除狄布外，著名的還有穆魯特·馬姆美利（Mouloud Mammeri），穆魯特·菲拉奧恩（Mouloud Feraoun）和馬力克·烏亞里（Malek Ouary）。

這三個作家都是出生在阿爾及利亞卡比利亞山區，這地區是游擊戰爭的理想地點。他們最早的作品，都是在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民開始起來進行反對法國殖民者統治的革命時期出現的，但是只有馬姆美利的第二本小說「爲正義而死」（Le Sommeil du Juste）可以稱爲是一部革命小說，其它的都不是直接描寫革命的。這三位作家跟大多數作家一樣，最初都是以自己的經歷體驗寫作小說的，他們從周圍的現實生活中吸取題材和培養寫作情感。狄布也是一樣，雖然狄布的第一部小說「大房子」（La Grande Maison）是以城市居民擠迫的生活爲素材，而這三位作家則是以卡比亞山區鄉村的村民爲寫作對象，但他們都是以現實主義的方法進行創作的。

這四位當代阿爾及利亞作家都是出身於貧苦農民的家庭，他們要經過相當艱苦的努力，才受到法文的教育，而且後來成名後都得到了學位。他們當中，馬力克·烏亞里是在阿爾及爾電台工作的，其他三人則都以教書開始其創作生涯。在五十年代，他們全都還只是三十出頭的年輕小伙子，大多沒有離開過阿爾及利亞，只有馬姆美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曾隨法軍到過歐洲。他們最初都是業餘作者，他們的生活圈子十分窄小，因而初期的作品還不夠成熟，他們所塑造的人物性格還顯得蒼白而缺乏血肉，不過，他們寫作的方向是對頭的，他們的作品反映了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民的眞實生活，這是外國作家較難深入了解，也不容易進行描寫的。在這些早期作品中最吸引人注意的，是阿爾及利亞受過法國教育的一代與老一輩的阿拉伯人之間所存在的衝突。這是新舊思想的矛盾。年輕一代反對老一代遵循的舊禮教和封建性的習俗，正是由於時代的不同，對於生活的看法相異，老一輩認爲天經地義的東西，新的一代却視爲「害人之物」，一切觀念都混亂了，正如「爲正義而死」中的一個年老的父親在求寫信匠寫信給兒子時抱怨說的：「現在人們什麼都不再尊敬了，什麼都一律平等啦！」他還說：「這場戰爭（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把那些到過法國的人弄回伊格赫捷爾來了，這些人離開了我們這麼久，我們都差不多把他們忘記了。他們帶着古怪的習慣和一種目無尊長的講話態度回來，這使我聽

了見了都心頭淌血……。回家來吧，即使你沒有錢也得回來，我寧願你呆在這兒守窮，因爲我要你能像我們先輩那樣分辨是非，否則你一旦歸來，全像個瞎子一樣，再也見不着光明，像一個孩提般無知幼稚，因爲認爲一切都同西方不同，就把一切踢開，這會使你變成像他們一樣的。他們這些人，只知道肉體的歡樂，就像生活在荒郊蕪嶺的野人一樣。」

曾在法國工作過的阿剌伯人和從未離開過家鄉半步的父老之間，產生的矛盾日益尖銳，這在菲拉奧恩的三本小說中，都有着深刻的描寫。在他那種樸素無華，甚至是自然純眞的筆觸下，把阿爾及利亞農村生活的日常事件，都寫得迫眞動人，我們甚至可以通過這些作品來了解阿拉伯人生活現實的眞情實況。在一個阿拉伯農村中，很講究信義，人們担心的是女兒嫁不出去，嫁出去又怕被退婚，這種心理是阿爾及利亞老一輩農民的心理狀態，菲拉奧恩掌握得恰到分寸。

從這些作家創作的發展不難看出，他們的作品越寫越有深度，而且形象性也越來越强了。特別是馬姆美利的第二部小說，是一本深刻而動人的作品，後來被翻成英文在英美出版。可惜的是，不論是馬姆美利還是烏亞里，都離開了文藝界，担任其它方面的職務，而菲拉奧恩則在一九六二年三月被法國殖民主義恐怖分子所慘殺。在他犧牲後，出版了他從一九五五年起至一九六二年的日記，這些日記是寫在學校的練習本中，菲拉奧恩可能早已有所預感，所以把日記收藏在學生的練習本當中。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作家能像菲拉奧恩那樣眞實地寫出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解放戰爭時期一個阿拉伯人的感受，他寫出了人民以暴力對抗暴力，反抗殖民主義的壓迫。對於他自己的思想轉變，也有着眞實的敘述。他熱愛自己的祖國，熱愛自己的人民，同時他因自己的人民受苦受難而感到痛苦，使他能背叛所受的教育，勇敢地反對法國殖民主義者，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法國的代表在這兒經常威嚇我，自從麻煩開始後，他們就把我當作敵人了。誠然，他們希望我能像一個法國『愛國者』那樣行動，純然是爲了表示感激，因爲是法國使我成爲一個校長和一個作家的……。雖然，這眞可以說是一種慷慨的『恩賜』，但我對此連沾也不願沾手。要是我支持法國人，以表示『報恩』，那麼我就背叛了我自己的人民，而我的人民正在受苦受難……我難道得當一個叛徒，才能以死來還清這筆欠負嗎……」

一九五八年四月初，也就是在法國極右軍隊在阿爾及利亞奪取權力的前數周，法國作家艾伯特·卡繆來訪問過菲拉

奧恩：

「卡繆昨天來訪，我們談了兩個鐘頭，相當坦率而誠懇，我立即覺得跟他相處和跟羅比斯（一個法藉阿爾及利亞作家）一樣輕鬆。他有着同樣的兄弟情誼的温暖……他對受苦受難的人民懷着很大同情，不過他知道，唉，愛與同情此時再也沒有力量勝過那種屠殺和毀滅的邪惡了……」

菲拉奧恩從他鄉間的學校調到阿爾及爾的一間學校工作，從那時開始他積極關切卡比利亞同胞的處境，設法供應他們的需要。但他在表面上還是不表示態度支持任何一方。他所遺日記的最後一頁，是由他的大兒子補記的，講的是菲拉奧恩跟家人相聚的最後一晚，第二天早晨，他在阿爾及爾參加一個福利委員會的會議，而法國恐怖主義者衝進會場，將菲拉奧恩和另外五個阿爾及利亞人拖出去，用機關槍將他們掃射擊斃。他是在獨立戰爭快要結束的前夕，被右派恐怖分子殺害的。

他的遺體被當作愛國烈士安葬在他故鄉迪捷希比爾（Tizi-Hibel）卡比利亞羣山之中，我們在他最後的遺著「日記」中，可以看到一個愛國者跳躍的心。

穆罕默德·狄布是這四個作家中唯一還繼續寫作的人了，他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第一部作品後，作爲一個現實主義作家，已爲人公認，他有着詩人的觀察力和卓越的表達能力，因而進步很快。狄布出生於一九二〇年，誕生在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接鄰的邊境附近的特蘭辛鎮（Tlemcen）父親是個木匠，家庭貧苦，在中學肄業後他生活極之困難，曾幹過很多種工作，當過鐵路工人，做過織地氈工人，也當過會計，後來又教過一段時間小學，由於投稿的關係，他進了當地一間報館當記者，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活動。他給當時阿爾及利亞的法文雜誌寫作小說和文章，一九五二年他三十二歲，發表了主要作品「阿爾及利亞」三部曲（Trilogy: Algérie）的第一部「大房子」，後來在一九五四年又發表了第二部「火災」（L'incendie），到一九五七年完成第三部「織布機」（Le Métier à Tisser）。其實，他早在十四歲就開始寫作，「大房子」一書是一九四八年完成的，但直到一九五二年才發表，目前發表的「大房子」是經過他修改的。這套三部曲描寫了阿爾及尼亞在殖民統治下的貧困、苦難以及革命的必要性。一九五九年他跟一個法國女人結了婚，從此移

居巴黎，在同年又發表「非洲的夏天」（Un été agricain），這本小說涉及阿爾及利亞社會各個不同社會階層的阿拉伯家庭在民族解放戰爭中，各不相同的反應。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阿爾及利亞武裝起義之後，這些互不關聯的家庭，都受到革命戰爭的衝擊。一些資產階級家庭在這場激烈鬥爭中，依然故我地蜷縮在高尚住宅裏，但另一些新人則投入了火熱的戰鬥。作者着重描寫了公務員穆赫達爾·拉依一家的分化，他的女兒扎克雅讀完書出來當教員，可是作父親的却要她出嫁，扎克雅抗議道：「那我讀這麼多書來幹什麼？我不願像別的女人那樣度過一生！」她的祖母立即哇哇怪叫：「你看，你讀書讀成個什麼樣子，對我們長輩一點也不尊敬，沒有我們你會生到這世上嗎！看你那付殉道的模樣，眞使我討厭透了，一說叫你結婚嫁人，就好像是把你拉進屠房似地！」

狄布這部書通過一代新人參加民族解放戰爭，說明舊的思想和制度正在崩潰，同時作者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描寫了獨立戰爭，通過戰爭對各種人的影響，廣泛地反映了阿爾及尼亞社會各階層的態度和變化。

狄布在六十年代的作品中，曾一度表現出受到當時法國流行的象徵主義的思潮的影響，如一九六二年發表的「那記着大海的人」（Qui se Souvient de la Mer）就是從畢加索的名畫 Guernica 取得靈感寫成的；一九六四年發表的「在遼闊的岸邊奔走」（Cours Sur La Rive Saurage）完全是象徵主義的色彩，通過對一個名叫拉迪婭的女人的愛情，來描寫法阿兩國的關係，這種創作方法自然使主題模糊，導致作品的失敗。

幸好，狄布在一九六八年就捨棄了這種創作方法，回到現實主義的道路上來。這年他發表了「國王的舞蹈」（La Danse du Roi），狄布又回到描寫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題材上，最近的作品是一九七〇年發表的「北非國的神」（Dieuen Barbarie），這部作品熱情地描寫了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後，民族的聯合，國家的統一，作者又回到愛國主義的主題上去，寫出了一個民族獲得解放的國家的新氣象。

狄布在目前北非阿拉伯文學界中，是首屈一指的以法語寫作的作家，他的作品曾四次獲獎，被譯成多國文字。

而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後，文學藝術又有了新的發展，新秀不斷湧現，上文介紹的四位以法語寫作的阿爾及利亞作家，乃是阿爾及利亞現實主義新文學的開路先鋒，新的一代作家將使這北非的文藝花園開出更多炯燦的鮮花！

西瓜成熟的時候

范劍

一

南遼，浮蕩在港島的西南角。它狹長而筆直地伸延，像一艘龐然大物的綠色大船。

唐大方在南遼島的鳳凰灣灣頭居住二十幾年，灣裏灣外的人們，誰不知道？

現目交通越來越方便，假日，航行快速的「海上的士」載來許多訪友探親的家人，或什麼也不訪不探，只來旅行

游水的男男女女。他們走在長長的石磬碼頭上，第一眼看見東邊灘頭的小石屋，無不覺得別緻與幽美。特別是那圍擁石屋的園林，它用自己綠色的言語告訴別人——是很經過一番經營，才獲致今日的成績。如若有人探問島上居民，那房子是誰的？對方會毫不含糊地答：「唐大方，一個種植的老頭，一個寫畫佬！」

一個種植的老頭，一個寫畫佬，對，東灣園林就住着那麼一個人。另外還住着他的女兒和女婿，和一個孫子。

可是他今年大搞實驗，進行創新，在他那塊種荔枝、龍眼、檸檬、菠蘿，和種時花的園子裏，種上三畦西瓜，島上的居民可知道不多吧？

二

最先發現唐大方種西瓜的人，是和他最鄰近，專種玉米、養蜜蜂的劉老南。三月天時，劉老南在蜜蜂屋盤桓。吓，奇怪，怎麼那些蜜蜂儘往唐大方的園子飛呢？他園子裏是有幾棵荔枝、龍眼樹，但是今年雨水下得多而大，荔枝花被攪得零零落落，敏感而貪饞的蜜蜂，不會對它們有興趣的。究竟牠們讓什麼好花好蕊吸引了去呢？好花好蕊才引得蜜蜂這般痴情……

好奇的劉老南，終於站在唐大方園子的石牆外，他看到——老唐一向用以種時花的三畦地，已是一片青綠，畦上藤葉茂密，一朵朵黃花搖幌在風中。蜜蜂們就是鑽在這些花朵上，採瓜花的蜜……

凝神專注打量，富有種植經驗的劉老南，初以爲泥畦上種的是南瓜，但是細看那些藤蔓幼毛不多，葉又不算得挺大，而那些黃花又那麼吸引蜜蜂……一句訝異的話，從他崩缺的齒縫漏出來：

「西瓜！」

他這話把在畦地旁俯身採枯葉，摘掉一些殘敗花朵的唐大方吸引，抬頭，跟楞呆呆站在矮牆邊的劉老南打招呼。

「是呀！我今年試種西瓜。」老唐的黑臉膛泛笑，打量着身邊蓬蓬勃勃的籐葉和黃花，他神清氣爽，聲音嘹亮。

「新聞，南遼島竟有人種西瓜，的確新聞！」劉老南笑嘻嘻，崩缺了門牙，他說起話來有點漏氣。

「等到結瓜時節，請記者們來寫段新聞吧！」老唐帶點幽默打着哈哈。

「怕我們這地方不長西瓜。」劉老南喃喃地說。

「就要試試看。」老唐帶點執着：「瞧，花已開出來啦！」

「用三畦種時花的地服侍它們，合算嗎？整個夏季的收入……」

「合算的，除掉種西瓜，我還種點友情。」

「友情？」劉老南不解地睜瞪眼睛：「什麼友情？這種西瓜叫友情嗎？」

「是的。」老唐朗聲說：「西瓜種子，是朋友從遙遠的地方寄來。」

三

西瓜，一個、兩個、三個、五個、十個、二十個……它們有如孩子玩的大皮球，結在深綠色籐葉間，已是紅日如火，氣候炎炎的盛夏了。

每天大清早起來，第一件事，他便是走在泥畦邊上，仔細審視生長得快速的籐葉，發現有乾枯迹象的籐葉，便把它們除掉；發現有發育不良的小瓜，便把它們摘掉。他富有種植的經驗，他認爲——把一些不必要的莖葉和小瓜除掉，讓其它留在籐葉上的正常小瓜，有機會吸收到更多的肥料，它們會成長得更加快速，更加碩大。

現在，眼看那些大皮球西瓜，安靜而粗壯地躺臥在畦地上，他的胸臆填塞着多種多樣的歡忭。他想到一個母親眠乾睡濕、撫育嬰兒，眼看他們長大的情形；他想到自己毅然騰出三畦種植時花的園地，不計得失地在泥土裏撒播——那些異國西瓜種子，辛勤照料和灌溉施肥，盼待它們成長開花；他也想到今年春天，從島上的郵政局收到那麼一個包裹：美黛子從日本寄給他一罐西瓜種子……

美黛子，美黛子是誰？

一個日本女人，一個會講中國話的女人，一個曾經在這園林石屋度過兩年時光的女人。她和那臉色青白的小兒子跟他見面時，才三十歲吧？

她穿的是香港一般職業婦女常穿的時裝裙子，在腰肚間橫束一條皮帶，個子矮矮，頭髮往後束，結個小髻，膚色白皙，國語講得流暢，廣東話半鹹不淡，如果她不透露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國籍，你簡直不會懷疑，只以爲她是一個從港島跑來南遼，全心全意教學生的女教師。

四

美黛子最初是以一個教師的姿態來到南遼，在島上唯一的小學教孩子英文。

小學校長陳中人，跟唐大方是熟朋友，時常來和他下棋，談國畫，談書法，談話劇。這一位島上的知識份子，有很多的抱負似的。那天，他特別登上老唐石屋的樓上，東看看西看看，然後高聲說：

「讓那麼一間房子空置，不可惜嗎？」

「可惜又怎樣，只得父女倆，委屈它做貯物室就是啦！」唐老方在樓下梯脚答話。

「介紹兩個人來你這地方居住，怎麼樣？」

「什麼人？」

「一雙母子。剛來我們學校教書的陳姑娘，她有個十幾歲的孩子，她認爲住學校不方便，我想起你的樓房！」

陳中人在樓上走來走去，大概在觀察四周的情況吧？

「問題是她們喜不喜歡這地方？」唐老方向樓上朗聲說。

「她說她從船上走下碼頭，便看見灣頭那間園林小石屋，覺得風景很好。」

「那就請便吧！」

「租金多少？」

「一個熱心來這窮島教孩子的老師，我不要收太多租金，隨她付多少好了！」

「她是個寡婦。」

五

一星期後，陳姑娘和兒子搬到石屋樓上居住。沒有傢俱，沒有雜物，只有陳中人替她們張羅的一張睡床，一個蚊帳。另外是一口放衣物的大衣箱。

作爲房東的唐大方和女兒阿秀，很熱心幫她們安放臥床和搬入行李。唐大方覺得她們的住家陳設，委實簡陋到無可再簡陋，他看不過眼，便從自己住的廳、房，搬了些椅子和一張書桌，一個小櫃、一個放洗臉盆、掛毛巾的鏡架子到樓上，親手爲她們佈置，使那矮個子女人感激得雙眼有點潤濕，她說：

「唐先生，眞不好意思，你把自己許多東西都搬上來！我……」

「別不好意思，傢俱嘛，放在樓上樓下都一樣的，反正我們父女用不着。」唐大方以手肘揩抹額上汗水，自從和女兒來到這小島居住，開闢園地種植，他已開始變得一派粗線條作風，跟島上種植的人沒多少分別。

「眞的，我們母子遇貴人啦！」陳姑娘說，她是和兒子在懸掛一個白色的蚊帳。

「你能捨棄大都市的繁華，跑到這海島來，教育貧苦的孩子們，值得我們居民敬仰。」唐大方說，他替她把那洗臉盆架子放在近窗邊的東角。

「陳校長關照才眞，他給我工作，又替我找到這樣一戶好人家的房子居住，我……眞是永遠難忘……」她說着，撲簌簌地掉下淚來。

六

意想不到的，陳姑娘用半鹹不淡的廣東話，教島上孩子們學英文，也教圖畫，竟這樣得到歡迎。每個星期六的下午，或者星期日上下午，母子居住的小樓上，便擠擁着不少孩子們的身影，傳來嘻哈的笑聲，和玩遊戲的拍掌笑、呼叫聲。

意想不到的，陳姑娘雖然皮膚白皙，嫂手嫂脚，但她却是多麼喜愛種植。傍晚，看見唐大方和女兒在花畦邊除草撿石，她會率領瘦弱的兒子來幫他們一起工作，出一身汗。

「陳姑娘，你喜歡種植，我送你一畦花地種花好不好？」一個傍晚，他向她說。

「住你的便宜屋，已夠感激了，怎好再要你的地？」陳姑娘紅着臉說。

「地是開闢出來的吧了？」唐大方說：「你喜歡，就種那麼一畦吧！」

她接受下來。她跟教育孩子一樣盡心盡力，經常和那瘦弱兒子活躍在畦地上。她的白皙皮膚越變越黑，人也硬朗起來。那瘦弱的孩子，也在揮鋤、淋洒鍛練下，變得黝黑茁壯，跟島上的孩子差不了多少。

七

嶙峋巉巖的礁石。浪濤，那滾捲着，千朵萬朵白花噴發，嘩嘩啦啦、洪洪隆隆的浪濤，一次又一次地冲擊這灣頭的岩礁。

天藍，雲白，盛夏的中午陽光，幾乎可以燃燒得着香煙，甚至可以燃燒得着戴在頭上的草帽。唐大方放個架子在岩礁上，用宣紙、水墨、顏彩，在繪寫——眼前灣頭的海浪冲擊礁石……

最合心意的，是竟有個少年用竹竿，牧放着一羣鴨子，牠們在浪濤岩礁側畔游蕩覓食……他執筆揮洒，他撥墨染彩，就希冀迅即把牠們搜羅到畫紙上。他想——有了少年和鴨子，我這幅畫才有國畫味道，才有自己的風格，

才有生活氣！

「新鮮，用寫生的辦法繪寫中國水墨畫！」

背後傳來女人清越的聲音。他知道來者是誰，快速把最後一隻鴨子捕捉完成後，掉下畫筆，回頭，向那眉彎溫婉的婦人笑笑，說：

「中國水墨畫家，也興出門遠行，物我合一，寫成有思想靈氣的畫的！」

顯然，陳姑娘已站在他身邊。她是那麼凝神與認眞，在欣賞他剛完成的作品。

「畫得眞不錯，眞是不錯，」陳姑娘說：「在日本，我讀過有關中國水墨畫的文章，以爲山水畫家只憑意念、靈感，不出門寫生的！」

「不，任何畫家都不能憑空揑造……」答話到這裏，他的思緒伸出手來，抓回那「日本」兩個字，他要追問：「陳姑娘，你說日本……」

靜默。浪濤翻掀撞擊聲，遠處海鷗羣衝浪覓食，發出的呱呱聲。陳姑娘並不打算掩蔽自己露出來的破綻，或許，剛才的破綻是她故意露出來的。

「我是日本大坂人！」

楞呆惶惑，瞬即抽身站起來。一高一矮，在中午的艷陽下相對站立，彼此互望。忽然間，他們好像相隔得很遠很遠，直有天涯海角之感。

「日本人？爲什麼要來到這裏？」他知道自己的話，有如法官審問犯人。

日本侵華之戰告一段落，日本戰犯簽下投降書沒幾年，受苦受難的中國人，對「日本」那兩個字，是懷有仇恨和戒心的。即使站在眼前的，是個矮小女人，他的情緒仍扭纏着解不開的結。

沉下臉，她心裏壓着重甸甸的鉛塊似的，說：「我來香港尋找丈夫的，在那邊我教書，也翻譯中國童話、民間故事，我父親是個專門翻譯中國古典小說和歷史的人，他愛中國比日本多。」

訝異於身邊婦人的身份變化快速，十五分鐘以前，她在他印象中，還是個認眞、勤懇、有學養的寡婦女教師，現在……

「你丈夫在香港？」他側過脖子來。

「我和丈夫都反對那場戰爭！當年，我們曾和大羣青年遊行，我們都是有良知的人，但他還是被徵入伍，幹的是翻譯，他懂得中文。」

「他們不是在簽定降書後，已完全回到日本去了嗎？」

「我丈夫沒有回去，有人說在香港見到他……我便帶着孩子來找他……我父親在香港有兩位教授朋友，是父親托他們把我弄來的。」

「在香港，你找不到丈夫？」

搖搖頭，直着眼睛望遠海，她沒有流淚，只帶幾分慨嘆。

「K教授、P教授，幫了許多忙，但是仍找不到，看來，他是……做了犧牲品了！那見到他的朋友，大概認錯人啦！」

「你來了，不打算再回去嗎？」他關切地問，那一縷民族的情緒和戒心，漸漸化作關心與同情。

「我只是歇一段時期看看，」陳姑娘說：「兩位教授很好，他們連我的工作、生活也安排了！陳中人校長，就是他們介紹給我認識的。」

當唐大方收拾畫架、畫紙和筆墨回家去，陳姑娘搶着替他拿畫架。跨踏着他長長的影子，移行在海邊小路上，她說：

「我知道抗戰時期，你在中國內地是個話戲演員！」

「陳中人告訴你的？」他穿膠底鞋的雙脚踐踏在沙粒上，發出索索的聲音。

「他說你妻子在一次大轟炸中……死掉！」

「事情過去好多年，不要再提啦！」唐大方嘆口氣，大踏步向前。

「怎麼會來到香港的？」陳姑娘快步追上他，跟他相並而行，一壁扭頭睨視。

「抗戰後，政府腐敗不堪，劇團結束，友好們星散，我聽了一個導演的話，帶女兒來到香港幹電影，但是電影圈這塊幾十萬火高熱度地方不適合我，幹了一年多，便和女兒躲到這地方種植，我跟這裏的漁民、農民的感情好，他們早已把我們父女當作自己人！」唐大方說。

「在日本，我也喜歡演話劇、歌舞，我們的歌舞劇團體，是個走大衆道路，方向正確的團體。」陳姑娘說。

園林石屋已在眼前。兩個差不多年紀的孩子——阿秀和阿田站在園門口向他們招手。

「我早已不彈此調啦！」

他說着，騰出手來向兩個友好的孩子揮揚。對身邊的異國婦女他已有一層淺淺的友善和欽佩。

八

在沒有課上的日子，或者假期，陳姑娘常常獨個兒搭

輪渡去香港。回來的時候，必定捧抱大綑的書本、雜誌。當然，她也捧抱着疲倦與失望。

然後她坐在樓上籐椅向着窗外，悵望黃昏的一線陽光漸漸消失。

唐大方這時會悄悄地登上樓來，替她在瓶上換插幾枝劍蘭，或用瓦碟盛放兩塊西瓜，放到她的桌邊，只說一句：

「耐心尋找吧！」

便快步跨踏梯級走下來……

九

又是一個燦艷的夏天上午，他們攀上南遼山的麓坳，已滿身汗濕，氣喘噓噓。她索性脫掉草帽，讓自己曝晒在陽光下，天眞而稚氣地笑着。他挽着一個大西瓜，和一些麵包與罐頭。

兩個孩子——阿田和阿秀，已爬在山頂上。她們沒有呼喊孩子下來，也不繼續向上攀，就地休息下來。

「阿田和阿秀也快高長大，才一年多光景，他們……」

他雙手支撐身後邊的草地，輕勻地運動一下身體，說。

「多謝你們的友誼！多謝你們的招呼！」她說着帶一點依依和一點感慨。

「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他坐直了身子。

「爸爸和朋友們都催我回去，」她的語調永遠那麼溫婉與清越：「爸爸說——他在重新翻譯一部中國古典小說，這工作需要我去幫忙；朋友們說——歌舞劇團的路子走對了，得到勞苦大衆的支持，他們更說我不要讓尋找丈夫的黑影永遠遮蓋着。我想我該回去了！」

「美黛子，」他第一次喚叫她的名字：「捨不得你！」

「我也捨不得，但是那裏有我的工作。」

「對，你是應該回去的。」

「大方樣，」她也講了家鄉話：「你是演戲的，其實你也應該衝上舞台去……」

「我喜歡種植，喜歡繪畫，香港有個好劇團叫我搞舞台裝置，我決定接受那差事。但我不再粉墨登場了！」

當孩子在山頂玩得疲倦，跑回來開罐頭吃麵包時，唐大方開西瓜，他忘記帶刀子來，已經長得黑黑實實的阿田，提議在岩石上砸開。唐大方只好這樣做——他舉起西瓜撞向石上，吓，西瓜很有分寸地裂開四角，剛好一人一角。

四個人發出開心的笑聲。四個人捧着西瓜咬嚼。紅色

水珠滴滴而下，好些黑色瓜核，從四張嘴裏吐出來。

阿田很開心，說：「大方叔叔，你說我們把瓜子吐在山上，明年，這地方會長出西瓜來嗎？」

「那麼你明年來看看吧。」他打趣地說。

「明年？明年我也許在大坂或東京了！媽媽說——我們該飛回去啦！」

「好，阿田，明年此日，我特別跑來這裏看看，如果見到西瓜，就摘幾個寄去給你！」他做出開朗和幽默的神態說，但內心却填塞着一種依依，和一種難以言說的不捨感情。

一年多的樓上樓下鄰居，一年多的友善相處，一年多的談笑研討，在她指導下，他讀過一些日譯的中國民間故事，她也興緻勃勃地嘗試跟隨他——繪寫水墨添加顏彩的畫。曾經有人說過那兩家人的邪門話，但他置之不理，她也佯裝不知道……。遇上在香港有什麼好的文藝演出，他們會不避嫌疑，雙雙搭輪渡去港島。他們有時帶孩子去，有時留下他們看家……

現在一旦聽到離散的消息，成人有成人的感慨。少年人有少年人的不捨。

阿秀說：「阿田，記得以後要來南遼島看我們！」

阿田說：「去大坂或東京探望我們呀！我外公也有個園子，他常常向農民學種西瓜。」

美黛子吃完西瓜，把皮丟在岩石罅隙裏，她站起來，迎着獵獵吹來的風，一壁以手帕抹拭兩片薄薄嘴唇，雙眼望着海的遠方，說：

「大方樣，你知道我們母子喜吃西瓜，請我們吃了不少，回去的時候，我回敬你一批西瓜！」

「裝箱寄來嗎？」唐大方笑眯眯。

「我只用小盒或鐵罐。」美黛子說。

「除非你是魔術師，把西瓜變小。」阿秀說。

「寄西瓜種子你們種植不成嗎？」

美黛子的話，使山上的三個人，都發出嘻哈的笑聲。

十

母子倆回到日本後一年，果然寄了一罐西瓜種子給唐大方父女倆。唐大方悄悄地闢出一畦地播下種子，勤加灌溉。不曉得是異國的種子，不於適宜這海島的土壤生長？抑或是當年氣候乾旱，地裏的種子始終不萌芽，他照料、等候好些日子，始終不見生長，只好把泥畦翻鋤，打算用以種甕菜。當他把整幅畦地翻鋤完畢，阿秀竟在泥土裏撿

到幾株嫩芽，他接過來捏弄着，把它們放到鼻端嗅了嗅，後悔不已。

十一

一幌眼二十幾年過去。中國的天地已改變，大好山河已屬人民。阿秀已結婚，生孩子，夫婦倆跟老頭子同住，他們在島上學校做教師。

唐大方的園藝越種越出色，好些大專學生常請他去講種植；他的水墨畫越畫越出色，他跟隨畫友回家鄉參觀兼繪畫三次，每次回來，都曾經開過畫展；他也經常替一些好的話劇團搞舞台裝置。日子，就是這樣從一雙粗糙的手上打發過去。沒有續娶，他的生活過得並不寂寞。他的腦海，時常興起對亡妻的憶念思潮，也泛漾着對那個找不到丈夫回到自己家園的美黛子的牽懷漣漪！

美黛子，現在是日本的一位童話和別的兒童文學的寫作者，一個著名歌舞劇團的成員。

她熱愛中國，熱愛香港她住過的地方和認識的人。

十二

收到一封由日本東京寄來的信——

朋友，這次寄你的西瓜種子，該是籐葉茂盛，瓜瓞連綿的吧？告訴你，西瓜種子是取自你親愛、幸福的家鄉。那次，我們劇團在中國一個南方市鎮演出，休息時我們參加一個盛產西瓜的公社，那裏的社員眞熱情，他們聽到我喜歡種西瓜，便特別送我一大包種籽。回到日本，我先寄你一半，故意不寫信，看你怎樣處置自己家鄉的種子？

大方樣，等着我們，過了六一兒童節後，我會和阿田來香港探望好朋友，還要和你們一起登上南遼山麓，看看我們多年來撒下的西瓜種子，有沒有收成？我這樣寫，你一定會笑我在寫童話，對吧？……

雙眼搖閃着兩滴淚珠，他捏着信箋，迅步奔出家門，走在西瓜畦地上，他彷彿呼吸到陣陣鄉土的芬芳，他蹲下來，打量着那些壯碩的西瓜。

他嚷：「來吧！朋友，來吃我們的家鄉西瓜吧！」

劉於斯

請不要錯過機會

一

魏千鈞離開了老鄭家，走到馬路，跳上一輛西行的小巴。

他多喝了兩杯「人頭馬」，微醉了，頭腦有點昏脹。不過，他仍然清醒地記得剛才幾個老朋友的忠告：

「請不要錯過機會！」

今晚，老鄭請入伙酒，老莫、老朱都來了。

老鄭、老莫、老朱，加上老魏，是要好得不能再要好

的「死黨」。當他們還不叫「老」而稱「小」的時候，是同班的同學，出入一致，被人稱做「四騎士」。踏上社會，他們共過事，後來，雖然各奔前程，但工餘之暇，也時有聚會，每有活動，一定聯羣結伴。甚至老魏（當時還叫「小魏」）和魏太太第一次拍拖約會時，其他三個也一定要跟着來，差點要把人家的女朋友嚇跑了。

直至近年，大家都有了家庭兒女，各爲生活奔忙，四個「死黨」才疏於來往了。

老鄭最近購置了一幢新樓，遷進了新居，便借這個題目，把多時不見的老朋友請到家中，吃頓晚飯，聚會聚會。

「四騎士」雖然已快進入中年，但碰在一起，彷彿一下子年輕了。學生時代的往事又像噴泉那樣從他們四個人的口中湧出來，例如，在女生宿舍扮鬼嚇女同學啦！小莫騎單車弄壞了一個輪子，結果要「拿破輪」啦；四個人逃考試而泡餐室啦……等等，等等。雖然，這些往事不知道被提起多少趟，但他們每次談起來一樣興味無窮。

奇怪！老魏今晚總是提不起興趣，即使偶而咧嘴笑笑，也很勉强。有幾次，老鄭等三個談到興高彩烈，高聲大笑，老魏却默默在心中撚酸，很不是味道。……

這時候，老魏腦中又浮現老鄭那華麗的新居：全新的洋樓，三房兩廳，三面單邊；光滑發亮的柚木地板舖上一張猩紅的地毯；牆壁裱上了淺綠色的牆紙；客廳全是歐洲式傢俬，中間吊着一盞雪白的蓮花燈，雖然四面通風，但老鄭還是給它安上一部兩匹馬力的冷氣機。還有，那浴室，也舖顏色磁磚到頂，甚至浴盆、面盆、坐厠的顏色式樣也經一番講究。——媽的，就是那浴室，比我現在一家四口住的房子還要大！

老魏心中有點難受。

老鄭算什麼?!三年前還不是跟我魏某一樣，在商行裏當個小職員，掙取三五百元一個月的薪水。分別只是，我老魏的商行幹五金生意，老鄭的商行做紙張生意。三年前，當全世界的原料價格還沒有狂漲的時候，老鄭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付了幾千元按金，私自購進一批紙張期貨。沒多久，全世界各種原料的價格漲得像世界末日一般，老鄭把那批紙張拋出去，便賺了幾個開。趁着紙價漲到最高峯的時候，老鄭又拋空了一大批期貨。哈哈，沒多久，物極必反，紙價果然下降了，又讓老鄭賺了一大筆。後來，老鄭索性離開那家商行，出來自謀發展。如今，身家少說也有幾十萬。最近買下的新居，連裝修花了二十多萬

元。

媽的，老鄭眞會相準機會！——老魏心裏叫道。這時候，他耳邊又響起老鄭的忠告：

「這個社會，是自由競爭，機會均等。老弟，請不要錯過機會啊！你看老莫，就是懂得相機行事，大大發達啦！」

是的，在這「四騎士」中，老莫發達最早，發得最快。十年前，此地發生一場激烈風波，許多財主佬紛紛往外邊跑，帶不出去的不動產變得不值幾文錢，地產物業的價格一落千丈。就在這期間，本來已在做經紀的老莫，利用他死鬼父親留給他的三萬元遺產，購進兩層樓；再把這兩層樓押給銀行，貸了款又買兩層，又再押給銀行……這樣反複按揭，憑着三萬本錢，手上竟捏着十多層樓宇。

沒多久，風波過去了，地價直線上升；一場股市大暴起又接着發生了，把地價樓價吹得比太平山還要高。加上人爲的操縱鬨抬和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刺激，在短短的幾年間，樓價上升了十倍以上。老莫把手上那十多層樓賣出去，還清了銀行的貸款，還賺了六、七十萬。如今，利上滾利，身家大概上百萬啦。……

媽的，三萬元算什麼資本?!竟然讓老莫滾上百萬！——老魏心中不平地罵道。他的耳畔又響起老莫得意的笑聲：「哈哈，掙錢全憑眼光！這地方遍地黃金，就看你懂不懂去拾起。有的人身在寶山不知寶；有的人相準寶藏掘出來了。分別僅在這裏。老弟，請不要錯過機會啊！」

「四騎士」中的老朱，雖然談不上發達，但也生活無憂了。他在一家洋行辦事，已經做到主任級，月薪大概有二千塊錢吧。以目前的物價，如果要租屋住，二千塊錢也不算太豐裕。可是，老朱在三年前樓價還沒有狂升的時候，分期付款買下一座面積六百多平方呎的房子。首期付了三成，錢款分十年供，每月五百元左右。三年半前，五百元不算是一個小數目，但到了今天，便顯得很廉宜了。那麼一層六百多平方呎的單位，如今一個月的租金也要一千元呢。（老魏租住那一百方呎不夠的小房子，每月就要付四百元租金。）老朱說，他當時買下那房子時，售價是四萬元，如今倘若要賣出去，差不多值十四萬。

「有樓萬事足」，老朱的樓雖然還沒供完，但也很安定了。老朱說：「我要是錯過了那機會，以今天的樓價便供不起了。」

唉，總之「四騎士」之中，不是飛黃騰達，便是輕鬆疾跑了，只有我老魏，「騎士」變成了老牛，仍然拖着

生活的破車在喘氣。每月拿到的薪金，屋租便去了三分之一，還要隨時遭加租迫遷。

提起住屋，老魏就頭痛。……

小巴窗外一陣風吹來，老魏的酒意醒了幾分。他望出窗外，一列擁擠、陳舊、嘈雜的舊樓從眼前掠過。

過了這一條街，便是他的家了。

「前面有落！」老魏對司機喊道。

小巴停下來，老魏拋下一個五毫的硬幣，下車了。

二

與一個推木頭車收檔的小販一同進電梯，老魏按了「12」字。電梯到了十三樓，老魏跳過木頭車，差點被絆倒。老魏一邊走出梯門，一邊想：這種地方，就適合下層的人住。

老魏住的這地方，是那種伙數很多、空間很少的舊式大廈，比徙置區好不了多少。由於地域的關係，住在這裏的多是小販、苦力、工人等底層人物。老魏住的那一個單位，有四個房間。包租婆是一個寡婦，自住廳房。尾房住着三個單身漢，都是附近碼頭當苦力的。二房住着一對擺街邊的夫婦，有三個孩子，甩繩馬騮一般，永無寧時。老魏一家住頭房，算是最好的了。

但他是商行職員，是白領階級呀！

走到家門口，一陣嘩啦啦的洗牌聲便迎面襲來。討厭！包租婆又羣着那三姑六婆在搓麻將。唉，今晚又要失眠了。

「喂，魏千鈞，今早我起床時，發現厠所洗面盆的水龍頭沒擰緊，任由水長流。折墮咯！水費又加啦！」老魏一進來，包租婆便迎頭嚷道。

「水龍頭沒擰緊，關我屁事?!」老魏本已有一肚子牢騷。

「哎呀，怎不關你事？你是最後一個出門，最後用水的當然是你！……碰！」包租婆一邊碰着牌，一邊尖聲說。

老魏明明記得，自己今早上是在厨房盛水洗臉刷牙的。即使偶爾沒有關好水龍頭吧，又有什麼大不了？

老魏一肚子火，正想發作。但轉念一想，萬一又被迫遷，「上屋搬下屋，不見一籮谷」，而且輕易不能租到房子。……於是，强忍着，默默地走回自己的房間。

魏太太還沒有睡，仍在燈下縫着手提包——這是從工廠拿回來的家庭手工，每日可掙三數元幫補家計，不過近

來連這種手工也鬧不景，經常拿不到貨。

兩個孩子已熟睡了。

「他媽的！住這種散仔館，還要終日受氣。這樣的日子，眞不是人過的。」老魏靠床沿坐下來，一邊除着臭襪，一邊罵道。

「光發牢騷管什麼用？好的地方你又租不起。你有本事，自己買層樓呀！」魏太太以譏誚的口吻說。

「會有這個日子的。看我買了樓，包租婆還敢不敢終日欺負我們?!」

「買樓？你中了四重彩？」魏太太驚愕。

「廢話！我從來不賭的。」

「那你拿什麼去買樓？」

「我要靠自己的本事去掙錢。有了幾十萬身家，買半山洋樓也行了。」

「唉，阿鈞，你一定是喝多了酒，說夢話了。你做一世工，也賺不到幾十萬呀。」魏太太嘆道。

「在這十里洋場，幾十萬算什麼錢？要是走運，莫說幾十萬，賺幾百萬也如探囊取物。」

「你眞醉了，讓我泡壺熱茶讓你解解酒。」魏太太認眞地。

「我比你還清醒！」老魏有點生氣，大聲嚷道，「我們『四騎士』剛剛出校門的時候，個個還不是一樣白手一雙？但今天，他們一個個不是發了達，就是生活優游，就只有我一個人倒楣。他們能夠發達，爲什麼我不能？當日唸書的時候，我是『大哥』，他們都聽我的。我哪一樣不及得他們？……」

接着，老魏一口氣把老鄭、老莫發達的經過，以及老朱解決生活問題的辦法說了。最後，還是歸結到那一番話：「在這個社會，機會均等，就看你懂不懂相機行事。有的人，埋藏在十八層地獄的寶藏也能夠挖出來；有的人，擺在眼前的金子也不懂得拾起。」

「既然想發達有這麼容易，這世界還有窮人嗎？」魏太太將信將疑。

「哎，我的太太，你應該有自信心才對。老鄭和老莫，不是明擺着的例子嗎？老鄭算什麼，本來還不是跟我一樣——小職員一名，只是他懂得鑽空子，依靠本身職務上的便利，利用這幾年世界紙價的大起大落，撈了一把！」說到這裏，老魏有點激動。

「可惜你不做紙業這一行。」魏太太說。

「他做紙業，我做五金。這幾年五金器材的價格何嘗

沒有大起大落？只怨我們太老實，不會相準機會，幹它一下。」

「人家老鄭買期貨，也須要付一部份訂金，也要出一份本錢，你有本錢嗎？」

「這……」老魏有點語塞。

「即使買空賣空吧，萬一蝕本了，你賠得起嗎？」

「這……」

「我聽說，鄭太太的外家是比較富有的，鄭先生說不定得到岳父做靠山。……可惜，我外家一樣窮，對你也不能有所幫助。阿鈞，我們還是腳踏實地做人吧。即使你明知五金器材就快起價，你也不要去妄圖個什麼。」魏太太平靜地說。

老魏想想，覺得也是道理。自己什麼靠山也沒有，要是學老鄭那樣投機，萬一失手，或被老闆知道了，不但飯碗打碎，坐牢也有份兒。

這樣看來，「機會」又不那麼「均等」了。

可是，老魏仍然悻悻地說：

「老莫早幾年做炒樓花這一行，眞是做對了。這幾年，有什麼比樓價起得更快？幾年之間便起了幾倍。三萬元本錢，轉眼之間便滾了上百萬。」

「不要羨慕人家了。人家父親留下三萬元遺產，你死鬼爸爸留下什麼？一身債！」

「這個……我知道。」老魏苦笑，「我們不要炒樓花。要是我們懂得在樓價最便宜的時候買一層自住，現在便生活無憂了。我們眞傻，當時爲什麼沒想到呢？聽說我們目前住的這一層，業主當年買進來的時候，才花了二萬元，但現在一年就收上萬元租金，好過我們做一份工。」

「當時，你有二萬元嗎？」魏太太反問道。

「這個……」老魏又語塞了。早十年前，老魏的薪金才四百元，二萬元對他來說簡直是個天文數字。——經過了無休止的通貨膨脹，二萬元在目前來說，當然不是大數目了。

老魏搖搖頭，對於十年前不買樓這事，也不再感到後悔了，因爲他當年並沒有錢。對於老莫，也不敢再羨慕了，因爲父親沒有給自己留下遺產。

這樣想想，他又覺得「機會」實在不那麼「均等」了。

他躺下床，胡思亂想，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突然，外面傳來包租婆「食胡」的諱叫，接着又是嘩啦啦的洗牌聲，跟着鄰房賣菜婆的孩子不知何故又啼哭起來。

嘈吵交響樂的各個「音部」此起彼落，老魏用雙手掩着耳朵，但擋不住聲浪從一板之隔傳過來。

老魏睡不着，索性坐起來，抽烟。他一肚子悶氣：難道一世都沒有生活好轉的機會？難道一世都要屈居這斗室？

突然，他又想起「四騎士」中的老朱。老朱並沒有投機，也沒有做地產經紀。他和我老魏一樣，仍然做一名規規矩矩的商行職員。分別是：老朱四年前把握機會，以分期付款方式買下一層樓，月供五百多元，如今生活便顯得很安定了。

每月五百多元，我老魏完全負担得起呀！而且，十五年後，樓款供滿了，樓便是自己的。那時候，生活該有多優游呀！

他耳邊又響起老莫對地產市道的分析：目前的樓價，已經不能再跌，事實上許多地產公司目前銷售新樓，已經無利可圖，莫奈經濟不景，市道太淡，不能不削價求售。如果經濟稍爲好轉，樓價必又節節上升。目前，買樓收租或者還不十分化算，但買樓自住都勝於納租多多。……

想到這裏，老魏一手拍醒酣睡中的魏太太：

「太太，我們有多少積蓄了？」

魏太太白天太累了，翻了一個身，又睡着了。

老魏用力搖醒她。她勉强睜開眼，不滿地問：

「三更半夜，搞什麼鬼？」

「我問我們有多少積蓄了？」

「積……積蓄？快九千元了，到年底就有一萬元。」魏太太答說。

一萬元！老魏心中燃起了希望。這積蓄，完全是幾年來魏太太省吃儉用，加上日夜做手工，一點一滴積聚起來的。

「是存在銀行吧？全拿出來！」老魏果斷地。

「你幹什麼？」魏太太警戒地，睡意全消了。

「買樓！」

「買樓？」魏太太睜大眼，「現在的新樓，普通一個單位就十多萬元。你一萬元買個厠所？」

「哎，太太，可以分期付款呀！先付一部份首期，其他分十年或十五年供付。你看，報上許多售樓廣告都說：一萬元即成業主。」

「事實上，我們如今還不夠一萬元。」

「九千元跟一萬元差得多少？你眞是！」接着，老魏把目前的地產市道又作了分析，把老朱的例子說了一遍。

聽着聽着，魏太太也有點心動了，但她總覺得，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出於當家人的習慣，她有點担憂地問：

「即使我們付得起首期，以後月月供款，我們負担得來嗎？每月要供多少？」

「每月供多少沒個標準，要看樓價多少而定。貴一點的樓，供多一些；便宜一些的樓，供少一些。所以，這要先看我們的能力，然後量力而爲，決定買哪個價錢的樓。以我們目前的收入，每月供得起八百元。」

「八百元？你每月才給我一千二百元家用，去了八百元只解決住的問題，剩下四百元怎夠衣、食、行，還有孩子交學費，醫療費？……」魏太太有點爲難。老魏月薪一千四百元，可算準高薪職員。他每月只留下二百元作自己的零用。

「還有你做手工呀！」老魏脫口而出。

「做手工的收入並不固定，有時有貨，有時沒貨。即使有貨，每月至多也不過做一百幾十元。」

「或者，我可以找份兼職。」老魏不假思索地說。想起那生活安定的前景，他混身彷彿有無限的勇氣和力量，「太太，你要知道，把樓供下來，今後十五年期間每月固定付一個數目，永無加租或迫遷之慮。每月供八百元，目前或許比較辛苦，但隨着通貨膨脹，薪水不斷增加，那時候你便覺得輕鬆了。而且，樓價是會上漲的，那時候假如我們把樓賣出去，說不定便賺十萬八萬。」

魏太太雖還不全部信服，但老魏列舉的這種種好處，却不由得她不心動。

這一夜，老魏夫婦商商量量，差不多到天光。他們決定，趁這經濟不景，樓價下跌的時候以分期付款方式買一層樓。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首期付一萬，月供八百。

三

第二天早上，老魏上班之前，故意不擰緊厠所的水龍頭。包租婆在背後嘟囔，他當沒聽見。他心裏大概在說：看，我都快成爲業主了。你包租算老幾？

打開早報，那些售樓廣告特別引人注目。什麼「十年分期，供樓勝交租」，「訂價相宜，分層出售」，「洋樓設備，唐樓價錢」，「一廳三房，只售十萬餘元起」……一幢幢高樓大厦好像在向老魏招手；還有，那些動人的描繪，如「兩梯四伙，圖則最佳，望海向南，廳房皆窗」，「花園洋樓，面海向南，冬暖夏涼」，「三房一廳，梗房間格，設備齊全」，「遠眺海景，風光怡人」，「顏色浴

厠，雙層鋁窗，華麗地毡」……更充滿了誘惑力。

老魏腦子裏全被這些誘人的字眼佔滿。每天中午休息和下班後，他便溜到興建新樓的地盤看樓，到售樓處探聽行情。即使在辦公時間，他也會偷空研究銷售新樓的廣告，打電話向地產公司問個究竟，索取說明書。

不夠一個月工夫，老魏的足迹遍及港九每一幢建好上市的新樓和興建中的新樓地盤，他那辦公桌的抽屜中，堆滿了新樓銷售的說明書。

有的同事見了，以爲老魏中了四重彩或者大馬票之類。總之，暴發了。

可是，老魏却一次比一次失望，心情一次比一次沉重。

本來，他是充滿希望的，但無情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告訴他：儘管許多人都說樓價已回跌，這是個機會，但分期付款買樓並不如廣告上說的那麼容易。

廣告上說，「兩房一廳，八萬餘元起」，但實際上每層售十萬以上；

廣告上說，「分期付款，月供八百」，這與老魏的能力相符了，但首期要先付六萬元；

有的首期收一成，但只肯讓客戶分十年供付，每月供一千五百元；

有的樓價十六萬，單是首期一成就要一萬六千元，以後每月供二千多元；

有些小單位，建築面積三、四百呎，售價八、九萬元，數目是較小了，但要付三成首期，即二萬多元；

有的聲稱免首期，但實際上却要你先供五期，差不多等於樓價的一成，入伙時還要付一成；

有些新樓是接受十五年分期付款的，但樓價十多萬，每月還是得供千多元；有些則要你先付四成半首期；

……

這一切一切，都不是老魏的能力所能辦到的。

老魏的夢想破碎了。他又恢復對包租婆低聲下氣，並忍受那「嘈吵交響樂」。

那些新樓說明書，也被默默地拋進了垃圾桶。

有一天，老魏在街頭碰上老莫。老莫說他剛買進一層舊樓，從律師樓辦完手續出來。

「你不是有很好的地方住嗎？爲什麼又買樓？」老魏問。他知道，由於這兩年樓價貴，老莫已不大幹「炒樓」的生意了。

「趁現在許多人經濟發生危機，急於把物業拋出套現，揀些便宜貨，將來漲價再拋出去，或者用來收租，也好過把錢放在銀行收息。這是個機會呀！老弟。現在買半新舊的樓宇，是最化算的了。好像我買的這一層，五百呎，才八萬元，而且設備齊全，連裝修費也省回了。」

「果然是便宜。可惜我沒有那麼多現款，否則我也買一層自住。」老魏悻悻地說。

「你可以向銀行貸款呀！」老莫說。

老莫一言，如醍醐灌頂。老魏搔搔頭，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從這天起，老魏便把目標從新樓轉向舊樓。的確，有的或者因爲移民，或者因爲急需現款，會低價賣出手中的物業或自住的樓宇。當然，這只能現金交易。

現金，可以向銀行借。

老莫想起電視上的銀行廣告，它們都說幫助客戶創業興家，安居樂業；叫客戶向它們貸款買樓。

於是，老莫一方面留意報上出讓樓宇的分類小廣告；一方面到處打聽哪一家銀行做貸款買樓的生意，手續最簡便，利息最低廉。

或者是急需現金的人太多吧，報上樓宇出讓的分類小廣告，每天都有一整版，一整版，密密麻麻的，令人目不暇給。那些引人注目的字眼如「出國急讓」、「跳樓賤賣」、「急於套現」、「特平出讓」……同樣充滿誘惑力。至於「裝修豪華，水電俱齊」、「入牆衣櫃，牆外花籠」，「電話傢俬，一律奉送」……這一類字眼，更是新樓廣告中所沒有的。

老魏儼然又像個暴發戶，整天拿着報紙「刨」樓宇出讓的分類小廣告，看中哪一層，便用紅筆圈下來。有的不知情的人，還以爲他在當駁脚經紀。

買舊樓比買新樓更複雜，看了廣告，必須先打電話與業主或者代理的經紀聯絡，詢問詳情；初步合意了，再約定看樓的時間；看中了，還要經過一番討價還價。

老魏耗費無數心血，接洽過好幾層，但如不是對方出價太高，就是老魏力不能及。否則，便是樓太舊，或者環境太差。

幸而，心血沒有白費，老魏終於找到一層合意的舊樓。那裏的環境還算好，樓也不太舊，只有十年左右的歷史。雖然面積小一點，只有兩個各六十平方呎左右小房，一個小廳，但一家人住，老魏也很滿足了。經過再三討價還價，業主願以六萬元出讓。

老魏心中盤算：六萬元，自己出一萬，向銀行借五萬，分十年還，每月不過供七百多元。

老魏決定買下這層樓。

老魏怕失去機會，讓別人捷足先登，於是，連忙向公司請了半天假，到銀行接洽貸款。

誰知，銀行經理聽了老魏道明來意，縐起眉頭，說：「這麼舊的樓，本來我們是不願貸款的。但既然你是熟朋友介紹來的，這樣吧，我們貸給你三成。」

樓價六萬，貸三成，即貸一萬八千元，離老魏的要求太遠了。老魏的心凉了半截。但他仍死拖着希望，苦苦向經理先生說情，最後經理先生答應破例，供給五成，但要在七年之內還清。

即使貸五成，也只有三萬元。老魏的夢想又一次被打碎了。

自此之後，老魏也不敢再看舊樓出讓的分類廣告了。

「哀莫大於心死」。老魏要趁機買樓安居之心，早已死掉了。新樓供不起，舊樓又貸不到錢。老魏無可奈何，對於包租婆的挑剔呼喝，只有逆來順受；住居中的「嘈吵交響樂」，也只好當它是貝多芬的「命運」或「田園」。

就在老魏「心如止水」的時候，一天，報紙上斗大的字又跳進他的眼中：「一廳兩房，只售六萬，分期付款，勝於納租，首期一萬，月租八百。」

本來，老魏根據經驗，已不相信這些廣告字眼。然而，一個人要是眞正做到「心如止水」，他已不是人，而是「聖人」。老魏畢竟不是「聖人」。在放工的時候，他還是忍不住跑到那「只售六萬」的新樓地盤看看。

在地盤售樓處，辦事人員交給他一份說明書。老魏細讀之下，發覺這幢大厦的售樓廣告並非全部吹噓。其中最便宜的一層，果然只售六萬五千元，首期一萬，餘款分十年供付，每月只要八百五十元。

老魏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當晚，老魏夫婦又商量了一夜。——

雖然，那新樓的面積很小，實用只得二百平方呎，其實只能間一房一廳，但比起現在的居住條件，他們也滿足了。

雖然，那個地方的交通很不方便，但老魏說他願意辛苦一點，早點起床趕車。

雖然，他們還欠一千多元才有一萬元，但魏太太說可以把她兩件作嫁妝的首飾變賣。

雖然，每月供八百五十元對於他所得收入來說，是十分沉重的負担。但老魏說，他可以再找份兼職。……

一想到成爲業主後可以不必再受包租婆的氣，供滿樓後更是生活無憂，兩夫婦興奮得一夜睡不着，他們勇氣十足，再重的担子也願意挑起來！

這個機會，再不能錯過。第二天，老魏便帶備三千元到那新樓的售樓處落定。

老魏來到那售樓處的時候，他發覺自己的臉上發熱，心在跳動。他壓抑不住興奮。那個辦事人員告訴他：

「你先付三千元定金，七日之內到我們特約的律師樓再交七千元，做臨時契約。其他的款項，在入伙時向銀行辦理貸款手續，並開始供付。」

「我除了付一萬元首期，還要不要付其他費用？」由於經歷過太多打擊和失望，老魏對眼前理想即將實現也好像有點不敢相信，忍不住又愼重地問一句。

「做屋契的時候，當然要付律師費和政府的印花稅。將來向銀行辦借款合約時，也要付律師費，另外要買火災保險。」辦事人員熟練地說，「還有，將來入伙時，你總要裝修一下，油漆牆壁，安裝電燈，間房……這是最起碼的了。」

「那……那全部需要多少錢？」老魏的臉色在變。

「兩單律師費和政府印花稅，大概要五千元。至於裝修，豐儉隨意，簡單一點，三、五千元該可以解決吧？」

「即是說，我除了付一萬元首期，手上還要有一萬元用來付手續費和進行裝修？」老魏惶恐地問。

「那是最起碼的了。」那人淡淡地說。

老魏默默地退出了售樓處。他雖然十分懊喪，但慶幸自己沒有交付三千元定金，否則，後果眞不堪設想！

四、

「四騎士」又碰頭了。這次，是因爲老莫買了一輛「平治」新車，於是便借個題目約老友們到新界遊車河，吃海鮮。試試新車，同時也炫耀炫耀。

老莫說，不久前他買進的那層舊樓又賣出去了，轉手之間賺了一萬。

老鄭說，有個同業周轉不靈，迫得虧本把一批紙轉讓給他。他又揀到了便宜貨。

老朱說，他由於生活安定，手上有點閑錢，不知怎樣應用，銀行利息又低，幾個月前趁股票跌至最低價的時候買了幾手實力股，現在竟然升了近半。

他們都異口同聲地忠告老魏：

這是個機會呀！老弟。在自由競爭的社會，機會均等，千萬別錯過機會呀！

然而，老魏心裏疑問：這個社會，是機會均等還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不過，比起同屋那三個失業中的苦力，我老魏比他們的機會又好得多了，人家連做工的機會也沒有呢！——老魏這樣想着……

一九七五年五月

編輯人語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聞一多先生於李公樸被暗殺之後四日，又在昆明爲蔣幫特務所槍擊慘死。計算一下，距本刊本期出版之日，聞先生的犧牲，已經過了整整二十九個年頭。爲了紀念這一位愛國的詩人，紀念他爲追求理想的完整完美的中國而付出了生命，我們特請余惠先生寫了"拍案而起的聞一多"一文，作爲聞先生逝世的二十九週年祭。透過余惠的文章，讀者可以對聞先生的一生獲得比較多方面的認識。比如指出聞先生當年口誅筆伐，戳穿孔孟之徒的畫皮，揭露儒家的本質這一點，今天讀來就有新鮮的意義。

這一期的小說，由於有三幾位作者偶而寫長了一點，篇幅上僅容許載出六篇。但可喜的是各篇反映的內容稍能廣泛一點，觸及的人物也出現一些較不常被勾劃而看來並不陌生的臉譜。可見現實廣濶無邊，捕捉題材，不須强求拘於一格。主要是作品愛憎分明，明確了要肯定的是什麽，要否定的是什麽。

讀者對遊記有興趣，說是可以通過別人在各地觀賞旅遊所得印象和感受中，讓自己分享一份"臥遊之樂"。特別是以遊札的形式出之的，讀起來就要更感親切。前者本期有黃蒙田的"桂林山水"。桂林山水之絶之奇，讀者們有耳皆聞，現在由黃蒙田使用具有特色特點的文字描繪出來，相信可讀性將會更高；後者本期不避既刊了舒巷城的"南行寄簡"，又多載了一篇錢歌川翻譯的"東京寄簡"。兩文性質情味不同，但可增益讀者見聞則一，可歸爲親切遊札之類則一。

評論文章中，"阿爾及利亞的當代四作家"和"干預生活"兩篇，分別論述的是遠近較新一兩代間的作家和作品，前者偏於客觀介紹，後者較多個人觀感，但各有具體分析，凡所指陳，基本是足以同意的。

下期稿件，已經發排的預告如下：憶揚的"生活態度與體驗生活"，方輔起的"海卡爾的傳記文學"，錢歌川的"語文的王者"，李昕譯的"强盜"，還有阿勵、瞿明、陳不諱、雁塵諸人的小說。

南行速寫二題

王珀作

黎江年

抽簽前後

十點半鐘，二樓的十二圍酒席已經上到最後一道菜了，是名叫「百年好合」的甜品，其實那不過是一窩糖水，蓮子百合少得僅能在每窩裏點綴一下。主家不設生果，因此這已是尾聲了。

阮錦洪、梁耀禧、余傳賢幾位「樓面」工友，跟隨部長一起，走到樓下大門前一字兒排開，等候送客。客人在二樓梯口與主人握別後，三三兩兩走到大門前。部長帶頭哈腰鞠躬，一面咧開那張國字口面上的大嘴，熱情地揚起右手笑着招呼：「再會、再會！」

阮錦洪不斷點頭，拚命把嘴唇的兩端擠上眼眉。梁耀禧不停地說：「有空請來指教！」余傳賢拉開那扇關着冷氣的玻璃門說：「好走，好走。」

有些客人顯然被這過份熱烈的場面弄得手足無措。有的略略點頭回答，有的搭訕兩句，讚工友們好招呼。有的出到門外說：「在席間，他們的招呼很冷淡；在大門口却太熱情！」

阮錦洪聽見，連雙耳也紅了。

好容易等到人客都走了，主人家也結賬走了，大家才回到二樓的宴會場來。

部長搖搖頭對阮錦洪說：「刻着五世其昌的筷子、碗，只值二十塊錢，賞錢瘦過柳梅肉——一點肥油也沒有！」

「市情不好，生活艱難！」阮錦洪也搖搖頭：「這樣廉價的結婚酒席，很難撈到什麼油水的！」

「這眞是『辛府迎親，何府宴客』（「辛苦迎親，何苦宴客」的諧音）了！」梁耀禧對那位請客的主人家很是同情：「能夠擺酒請客，娶妻過門，就了却心願，還管得賞錢不賞錢呢！」

「如果是我，我寧願不擺酒！」阮錦洪有點感慨。「擺酒以後，留給人家一個這樣的印象，那該有多麼丟人呀！」

余傳賢不同意：「幸好人家沒有像你這樣的想法！再多一些像你這樣想的人，我們這家酒樓眞非關門不可了！」

「可是現在也跟關門差不了多少！」阮錦洪此語一出，大家當場洩了氣，沉默着去收拾東西了。

阮錦洪多麼希望快點回家呀！他惦掛着妻子和孩子，妻子是紗廠女工，長期像「打樁」似的吃飯，結果弄得個胃潰瘍，臥病在家，近來已經好得七七八八，醫生說再休息一段短時期就可以痊癒了。不巧孩子又患上流行性感冒，發着高燒，雖然今早帶他去看了醫生，但不知道現在已退燒沒有。孩子的體質不好，醫生說要好好護理。他知道妻子會照料的，可是妻子在操勞之後，會加重她的病情嗎？他眞想立即回家看看，不過他現在不能回去。

「小心點！」部長在提醒他。「打爛了這套瓷器，你担當不起！」

阮錦洪連忙振起精神。

余傳賢跟阮錦洪一起搬枱面的時候，低聲地跟他說：「我提早走可以嗎？我的弟弟患了肝炎，送往醫院，不知道情形怎樣？」

「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阮錦洪也壓低了聲音。「等一會還要聚集呢！」

一切執拾停當，大廳上重新擺開了一張大圓枱。工友們把大圓枱團團圍住，或坐或站，有的抽烟，有的喝茶——就是沒有什麼人開腔。

剛才這個大廳是擺酒席的，樓面的工友記掛着散席後

的這個聚會，心神不屬，但主人客人却是很熱鬧的，敬酒、勸酒、强人飲酒，如同每一個宴會一樣總有這樣的「能人」。現在氣氛的嚴肅與剛才的熱鬧成了强烈對比。經理從賬房裏走出來，坐在圓枱的旁邊，大家就慢慢地圍攏前來。經理平靜地簡單講述今晚聚集的原因，然後拿出一盒摺叠得很整齊的紙簽，請大家來抽。

沒有人伸出手來。人們的眼光從紙簽移到經理的身上，又從經理移到紙簽。

還是沒有人伸出手來。

空氣似乎有點凝固。部長開始慫恿余傳賢去抽。余苦笑了一下，什麼也沒表示。一個青年人等得不耐煩，自我嘲諷地說：「我約了女朋友看午夜場電影，」一面從紙簽匣裏抽了一張標簽出來。人們立刻望着他，眼光在探求抽簽的答案。青年人臉上沒有什麼變化，看樣子是故意裝成的。

經理、部長同時舒一口氣，因爲經驗告訴他們，有一個人「扯頭纜」，就一定可以「順水推船」——把情形變得很順利了。

人們陸續地抽了簽，有的故意站到一旁偷看，有的開始談論。

阮錦洪一看紙簽，立即怦怦地心跳，有點控制不住自己。他覺得不大眞實，彷彿答案可以隨時改寫似的。他靜靜地交給梁耀禧看。梁耀禧立即拉他到一旁議論。接着發生了爭執。聲音却是很小。

經理以和藹的語氣問：「是哪兩位抽中了？」

正在爭論的梁耀禧遞一遞手，「是我！」他說得很急。可阮錦洪接着也舉一舉手中的紙簽，說：「我才是中簽者！」

另一位年紀很輕的青年也說抽中。奇怪，明明是兩個名額，怎麼會變成三個的？經理和部長對望了一眼，接着請大家交簽出來核對。梁耀禧要搶阮錦洪的紙簽，阮錦洪却不肯讓他搶走。

經理看過簽，交給部長看。

「不是你中簽！」部長對梁耀禧說。「這一次不是輪到你失業！」

「阮錦洪的家庭負担重，家人有病，他不能失業！」梁耀禧辯解着：「我是單身漢一名，了無牽掛，失業問題並不嚴重。」他加重了語氣：「是誰失業，公司並不重視，反正能除人就成了！」

經理故意把氣氛弄得輕鬆點：「江湖賣武的人常常這

樣說：『藥不妨亂食，話不可亂講。』你的話可不能這樣說。公司生意差，再下去就要破產，這點大家早已知道。因此大家才同意用抽簽的方法裁減少數的人，換取較多的人的利益！與其一起壓沉了小舟，不如讓有些人跳水求生維護小舟安全！」

「但是當時大家並沒有想到你一次又一次地抽簽的。」梁耀禧的臉也漲紅了。「而且幫助困難的工友……」

「大家決定了的事不要更改了！」經理皺着眉。「你幫助別人的一番好意，公司非常稱許。但規矩已定，就按規矩辦事吧。」

梁耀禧再辯論了一會，經理眼看逐漸理屈，就說大家工作了一整天，應該休息，說着不顧梁耀禧正在講話，起座離去。

兩天後，阮錦洪吃過晚飯，和妻子談起很久沒有去過旅行了，他約她在第二天一起去郊外玩玩。妻子問他爲什麼。他說孩子疾病痊癒，值得慶祝，而且妻子的疾病也應該多作休息。旅行是休息的好方法。有這兩大理由，妻子當然答應了。妻子覺得這兩天來阮錦洪有點煩悶，難得他有興緻，就陪他去散散心吧！

阮錦洪提出不要帶孩子去，留給母親照料。妻子也覺得孩子的病初癒，不宜吹風，也同意了。這樣一決定，家裏竟然有了點歡樂氣氛。

第二天早上，搭火車時候，兩人是有講有笑的。火車穿過山洞，沒有人開燈，車廂突然陷進黑暗中。阮錦洪握着妻子的手，沒有做聲。火車出了山洞，阮錦洪把手放開，但嘴却閉上了。

他琢磨着怎樣向妻子講述這個壞消息。這許多年來，他從沒有經歷過失業。這個行業有時會有流動，但過去總是找到職位再作跳槽的。像這樣突然失業，他阮錦洪從未應付過。妻子身體這樣差，正需要調理補養的時候，聽到這樣的消息，能經受得起嗎？萬一她昏倒了怎麼辦？他忽然摸一摸褲袋中的那瓶藥油，還好，藥油也帶備了。

妻子看見他眼向前望，沒有看窗外的風景，也不是看人，知道他又在凝想了。

下了車，出了月台，妻子覺得他又活躍起來。沿着公路走了一段路，他開始用輕鬆的口吻說：「喂，我告訴你一件事。」

妻子覺得這段行人路很狹窄，示意他橫過馬路後再說。他剛一踏步跨出，一輛飛快的汽車從後面闖來，妻子連忙把他拖回了人行路，車子呼的一聲從身旁擦過，這一

嚇，又把他的話嚇走。橫過馬路後，他的講話又變得呆滯了。

兩個人轉入一塊空地上。天陰，偶然露出一絲絲的陽光。早上的風吹來，有點凉快的感覺。很多人在空地上騎單車。這兒沒有樹蔭，騎單車者的呼叫聲又影響談話，於是兩人繼續前行。

走到海濱，那兒有很多租賃小艇的攤子，有人向他們招呼生意，阮錦洪沒有回答。他看見有一個設有篷帳的汽水檔，就和妻子走進去，要了兩瓶汽水，揀了角落的一個位子坐下來休息。

「錦洪，」妻子認眞地望着他。凡是妻子用這樣的語氣開頭講話，總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你還記得二舅父嗎？」

阮錦洪點點頭。他記得二舅父早年隻身在港工作，而舅母和孩子却是在澳門居住的。不過這幾年大家已經很少來往了。

「那一次，二舅母的父親在南洋突然去世，消息傳來，二舅父非常躭心：不知道怎樣告訴妻子才好！舅母很愛她的父親，父親將往南洋之前，她曾經哭過很多次。父親死了，她會怎樣傷心呢？二舅父想了又想，結果想到一個好辦法。」

那個辦法很複雜：二舅父親自到澳門，把舅母接到香港來玩，今天帶她到香港仔吃海鮮，明天租車去遊新界，後天到山頂看風景……他要在高高興興，分散精神的情形下，才告訴她這個噩耗。當他下了最大的勇氣講出這壞消息時，妻子是難過的，但比較容易克制過來。

「只是他自己精神負担太重，在很多天的操心下，終於患了精神分裂，神經失常了。現在雖然已經治好，但有時還是痴痴迷迷似地。」說到這裏，妻子又很認眞地望住他：「錦洪，二舅父對待妻子很細心，可是他把這種情緒看得過重了，他犯不着這樣折磨自己的。」妻子眼眶裏有一些淚水。「我知道你對我好，我也知道你有事要對我說。你何必要吞吞吐吐，一味折磨自己呢？你說吧，天大的事，我都受得了的！」

阮錦洪腦子裏立刻閃過一件事：有一次酒樓的冷氣機壞了，空氣又焗又熱，大家都變得非常煩躁，有些客人還叫罵起來。突然間，冷氣機修理好，重新噴出凉風來，登時人人感到遍體暢快，心裏各有說不出的舒適。……

阮錦洪現在也有這樣的感覺。

「我失業了！在我最不該失業的時候，我竟然抽簽抽中了！」他邊說邊望住妻子。

妻子不大明白，「抽簽？你抽中了什麼簽？」

阮錦洪啜了一口汽水。「酒樓生意不景，經理說：再這樣下去，一定得關門，爲了節約皮費，他請我們自動離職。於是舉行抽簽，抽中了的就得走人。」

「人家抽簽都是用來發獎品的，抽中了就歡歡喜喜。」妻子搖搖頭，「你們的抽簽却相反，誰抽中了誰倒霉！」妻子說着深深地啜一口汽水，噓了口氣。「你現在有什麼打算？」

「我還沒有想好。我已經托人找職業了，不過生意淡，目前找職業不容易呀。」阮錦洪有點洩氣。「你的身體又不好，我不想讓你担心。」

「我的身體不是很好嗎？」妻子强作微笑。「今天來旅行，休息過了，明天就應該上工了。」

阮錦洪不同意。「你再休息一些日子吧，何必就奔波勞碌去找工作呢！」

「我已經找到工作了。昨天工友來坐，談起紗廠最近稍爲有了一點轉機，領班說如果我要上工，可以留個職位！」

「你幹嗎不告訴我？」

「我本來還在考慮中，現在你失業了，我應該頂上去。」妻子忽然笑起來，「而且，我也想找一個好機會才告訴你！」

阮錦洪也笑了。「不准取笑人！」他又嚴肅起來。「失業的滋味眞難受！」

妻子的說話很誠懇：「人總會遇到各種各樣困難的。斷了紗，再續就是。何必灰心洩氣呢！你先去慢慢找職業，一定會有機會的。萬一眞的找不到，不要怕，去做小販。總不至於餓死！」

「你眞好！」阮錦洪喃喃地說。「你有病在家，我以爲你會很消沉。原來却比我樂觀！」

「工友常常來探我，鼓勵我。她們講的道理透徹，我當然會明白一些啦！」妻子說到這裏，伸手去拍小腿一下，想打蚊子，却給飛跑了。

錦洪掏出藥油。「來，塗點藥油，蚊口就不癢了。」

「你怎麼隨身帶有藥油的？」

「我担心你聽到失業消息的時候昏倒地上！」錦洪說。兩人同時大笑起來。

「我會努力去找職業的，無論怎樣，我不灰心喪氣！」阮錦洪把汽水一口喝盡。「酒樓的經理說過：與其一起壓沉了小舟，不如有些人跳水求生，讓小舟安全！我想我一定

能游到岸邊的！」

「嗨，好大的道理！」妻子用了少見的嘲諷口吻：「你們酒樓的小舟，不是一直載着這許多人嗎？爲什麼過去不提安全的事？現在只不過遇上了小小風浪，本應同舟共濟，一起克服困難的，你們的經理却要迫人家跳海，眞沒有道理！」妻子看看前面，海水很平靜，不少小艇在水面漂浮，看樣子天氣很好，不會太晒也不會下雨。對面蒼翠的山和山脚下一列綠樹彷彿在對他倆招手。她一躍而起：「收起你那跳水求生的理論吧！來，我們一起划艇去！」

「好，」阮錦洪爽朗地回答。「讓我們同舟共濟！」他挽着妻子的手，記憶中手牽手這回事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對着這白雲、綠樹、藍海，他想唱一首歌。

「租小艇嗎？我們的小艇乾淨，堅固呢！」一個小孩子向他們招徠。孩子笑了笑。笑得很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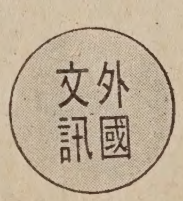
阿爾德里奇出版 反映中東新作品

夏　苗

阿爾德里奇（Pames Aldridge）是澳大利亞著名小說家，最近出版了一本新的小說「武器的嘲弄」(Mockery in Arms)，是由小白朗出版公司印行的。

由於近年中東風雲突變，局勢動盪，不少外國作家都喜歡以中東爲題材寫作小說，「時代」週刊日前曾列舉很多部反映中東的作品，但只認爲阿爾德里奇這本較能稱得爲眞實的小說，不同其他作品內容的荒唐蕪雜。比如「阿拉發特，下一個輪到你啦！」這一本，寫的就是完全虛構的故事，阿拉發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人，現在還健在，而這本小說却描寫他被謀殺了的經過，不只是妄誕無稽，抑且是對巴勒斯坦人民惡意的中傷。由於太過露骨，連美國「時代」週刊也不能不把它列爲「不可置信的作品」。

阿爾德里奇寫作態度一貫嚴肅認眞，他喜歡以當代的問題來構思作品，在「武器的嘲弄」這本新作中，他描寫了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的庫特族人，以及他們爲民族獨立而進行的鬥爭。庫特是一個慓悍的民族，當庫特族人在其領土上發現了天然氣和石油的蘊藏，將這些勘探開採權讓賣，用以購買軍火，却被歐洲銀行系統將這些資金吞沒了。一個蘇格蘭的古生物學家麥格雷哥（Mac Gregor）設法去協助他們，在他進行調查的過程中，在巴黎剛好又碰上了一九六八年的學生暴動，這就將慓悍的庫特山地人民的鬥爭和巴黎的學生革命運動交織起來。作者還透過當中情節揭露了歐洲資產階級的狡詐。這本反映中東人民鬥爭的小說，雖然沒有接觸到中東最實質性的問題，但却反映了人民希望獲得獨立的强烈願望，是一本現實主義的作品。



死人的大餐

〔土耳其〕塞夫迪特·庫得里特 著
杜 漸 譯

塞夫迪特·庫得里特（Cevdet Kudret）是土耳其當代作家，一九〇七年出生於伊斯坦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死掉了父親，全靠他母親做手工賺錢供他讀書，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大學畢業後，曾在多間學校任文學教授，同時還兼做律師。最初他是以詩歌和戲劇著名的，從四十年

代開始，他開始寫作散文、小說，中間以土耳其文出版了三本有連貫性的長篇小說「同學」、「萬里無雲」和「你認得螞蟻」，組成了一套「三部曲」，是爲其主要作品。他還寫了不少反映土耳其人民生活的短篇小說。「死人的大餐」是根據「現代亞洲小說集」譯出的。

一月份天色變了。灰沉沉的天空下，世界看來顯得更加冷酷可怕，人們只有上班幹活時才走出家門。街道上，尤其是那些橫街狹巷，經常都是空蕩無人的。老橡樹林子下沒有人，教堂的天井裏沒有人，夏天街上孩子們的聚集地區和最涼快的地點——水泉頭也沒有人。但水泉頭是不可能完全沒有人的，幾乎每天都會有人去那兒打水。

那天中午，有個男孩子到水泉頭打水後，氣喘喘地跑回他那條街，碰到第一個人就告訴他：「杜爾辛大爺死啦！」

杜爾辛大爺是街坊隣里都熟悉的人物，他大約有五十多歲，是個長着連腮黑鬍子的健壯的男人。他是個挑水的，窮得入不敷出，跟他老婆和兩個孩子住在一間有兩個房間的小房子裏，他全部的身家是兩個水桶和一根担挑，担挑的兩端晃蕩着有鐵練的桶鈎。每天清早，他就把担挑掮在肩上，用桶鈎把水桶的桶把鈎住，走上大街開始喊叫：

「水喲，有誰要水嗎？」

他那低沉而有回響的聲音，能一直傳到大街最後的一間房子。那些要水的人家，就喊着答他，「杜爾辛大爺，一挑，」或者是「兩挑」，要不就是「三挑」。「一挑」就是兩桶水。於是杜爾辛大爺就爬到山上的水泉頭去，把水桶打滿了水，這樣一來一回往返於水泉頭和各家居屋之間，忙上一整天了。他每一挑收三個庫魯，這營生賺錢養家活口，眞是用綉花針挖井，一點一點的來。要是光靠他賺的錢，那是不可能養活一家四口的，不過感謝上帝，他老婆古蘭每個禮拜有三四次被人請去當臨時的打雜工。在她那有限機會的工作中，她設盡辦法幫忙丈夫多賺點兒錢。她耍了些小把戲詐惑人，那都是些可憐的、無害的、甚至是天眞的辦法，意圖多消耗點水，叫人多用一桶兩桶，好讓她丈夫能賺多那麼三幾個庫魯。

現在這一切突然全都完了。杜爾辛大爺的死因很快就搞清楚了，他把滿得要溢出的水桶，鈎上担挑後，想在昨晚結了冰的地上站起身來，一交滑倒了。冰滑溜得像玻璃一樣，加上有水不斷地淌在上面，他又挑着滿滿兩桶水，

再也沒辦法保持身體的平衡，他一頭撞在水泉頭的石水磨上。就這樣突然的死了。瞧瞧杜爾辛大爺，像石頭一樣的人，不會那末易碎和脆弱的，可他呢？誰會料到他竟撞碎了腦骨？不管怎麼說，就算是一個樣子健壯和有耐力的人，他也會死的，就像那樣突然之間死掉。

當古蘭聽到這噩耗，她僵住了，這會是對她耍的騙人的小詭計的懲罰嗎？不，噢，不會的，上帝不會這般殘酷呀。這不可能是什麼別的，完全是意外罷了。有人親眼看到，他滑了一下，倒了下來，就死了。誰都會滑倒跌死的啊。

也許他們會吧，但至少他們會留下點什麼來維持他們的家庭的，可杜爾辛大爺留下的全部遺產，就是一根担挑和兩個水桶。

現在古蘭怎麼辦好呢？她想了又想，却想不出個辦法來。留下她一個人帶兩個孩子過活可不容易呀，一個才九歲大，另一個只有六歲。要靠她一個禮拜給人家洗兩三次衣服，又怎樣餵得飽這兩個小口呢？她回想起過去那麼毫不在乎地浪費水，她最好還是別去想水吧。剎那間一切全變了，現在用多點水還是用省點水都沒什麼分別啦。要是她能另尋出路，不用再當打雜女工就好了，過去她一直那麼喜愛的水，已經突然變成了可恨的東西——在它的閃光中有着背信棄義，在它的流動中充滿了仇恨敵意。她再也不想看見它或聽見它了。

家裏有了喪事，沒有人會去想到要煮飯的，家裏的人首先忘記的東西就是食物，這樣持續了三十六或者最多四十八小時，到了覺得飢腸轆轆，四肢無力，有人會說，「來啊，我們一定得吃點東西了，」於是，以吃飯開始，又回復到生活的正軌上去。

穆斯林傳統有這麼個習俗，在頭一兩天，隣居得送食物給死了人的家庭。第一頓飯是由街角的那間白房子送來給古蘭和她的孩子，那間高大的白房子是拉費·伊芬迪這大商人住的。誰都可以在一里路外就看得出那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家庭。在杜爾辛大爺死掉的那天中午，從白房子來的女用人，手裏拿着個大托盤，來到古蘭家門口，拉響門鈴。在托盤上是一碟碟鷄湯燴蛋麵，還有汁淋淋的肉塊，乳酪卷和糖菓。

說實話，那天沒有人想到要吃飯，但一當那托盤上的蓋布打了開來，就不由得想吃了，情緒也鬆弛了下來。他們全都默不作聲地圍坐在桌子前，也許那是因爲他們從未有過這樣好的食物吧，要不就是痛苦使他們的食慾加强了

吧，他們都覺得那食物格外美味。吃過一頓後，到晚飯時他們很自然地都圍坐桌旁，把午餐吃剩下來的食物拿來充飢。

第二天由另一家隣舍照顧食物，這樣繼續了三四天。當然囉，後來這些食物遠比不上白房子那一托盤食物那麼美味可口，但總比古蘭自己過去煑的東西，要好吃得多了。要是一直這樣下去，那麼古蘭和她的孩子可能輕而易舉地把他們的痛苦忍受終生的，可是等到沒有人再送食物來了，他們一磅一磅往大街的雜貨店買回來的煤用光掉，又不能再買得到了，他們開始意識到他們的悲哀是無法忍受的。

沒有食物再送來的第一天，他們還懷着希望一直等到中午，一聽到街上傳來的脚步聲，就跑到門口去，希望能看到蓋着白布的托盤。可是見到的只是人們忙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們僅僅是過路的罷了，手裏根本沒有拿着托盤。等到吃晚飯時，他們明白沒有人會送東西來給他們吃了，於是只好自己動手像往日那樣煑飯吃。他們過去幾天吃的是完全另一種食物，現在覺得很難再吃得下古蘭連一點油都沒有的白煑馬鈴薯。他們無可選擇，只好又再吃它。他們頭三四天並不眞正肚子餓，但後來全部口糧都吃光了，牛油、麵粉和馬鈴薯全都耗完了，以後那幾天他們在家裏找到什麼就吃什麼：有兩個洋葱頭，一棵大蒜，還有在碗櫥角落找到的一把乾扁豆。最後，到了那麼一天，家裏所有的罐子瓶子籃子箱子全都空空如也，那一天，是第一天，他們得空着肚子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的情形還是一個樣，到了傍晚，那年紀最小的孩子開始哭叫起來，「媽媽，我肚子好難受啊！」他母親對他說，「忍住吧，孩子，再忍住一下吧！一定會有人送食物來的！」他們全都覺得肚子萎縮得像嬰兒的拳頭那麼大小，一站起來就覺得頭昏，最好還是平躺在床上，那麼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夢似的。他們全都看到在眼前晃動着紅紅綠綠的火星，耳中還響起了空洞的回響的聲音。他們注意到他們講話的聲音也變得有氣無力了。

第二天，古蘭在夢想：也許街上有人要請臨時打雜女工吧，誰又說得上呢。也許有一天早上她會接到口信：「告訴古蘭，叫她今天來洗衣服。」是的，古蘭曾發過誓再也不看水的，現在却又在渴望有人喊她去洗衣服了。可是街上的人家都以爲在這時刻把古蘭喊去幹活太不合時宜，他們都說，「可憐的女人，現在她一定傷心欲絕，這

可憐人現在是不合適喊來洗衣服的。」

那天早上，全家人都沒有起床，他們都有着食物的幻覺，最初是那小男孩講出來，「我看到麵包，媽，看啊，看啊，（他伸出手去想抓住它），麵包——它是多麼鬆軟，烤得好香……」

那大孩子看見的却是糖果，他前一陣多糊塗，當他們用托盤送糖果來時，他幹嗎這樣糊塗不把它們省着吃呢，他眞蠢，一下子就把他那份全吃光了。要是他再有的話，他可知道該怎樣辦：他會慢慢地吃，每一口都細細地嘗，一粒粒地省着吃。

古蘭躺在她的床上，聽着她孩子在喃喃自語，淚水從她閉緊的眼簾下流到她的太陽穴去，她咬緊嘴唇，忍住不大聲哭出來。

外間的生活一如既往地過着，她只要憑聽覺，就能聽出外面發生的一切了，要知道她在這條街生活了好多年，還有什麼不知道的？

一道門關上了，那是隔壁的小男孩塞瓦特要上學去，他總是呯的一聲把門關上的。要是那是年紀大點的孩子蘇里爾曼，他就會輕輕地去關門了。這兩兄弟的性格是多麼不同呀。那個是在輪船上當侍者的薩里赫的媽媽，她是上街去買菜了。還有更多的脚步聲。這次是理髮師傅達赫辛·伊芬迪，他是住在街尾那間紅磚屋的，他每天總是在這個時辰步行經過，到他開在大街上的理髮店去開門做生意的。再下一個就是哈山先生，他是伊特里斯大爺的孫兒，在電力公司當文書。他一找到個受過教育的姑娘結婚，就會搬離這條街的了。這個是學校教員奴里伊·哈尼姆。接着下面一個，是製造拖鞋的費索拉赫·伊芬迪，再下一個是收稅官塞米爾老爺。到這時那個派麵包的人就會來到里弗基先生家的門前了，他每天都很準時在這時刻來的。那兩個繫在馬匹兩腰的大籃子裏都裝滿了麵包，壓得那籃子格格作響，老遠就能聽得出來。

大孩子首先聽到那麵包籃發出的格格聲響，望着他的弟弟。那弟弟也跟着聽到了，他也轉過頭來望着他哥哥，他們的目光碰在一塊，弟弟不由自主喃喃地說了聲：「麵包！」

聲音越來越近，古蘭在那濕暗的房間裏慢慢爬起來，用圍巾圍住肩頭，準備走出去。她打算賒兩條麵包，等她給人洗衣服時賺到錢再清還。她的手都拉住門閂了，但她在門內停了下來，在聚精滙神地傾聽着。那一聲聲迫近來的馬蹄聲踏碎了她的勇氣，踏了又踏，最後馬蹄聲就在幾

尺外了，這迫着她把門打開。古蘭瞪大眼睛望着那些食物，這目光掃過了白馬背上的四方形籃子，它是那樣寬大，遮住了整個馬身，籃底又是那樣深，幾乎觸到地面，兩個籃子滿滿全是白麵造的麵包，麵包全都那樣新鮮和柔輭，摸摸它們也是件樂事；爲什麼嗎？那你的手指會一下就按進它們那鬆輭的海綿似的麵質裏去的。一股香味衝鼻而來，直往喉嚨裏灌，古蘭嚥了一口口水，正當她要開口對那送麵包的講話時，那送麵包的尖起嗓子喝叱了一聲：

「得啦啦駕！」趕那馬兒往前走。她一句話都講不出來，全部勇氣都沒有了，只是僵站在那兒，凝視着那籃子擦着木牆而過。那可口的食物就在她門前過去，她却不能伸出手去拿它。馬兒慢吞吞地往前走，搖拂着牠那又長又白的尾巴，就像揮動着手巾一樣。「再見了，古蘭！再見！再見！」

她呼的把門關上，回到房間裏去。她不敢去看孩子們充滿希望等待着的灼熱的目光，她空着的雙手不知應藏到什麼地方去才好，突然她好像覺得害羞怎麼自己還會有這麼一雙手了。

在房間裏誰都沒說一句話，孩子們只是輕輕地把頭擰開，那大孩子乾脆閉上眼睛，免得去看到母親空空如也的手，他弟弟也跟着學他一樣。古蘭向地板上的一個坐墊子走去，又輕又輭地像一個影子一樣倒在它上面，把雙脚縮進裙子裏，用圍巾裹住雙臂，縮成一團，就像想縮到別人看不見的一樣。她看去就像一堆爛布。房間裏的氣氛變得緊張起來，一片死寂，在半個鐘頭或更長時間裏，沒有人稍爲輕輕地動彈一下。最後還是那個小的打破了沉默，他從床上喊叫起來：

「媽媽！媽媽！」

「什麼事呢？兒呵？」

「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肚子裏出毛病了。」

「呵，我的好孩子，我的小心肝！」

「這兒，就在我胚子裏頭，有東西在動。」

「那是因爲餓嘛，我也同樣感覺呢，不必担心，這沒什麼的，你的腸子在動罷了。」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那大孩子睜開眼睛，望着他弟弟。古蘭望着他們兩個，那小的不出聲了，他的眼珠子顯得更黑，嘴唇焦乾綻裂了，而且變得一點血色也沒有，雙頰凹了進去，那沒有血色的臉在泛黃泛白。末了，他向大孩子招了招手，他爬了起來，兩個人走出房間去。在走廊裏，她像怕人聽見似

的向他耳語道：「我們得到乾貨店去，找波多士老闆，我們一定得這樣！向他賒一些米、麵粉和馬鈴薯，告訴他我們過幾天付錢給他。」

那孩子身上破爛的外套並不夠厚，無法抵禦街外的寒冷，他的雙脚也沒有點力氣，走路時得扶着街上的牆壁。最後，他總算走到山崗上的塞拉赫巴剎的乾貨店了，從門口走進溫暖的店舖去，店裏生着一大爐火，暖烘烘的。他讓別人先買東西，希望能等人走後私下跟店老闆談談，好更長久地享受一下這種溫暖。等每個人都走後，他離開火爐邊，提出要一磅米、一磅麵粉和一磅馬鈴薯，把手伸進口袋裏，就像掏錢的樣子，接着裝成把錢忘在家裏了，露出苦惱的模樣說：「糟，我把錢給留在家裏啦，這怎麼搞的！天氣這麼冷，我不想回去拿，來回路上好冷，你就記下來吧，好嗎？我明天就帶回來給你吧。」

波多士老闆一眼就看透了他耍的把戲了，他從眼鏡上頭望下來說道，「你變得好瘦啊，家裏有錢的人不會變成這樣瘦的。」

他把孩子要的東西放過一邊，說道：「你先拿錢來，然後再拿東西走好了。」

「好吧，」孩子說，他看出他的謊話被識破了感到很難爲情，「我就去拿來好了，」他趕緊跑出店去。

等孩子走後，波多士老闆回過頭對在店裏幫忙的老婆說：「可憐的人啊，我眞爲他們難過，我眞沒法設想他們今後將靠什麼過活呢？」

他老婆點點頭。「是啊，我也爲他們難過，可憐的人啊！」

孩子走在街上，他感到街上的寒冷比他沒進乾貨店時更難抵受了。在街角，白房子的煙囪冒出陣陣的炊煙，住在那房子裏的人有多幸福啊！他甚至連眼紅都不會，只是羨慕那些人吃得那麼好，可他一生也沒吃到過他們吃的好東西啊！

那孩子盡快地走回自己家去，他的牙關在格格地敲響，一走進房間，他也不對母親和弟弟說一句話，因爲他兩手空空就什麼也不用說了。

在他們探問的目光前，他脫掉衣服，爬上床去，被窩還留着點暖和；但當他開口說話時，只會說：「我冷啊，我冷啊，」他身子抖得氈子也直哆嗦。

古蘭找到什麼都一古腦兒蓋在他身上，驚惶地看孩子顫抖的身子一起一落地抖動，這發抖足足延續了一個半鐘頭有多，接着孩子累壞了，發起高燒來。那孩子平躺在床

上，四肢伸直，一動也不動，兩眼失神地瞪着。古蘭掀開氈子，想用她冰涼的雙手來涼涼他發燙的額頭。

那女人在屋裏走來走去，一直走到黃昏，完全絕望了。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她不會思索了，只是在房間走進走出，用空虛的眼睛望着牆壁，望着天花板，望着破爛的傢具。突然，她發覺自己不再感到飢餓了，就像過度冷或熱而產生麻痺一樣，神經的末梢準是被飢餓弄遲鈍了。

太陽剛剛西沉，從發燒的孩子身上跌落下來的氈子，堆在地上，一團黑黑的。望着這一小堆東西，她突然理智地想到，會有人出錢買這些舊東西嗎？她記起鄰居曾談起在大市場有一間當舖，專門收買用過的舊貨的，不過這時那舖子也準是關了門啦，現在她一定得等到明天早上才行了。

她因爲找出了辦法，心裏倒安詳得多，不再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不停地踱步。於是坐到她兒子的床頭。

孩子的熱度越燒越高，那女人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兒，凝視着他。那小的餓得睡不着，他睜着眼睛在守望着。那生病的孩子緩慢地呻吟，翻來滾去，一刻不得寧靜。他的面額燒得燙手，說起胡話來，雙眼盯着天花板，望着望着，却什麼也望不見。無神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一動不動。那小的孩子從他床上靠近地望着他。當那病了的孩子又燒得講起胡話來時，那小的孩子就坐起身來，用低低的輕柔的聲音，低得只讓他母親聽見，說道，「媽媽，我哥哥會死嗎？」

那女人像被一陣寒風吹着似地戰抖起來，用驚恐的目光望着她的兒子，「爲什麼你這樣問我？」

那孩子在母親的瞪視下，停了一陣，然後挨近身去，湊着她耳朵，輕輕地說，盡力不讓他哥哥聽到：

「因爲，哥哥死了，白房子又會送食物來啦。」

東京劄記

錢歌川譯

近來許多日本人想起古時記載一些風雲人物和强盛國家的光榮歷史時，最後總免不了要說，好似一場春夢了無痕。近年日本的光榮時期，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年，一個遠東的小國，好像將要趕上西方先進的强大國家似的。這只繼續了比一場春夢略爲長久一點，但它卻戲劇性地突然一下完結了。沒有好久以前，那同樣的人們還高談着，而且見諸行動，儼然未來具有經濟上無限擴展的可能性，而現在卻不免帶有一點受虐狂的味道，沮喪地正式宣告，他們是住在一個國家的生存完全受別人掌握的國度中。

在態度上這種改變的直接原因，當然是能源的危機。報紙上經常提醒讀者，日本所需要的汽油，只有百分之零點三是國內生產的。在危機發生前，出國訪問的日本政治家，到了外國都期待別人把他們看做債權人，而給與恭順的待遇，可是現在他們匆匆地從偏僻無名的這個阿拉伯小國，跑到那個阿拉伯小國，絕望地央求他們給與汽油，並允許巨大的酬謝作爲報答。好說笑話的人描述政府目下的政策，是與其說親阿拉伯（日語作 arabu），不如說親阿伯拉（日語的「油」作 abura），但當此明顯而迫切的需要關頭，甚至對政府最嚴厲的批評者，也接受了親阿拉伯

的政策。有人甚至說，這次的危機對日本也未嘗沒有好處，因爲它强迫日本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去了解同爲亞洲人的阿拉伯人。

但是對於大多數的人，汽油的危機是沒有什麼意識形態上的意義的。大家感到有影響的，是異常的通貨膨脹，和神秘的貨物缺乏，有的是眞正的，有的是無根謠諑的結果。爲什麼有些貨物會缺乏的呢？這常使人不明白。例如，有種調味醬汁（prepared mayonnaise），在許多超級市場中，每個顧客只許買一瓶，並不是因爲那種醬汁本身不夠供應，而是因爲那裝醬汁的塑膠瓶的原料，是從汽油的副產品做出來的。人們瘋狂地搶購砂糖，去垢劑，廁所用紙之類，使得政府在市場上以噸計地大量供應，以求壓低價錢，但是我們只消看看報章雜誌出版的減少，便可明白至少紙張的缺乏一定是眞的。有人聽到製造廠商的報告，說因爲有些必要的小零件不得到手，所以無法製出汽車、電視機或麵包的烤箱來。雖然如此，當出產臨時停頓的時候，日本的公司和美國的不同，他們是不能遣散員工的，他們只能開講習班一類的玩意，來讓員工去聽講，當他們在等待着那缺乏的零件時。

無論走到那裏，人們都會聽到對物價高漲的抱怨。一個東京的家庭主婦，發現牛奶和午餐用的快麵，一星期內，就漲價了百分之五十，而有的蔬菜漲了一倍的價錢，她的憤慨是不難想像的。但是對於正在找地方居住的年輕的夫婦，食物的價錢，還是次要的憂慮。在東京要找一個地點適中，交通方便的公寓，不管怎樣的小，都是租金極爲昂貴的，而決非普通收入的人所能住得起的。一間美國通常大小的房間，把它劃分爲三、四間小小的日本房間，那怕是位於偏僻的地區，也很容易賣到美金五萬元。所以大多數的夫婦，都住在住屋發展區，樂觀的說法，是乘火車從市中心去，只要五十九分鐘即可到達。

從這種情形及同樣的明證，即可得到合理的結論：大多數的日本人——那些住在東京市內及郊區的人們確是如此——都面臨着即將來臨的金融上的災難，但是儲蓄的款額確實是增加了，商店的生意也空前的興隆。在公共汽車上和地下火車上，我們所見到的人們，顯著地穿着得比紐約那些車上的人好多了。不管物價怎樣的高，日本人還是比二十年前吃得好多了，而且第一次見到日本兒童在比例上，甚至好像都有體重過度的現象。但是看到多少年來不斷努力的成果，一下子由於日本人無法控制的國際局勢的發展所摧毀，怎能不使人激怒呢？今天的日本人所處的

地位，就好像希臘神話中那位科林斯王（注一）一樣，徒勞無功，白費氣力。

有些日本人確實是太發達富有了，而不願去爲幾個買蔬菜麵條的小錢煩心。當汽油危機威脅着許多家庭，不能供應充份的暖氣時，這些有錢的人，便準備乘噴氣機飛往夏威夷去住。報紙上有一整面的廣告，正式宣佈說：「夏威夷早已不是一個外國的地方，它已成爲日本人的一個遊樂地了……我們已經把日本人的情感移到夏威夷了。夏威夷的園林邱壑，建得百分之百合乎日本人的趣味。你一到檀香山，只消走進屋子裏去，馬上就會使你覺得賓至如歸，在外國的那種緊張氣氛，完全消失了。浴室也是日本式的，你把全身泡到熱水裏去時，就把旅途的疲倦完全忘記了。……你可以在那屋子裏吃到日本菜或中國菜。那些餐廳都是日本的大餐廳的分店，所以味道和在日本的完全一樣。我們的建築物，設計得可以使你能夠帶有日本人的驕傲，完全享受你在夏威夷的假期。」

到外國去的日本人，老是抱怨物價太貴，但是對於那些有錢的人，現在住在外國實比住在國內便宜得多，如果他們還是想要留在日本，那就是因爲在夏威夷或紐約或巴黎的生活，對他們實在太沒有趣味了。那些在夏季住在日本的人們，也能夠乘噴氣機到北海道北方的島上他們的避暑別墅去住，即令是留在東京的中心，那兒的地價是被認爲世界上最高的，他們仍然有很大的花園，也許還有一個游泳池。如果他們擔心通貨膨脹，他們可以買純金的開水壺，印象派的名畫，或是中世紀的手鈔稿本，以保持幣值不變。

雖然如此，那些有錢的人也不像會要到東京最時髦的餐廳裏去用餐，除非他們能夠要公司來付帳。這些餐廳的奢侈是無比的。在東京鬧市中一座鋼骨水泥的現代建築物裏面，便有一家這樣的餐廳，佔有兩層樓房的地位，中有一個竹林，被六、七間小的餐室圍繞着（沒有一個主要的大餐廳），每間獨立，自成一個單位，有它的花園，現代設備，應有盡有。到東京這樣的豪華餐廳去用餐，一桌吃下來，一個人就得攤上美金七十元以上，但比起高級酒吧來，甚至是最昂貴的餐廳，價錢也好像是合理的。有個朋友估計一下，他在一個酒吧中和酒女一同喝酒，每分鐘就要花上美金二十元。有好幾家餐廳，爲着防止不太富裕的人們望而卻步，特在門外掛出招貼說，普通便餐從六千日元（美金二十元）開始，不包含酒，不要小帳。雖然吃在東京如此昂貴，而仍然是到處滿座，許多餐廳還得預定座

位，因爲大多數的顧客，都是爲大公司出來應酬的。

對於有錢的人這樣的浪費，自然要招致人們的不滿，不只是因爲他們比別人富有得太多了，而是因爲老一輩都是從節儉中長大的，不同情人們這種無法無天的浪費。一般的繁華，差不多使每個人都受到了影響，但情形各有不同。在東京的公共汽車上坐在你旁邊的那個老人，也許就携帶着一個包袱，是從哥本哈根飛機場那免稅商店買來的東西，而坐在你對面的那個女子，也許正在弄着一條圍巾，上面印有大字，表示是巴黎時裝店的出品，但他們大概都是住在那些很不夠標準的公寓中，甚至是不太富裕的中等階級的人們。有些未來論者曾經預言，對住屋狀態的不滿，將使日本人不會覺得他們太富有，那怕他們的生活水準一般都很高，又將使他們去努力爭取更大的發展。

只是從一九六九年以來，他們有利的貿易平衡開始顯得太大，而不能解釋爲一時的現象，日本人不得已只好承認他們的國家，也許畢竟不是太窮的。但是幾乎直到一九七一年大貶值的那天爲止，他們保持一種天眞孩子似的信心，以爲日圓較美金來得優越，而依照電視評論員的說法，那「不過是一張紙」，這種發現投下了有名的「尼克遜震驚」（注二）。廣汎地表示出担心因日圓增價的結果，而提高了的日本貨的價錢，終究恐將失去生意，因而造成失業。商店做出廣告說受「美元震驚」後的貨價，美國人恐怕都不要買了。不過那預言的災難並沒有實現，日本貨物在海外行銷，主要是因爲它們的價錢便宜，這種舊觀念爆發出來，而救了一駕，使日本人大爲高興。有些人不能克制他們的自滿，許多漫畫描寫出升值的日圓，唐突地把美元踢下去。當發展中的國家開始向日本借款，以代替向美國借款時，日圓的勝利好像是證實了。

日本人所保有的美元，每月都有增加，於是政府發狂似地想要購買美國的貨物。有一個雜誌開座談會，徵詢各方面許多社會名流的意見，看他們認爲這種無止境地累積的美元，應該拿來做什麼用才對。有人建議現在是時間了，可以把美國博物院中及私人收藏的，日本的藝術瑰寶買回來。另外有人則說日本應做出一個偉大的姿態，要把這些美元歸還美國，以表示感謝在戰後艱苦的日子裏，美國對日本的親切行爲。一時在海外日本各種不同的大公司和政府本身，對美國的大學，慷慨捐輸大筆的款項，又建立了日本基金，來促進更大的了解，當日本的繁榮引起不但是妬忌，而且是憎恨的時候。

甚至就在從事這種努力去改進文化關係時，也許是因

他們自己的成功所使然，日本人好像對於別的國家失去了興趣。雖有空前大量的日本人出國旅行是確實的，但是這種經驗更使他們相信日本畢竟是最好的地方。成千上萬的日本遊客，每隊都有一個持有紫紅色或天青色的小旗的人做領隊，這是在每個歐洲的大都會中所常見的現象，而那些時髦的商店門口，都掛出招貼，斷言「日語在此通用」。但是除了紀念品外，出國旅遊的人，很少買東西回去的。對於一部分人，旅行的高潮，就是在忍受多日吃了西餐之後，在巴黎或倫敦的一家日本餐廳中吃到的那頓日本飯菜。他們好像不久以前的美國遊客一樣，在美食者花園的中央，卻想吃一杯冰淇淋蘇打。

多少年來，訪問日本的外國人，不管是文學家或藝術家也好，或是普通的商人也好，都免費地勸告日本人保留他們自己的傳統，而不要一味模仿西方。在大多數的情形，這不過是相信日本女人穿和服比穿西裝來得更加好看而已。但至少外國文學家認爲日本回復傳統以後，也許會影響他們的作品譯成日文時的銷路。事實上，過去幾年來，一般日本人對外國文學的興趣，已有顯而易見的減低，那些在英、法、德等國文學方面有名的權威學者，現在一般都寫起日本文學來了，因爲報章雜誌上所要求的文章，都是這一方面的。對日本傳統藝術的興趣，也有了顯著的復興。日本人自己也曾再三地預言，他們的「能」和「文樂座」，是命定要消失的，因爲年輕人都只對於更現代形式的戲劇，感到興趣，但現今那種古典戲劇上演時，通常是非常賣座，那怕票價提高到過於昂貴的程度，仍然客滿。教授「能」劇歌舞的老師，一下子大爲走運，簡直忙得不可開交，全國各地都來聘請。我有一個朋友，每週都要到外地一個汽車工廠去，在他們的員工俱樂部，教人表演十五世紀的戲劇。在日本愛好西洋歌舞的人很多，當意大利或德國的聲樂家來訪問演唱時，可以賣到高達美金五十元一張的票價，但在東京演唱季節，一年不過一、兩個星期而已。對照起來，日本自己的「歌舞伎」，卻一年可以演上十個月，而且有兩個大戲院同時上演，戲票一下子都搶購一空。雖然有一個時候，聽衆好像有縮減之勢，但不久又恢復了。甚至日本的和服，也開始復興起來。在商店和工廠中，仍然不能用和服代替洋服，但是每個日本女孩子都至少要裝備一襲好的和服，而百貨公司的女店員，在新年時也都要穿上傳統的和服炫耀一番。男人們對恢復穿和服的事，比較反應要緩慢些，但在去年夏天，甚至年輕的一代，老式的薄麻紗馬甲「甚平」（jimbei），也突

然流行起來了。

日本人全神貫注於他們自己，由於近年有如洪水泛濫一般出版大批關於日本人及其特性的書，便可看得出來。這些書決不是專限於讚美日本國民性的，而有些日本人好像很喜歡自認無論好壞，都是與衆不同的。對外國人缺乏了解的表現，常要使他們深悔不該，但大多數的日本人好像相信，在任何情形中，外國人也並不眞正了解他們。自我批評是很普通，也常是誠懇的，報紙提供相當的篇幅，來發表外國的批評。近來有一個週刊雜誌，發表了一百多項泰國大學生，對住在曼谷的日本人的行爲，表示不滿的情形。日本首相訪問東南亞時所遭受的不友善的待遇，曾擴大加以報導，也許可以使得有些日本人認眞地反省一下，在那個地區有改變他們的戰術的必要，但是一般人還是固執地相信，那是日本人受到誤解和遭到疏忽了。

大多數的日本人都是很以他們的國家爲榮，而怨恨外國人對他們的批評，除非是最溫和的說法。但有些人卻已達到了幻滅的階段，由於早幾年物質上的繁榮，使他們幾乎壓倒了美國人的樣子。巴西移民局一度因申請前往移民的人數太少而關閉，現在卻又重開了，不過要移民去巴西的，不是以前那些夢想去南美叢林中挖金的農民，而是一些年輕的日本人，討厭了日本的生活，而想去換換環境的。除了一小部分兇暴的冒進派，他們的活動時常成爲報上的頭條新聞的以外，大多數的日本人至少在表面上，是和社會所期待他們做的一樣。但不滿情緒的伸張，從近日反對黨的勢力增長上看來，是很明顯的。

關於災難降臨的預言是很多的。目下一部暢銷書名叫「日本島國的陸沉」（注三），用科學小說的筆調，但又帶有比喻的意向，來描寫日本沉到海底而消失不見了。就是那些不太過激的人，也預言日本很快就會變成一個環海既無生存的魚類，也無任何海產生物的國家了。在旅遊海報上有名的，青波上金光蕩漾，一些可愛的小島，點綴其間，風景如畫的日本內海，現在已經大大地受到污染，從那海裏抓到的大部分的魚類，都已宣佈不適於人類的食用了。在別的沿海風景區，污染所達到的程度，是人吃了當地的魚，就要變成殘廢，甚至死亡。在山區的情形也不比海邊的好得多少。當我十二年前第一次訪問小城安中（注四）的時候，那不過是一個稻田環繞，滿地塵埃的地方，今天再去看時，街道上都鋪好柏油了，還有了一個巨大無比的鋅廠設在那裏，向四方八面伸出觸角來，而在稻田中所收成的穀子，卻由政府全部收買了去，加以燒毀，因爲

其中含有鎬的元素。

有了這些明顯的例證，難怪現在很多的日本人要反對政府重建日本島嶼的計劃，要把超速火車伸展到遼遠的地區，以便開發它們的工業，到現在爲止工廠都集中在從東京到神戶的沿海岸線上。那期待中的火車，每隔幾分鐘就要轟轟地吼叫着經過住宅的後院，自然會使許多人爲之喪胆，但這還是他們所憂慮的最小的一部分。對於其主要資源只有人力的國家，工業化一直好像不失爲一種解決的辦法，可是現在看來，就覺得很爲不利了。有些城市已經不允許有人去建工廠，那怕可以增加稅收，因爲人們担心傳統的生活方式將要被那些突出在他們當中噴火的烟囪所破壞呢。

能夠慷慨地拒絕別人來建工廠，只是因爲日本現在沒有受到失業的痛苦。目下，日本勞工感到非常缺乏，雖則二十年前，人們提到日本人口過多，莫不絕望地搖頭歎息，反觀現在這種情形簡直令人不可思議。許多富裕的家庭，以前可以僱用三、四個僕人，現在卻一個都僱不到了。在東京都的街車上，一向在司機以外還有兩個售票員，但現在售票員由那聲音悅耳的錄音帶所取代，司機到時一撳扭掣，它就報告要到達的車站名。旅館門廊上，原先擠滿了男女侍者等人，而現在都不見了，客人也許會接到通知，說房間內絕對沒有侍者服務了。甚至在時髦的大餐廳中，那兒的帳單高得可怕，令人不能想像。女侍一到晚上九點鐘，就可能問客人要不要她去代叫計程車回家。如果客人不了解她是在下逐客令，女侍過十分鐘又會再來，這次已經把和服換掉，穿上洋裝了。她一來就催促客人立刻去預定一輛計程車，以免太遲叫不到車子。

如果汽油危機或是別的什麼災難，造成眞正的失業問題時，又將發生怎樣的情形，就難以想像了。也許大家又會一窠蜂似的要向南美移民，如大戰剛結束不久時的情形一樣。

著名的電影導演和製片人武智鐵二，曾直言無隱地幾次公開反對美國的電影，現在想以自由民主黨的身份，競選議會的席位。他明顯地作出結論說，美國對日本的威脅，早已不嚴重了，眞正對日本的危險是蘇聯的統制。他一度開玩笑地描述他的政治態度是「攘夷」，意指逐出夷人的勢力。這是一百年前人們反對開港與西洋人通商時所用的字眼。無疑地那怕是現在的日本人，還有對外國人恨惡的殘餘情緒。短期的旅客是不容易察覺出來的，他們只感到對外國人彬彬有禮，甚至恭順有加，遊客的印象差不

多都是這樣，但是那些給日本民衆閱讀或觀看的文學作品，電影和電視節目，就常要顯露日本人對外國人的意見的另一面。例如電視上最近上映的一部描寫舊金山的紀錄片，並沒有介紹那兒秀麗的青山和可愛的海港，而只映出一列系的吸毒者、放蕩的婦女解放者、時尚的熱狂主義者，以及諸如此類的情景。這一切都使大多數的日本人看了厭惡的。這決不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今日許多日本人對美國普遍的印象，是把美國看成一個危險和「病態」的國家。當然，有些日本人要爲這些特質所吸引，而感到好奇和興趣，不過如果我對一般的日本人說，我住在紐約，那反應並不是羨慕——如五年前所有的——而是驚異我怎樣可以在紐約住上這麼久，還沒有送命的。有個朋友寫了一篇美國遊記，卻被一個文學雜誌迫令他五度易稿，直到符合讀者所期待的「病態美國」的形象爲止。

美國並不是受到壞的烙印的唯一的國家，英國也通常被寫成一個消耗了的國家，甚至蘇聯，現在也公開地受到批評，說它虐待知識份子。在歐洲的國家中，只有瑞士，好像享有絕對不可分離的愛情，無疑地是因爲它的社會秩序和未被汚染的名山，但是最有利地引起注意的國家卻是中國。沒有幾個日本人能在近年去訪問中國——比起每年成羣結隊去歐美遊覽的日本人來——他們在那裏的所見所聞，並不是人人都喜歡，不過報導卻差不多一致地讚美。電視上的中國紀錄片，顯出婦女高興地在刺繡和織地毯，笑容可掬，因爲現在，據報告員告知我們，這些貨物都是爲一般民衆做的，而不是爲濶人做的。如果美國被界說爲「病態」的話，中國便總是被描寫成爲健康的，愉快的，而且突飛猛進的。中國人民的簡單樸素的生活，以及他們對政府的信任，那怕在物質享受上的艱苦，在老年人中引起鄉愁，對青年人卻提供了希望。在龐大的機構中，只有少數人受僱的資本主義制度，似遠不如中國這種意味深長的，大家蒙受其利的生活。

有時候，如在這次的能源危機中，日本重回到他們未來的悲觀主義，在大戰後的歲月中，這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勞動力及從海外取得的原料，兩種價錢不斷上漲，使日本貨的價錢，也非提高不可。他們急想知道怎樣才能保持他們的市場，如果他們的貨物定價早已不能與人競爭的話。縱令發生更可怕的非常時期，他們也懷疑任何別的國家會來對他們援手。有人譏諷地問：美國是日本的朋友，現在會做點什麼事來減輕日本的短缺呢？另外有些人，包含一些國會議員在內，用傳統的方式簽好了一份血書協定，

贊成重新武備，包含原子武器在內，爲着維護在權力政治時代中的日本的權利。雖然如此，絕大多數的日本人，對於任何具有軍國主義氣味的東西，都深惡痛絕。國防經費對於國家總生產量的比例，是百分之零點八，任何一個大國都沒有這樣小的預算，即令目下的危機延長下去，也不會有太多的人叫嘯要顯示力量的。

有些日本人卻歡迎這次的危機。他們主要是四十歲以上的人，還記得他們小時所受的教訓，知道節約和因陋就簡的重要。即令他們現在用汽油或煤氣來烘暖他們的住屋，他們還很懷念地記得舊時的冬夜，他們燒的炭火，用被子蓋上兩腿取暖的情形。他們感覺只有在危機的時候，日本人才會顯露出對他們最有利的美德來。對現今汽油短缺而引起的困境，電視台舉辦了一個節目來徵詢國民的意見。有一位老太婆走向擴音機前，聲稱「我知道我現在要說的話是不會受人歡迎的，不過，如果我們買不到廁所用紙，與其來憂慮不曉得要怎樣辦才好，我想我們不如根本不用它，不是更好嗎？我們從前也不用什麼特殊廁所紙的。在必要時任何一種紙都行，而且如果情形變得更壞，我們什麼紙都不要，像印度人和印尼人一樣，用水一洗也就行了。」聽衆的反應是對她報以最熱烈的鼓掌。不顧對他們的苦境發出許多絕望的叫嘯，日本人好像還是相信，如果受到測驗的話，他們是可以克服各種障礙的，如果這要牽涉到忍受痛苦的話，那也不是在日本歷史上的第一次吧。

（節譯自紐約時報週刊雜誌科大日文教授 Donald Keene 寫的 Letter from Tokyo）

（注一）Corinth 的邪惡無道的王 Sisyphus，死後打入地獄，被罰搬運巨石到山頂去，但搬到後那石頭隨即又自動滾下山來。

（注二）由於美國的壓力把原有的 US$1.00=¥360.00 的規定，改爲自由浮動，使日金馬上落到 US$1.00=¥260.00 日金增值，日貨輸美大減，美貨輸日大增，給日本一大打擊。

（注三）作者爲小松左京。

（注四）屬羣馬縣。

雨中聯想

江映瀾

一

霎時間，天黑、雷鳴，豆大的雨瓢潑地下着、下着。積聚已久的一股壓人的悶熱，彷彿在那一瞬間已開始消散了。

雨挾驚雷，使勁地打了一陣子，然後是雨過天青，給人們帶來了涼快。

我就是喜歡那夏雨。因爲，它似一個直性子的友人。當它以你爲可傾訴的對象時，就把心也掏出來了。如果說雨也有性格，那末夏天的雨就像這一類心快口快的人，它一要來，常常使你無法措手，不管你是個什麼人，只要你走避不及，都會毫不留情地把你淋得狼狽萬狀。然而對於躲在屋裏的人，這種快雨只像個頑皮的孩子。雨過天青，推開那扇在急忙中關起來的窗戶，一股帶濕涼味兒的清新空氣就會直衝鼻管而來，那時，你總要忍不住溫情地想：最好明天再來一次！

更喜歡晚上的夏雨。那是爲了它的清涼。當那都市的繁忙緊張在白天擠壓人們的神經，而像白鴿籠似的居室又在晚上煎熬人們的軀體時，那夜雨的清涼，就像甘露似的

滴進你的心田，使那原本荒蕪或愁苦的夢境，開出甜美的花朵。

在那被遺忘的都市暗角，夏雨是個非常公正的清道夫，經過一夜的熱情清掃，早晨，那橫街窄巷就會顯露它原來的潔淨顏容……。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去，人和雨之間常常存在很大的矛盾。十一年前，此地因爲缺雨，人們要經受四天四個小時的食水供應；七年前，此地再因爲缺雨，人們還得經受四天八小時的食水供應；八小時比四小時，雖然略有改善，那只是由於一種盡人皆知的江水越山來。可見，人們對於雨是那樣急需、渴求。一年前，那隔天制水的聲浪仍然甚囂塵上，終於還是因爲連綿不絕的幾場暴雨，解了此地幾百萬人的愁眉。

也有人怨雨麼？——有的。三年前，六月的一場暴雨，使一個安置區的幾百戶木屋成了汪洋，人們在黑暗裏如困滔滔激浪之中，雖然僥倖不曾喪失生命，也是傾家蕩產收場。兩年前，因爲一場暴雨引致山泥傾瀉，又一個安置區的一百幾十人幾乎慘遭活埋。至於每一年的暴雨之後，那些零零散散的危樓塌屋就更不待說了。

但是，不管怎樣，我仍然喜歡夏雨。

雨本身是無罪的，只是由於社會不健全，人謀不臧，沒有妥爲設防置備，這才釀成所謂「天災」，其實「天災」說到底還是半出於人禍！

二

清晨，帶着惺忪睡眼跑出家門，一踏上巴士，突然昏天暗地，大雨立刻就傾盆而下。坐在車廂內，有點慶幸自己的及時避過，要不然，在無遮無蓋的馬路上，自己又沒攜備雨具，眞不知有多狼狽啊！

下車，雨停了。經過一家戲院門前的當兒，忽然間又下雨。雨聲還夾着驚雷。於是只能像別的趕路行人那樣獃在那家戲院門前舉頭望天。這當兒，忽覺小腿下有一縷輕微的暖氣，一種痒痒的潤濕，跟着直覺脚下似有物體移動。

誰？我本能地感到失驚。趕快低頭看，那物體又不動了，一縷安詳的暖氣又有規律地呼呼而出。

啊！我因爲看清楚而再次吃驚：那是一雙小兄弟。在一件已不辨顏色的大人布衣下，他們睡着了。哥哥摟抱着弟弟，兄弟二人臉對着臉。

他們睡得那樣的甜，經過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也

經歷一連串的驚雷；雨水看來很快要滲到他倆睡着的水泥地。

這樣睡着，會招涼啊！——一陣陣疼惜之情不禁從心中湧起。很想蹲下去叫醒他們。可是，叫醒他們又怎樣呢？叫他們回家去？叫他們坐着，等雨停了太陽出來才再睡覺？還是……。

這樣想着，心裏不禁產生另一種難過：面對兩個如此叫人憐惜的孩子，自己竟然想不出一個關心他們的辦法。

在無法可想而又不忍離去的當兒，我靜立一旁看他們的睡態。這一雙小兄弟的臉雖然汚垢，看得出長得十分相像，由於臉對着臉使人更覺他們就像孿生的兄弟一般。從他們的身長去量度，那弟弟最多只有四歲，而作哥哥的也許還不夠七歲吧？——他們都比我家孩子小。但是，看那作哥哥的何等愛護自己的弟弟啊，他把他的一條小胳膊墊放在弟弟的脖頸下，又用另一隻手摟着他的腰。我從未見我家的兩個孩子有如此親密的睡態，相反地，我還常常看到他們鬧別扭，爲一點小小的事吵架呢！我想，如果我是他們的母親……啊，他們的母親——他們的母親一定在，一定剛才還在，看那大人衣服蓋得是那麼完好——他們的母親呢？也許正馱着生活的重担向風裏雨裏去奔波！

雨停了。身旁的人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散盡。可是，我的心在下雨，而且響起了驚雷。

日籌辦紀念魯迅展覽會

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魯迅先生逝世三十週年。日本朋友們準備由該日起舉辦一個紀念魯迅的展覽會，展覽會全名爲：「魯迅——其人及生活展覽會」。擬先在魯迅當年留學日本的仙台市展出，然後再轉到東京、京都展出。

是次展覽的展品，將以上海市魯迅紀念館所收藏的魯迅遺物爲中心，主要是由中國方面提供的，包括有魯迅生前寫作的原稿、書簡、衣服、筆、硯、墨等，同時魯迅在上海居住時的書齋全貌也將以攝影或模型在日本展出。這是第一次由中國方面提供展品在日本展出的魯迅展覽會。

殷信

外國文訊

歸來猶向夢中尋

（新加坡）蔡欣

香港老畫家任真漢先生五月來星，携近作山水畫百餘幀，作第二度展出。七年前拜賞高卷，印象猶新；今更於展覽廳中隨先生妙筆壯遊三日。意興無窮，因漫寫數題以誌之。

西樵山遇雨

所有的山都濕了……
……什麼時候
雨　已開始在這畫幅裏
大片大片地皴染
（什麼時候
畫家的筆
已在千峯之間
揮落萬點酣暢？）

想西樵山前　奇景縱賞
畫家的心
早寫入層層翠巒
而展覽廳中　雨意逼人
我們的鬢涼　髮涼
頰也涼

雨自這一峯來
雨自那一峯來
雨自峯外天外來
呵呵　雨自畫家的
胸中　筆下
奔騰而來

寶成路上

猶記得那些歲月
千巖刺天　藤蔓蔽日
虎嘯　狼嗥　猿啼
滿山滿谷迴蕩着
聲聲泣血的悽厲

曾幾何時
天也老去
鐵道是虹
直飛長空
鐵道是手
把諸多不可一世的
山　制服在臂彎裏
於是有列車自洞中
迎向萬丈深淵
　　壑底
或有急湍奔流

興坪螺山

歲月已翻身
年輕的老畫家呵
喜見你揮毫寫新章
欣聞滿山滿谷迴蕩着
列車歡笑的
隆隆的音響

江是清澈的
可以照見
漁舟　白鷺　簑翁
屋宇是玲瓏的
朱色的明瓦
在一片翠綠中
妝妝點點
所以　夢
是屬於興坪的①
比春雨的灘江
更秀
更妍

何況山如螺
玉立生姿
如塔
寶相莊嚴
何況層巒叠翠
如重重神秘的
簾

風或者很爽
舟或者很輕

要不然山窮水復之前
怎麼只剩下紅帆一點

記畫家揮毫

耳的聽覺雖失②
心的聽覺
却能直搜千里外的
萬水千山

居庸關　劍門　新安江③
這記憶中的
縷縷夢魂呵

一枝筆就夠了
半硯墨就夠了
當然　再加幾許
朱砂和石青
再加幾許情感的醞釀

醒時方驚覺——
山已在呼吸
水已在歡唱
雲已在翱翔

收筆卓立
神采仍飛揚
從此藝壇又添幾卷
壯麗河山

註①　任先生題興坪畫詩中，有「歸來猶向夢中尋」之句。茲借爲拙作詩題。
註②　任先生二歲時即因病致聾。
註③　此爲任先生五月十一日於展覽會堂中當衆揮毫之三幅山水。

黃蒙田

桂林山水

一

「是第一次遊桂林嗎？」

「不。三十六年前，我在這裏住過一年。」

「這回是舊地重遊了。」

「可以這樣說。但也不能這樣說。」

這是五月底一個雨後的下午，在伏波山上一座面臨灕江的台閣欄邊，我和陪同出遊的桂林朋友的對話。

台閣依着伏波山向東的峭壁而建，碧青的灕水在下面橫過。遠望桂林全市一片蒼潤，雨後的雲氣在拔地而起的石筍山前浮起，一層接着一層淡下去。忽然看到平地突起的兩座綠色濃得帶黑的山，那是獨秀峯和叠綵山，朦朧中還看到七星山和穿山，灕水像閃光的玉帶橫過桂林向南流去。我靠着欄邊眺望，對着眼前的山光水色思潮起伏。別人也許不相信，這樣寧靜、優美的境界也會引起內心激動？同樣的自然景色喚起人們感情的反應可能各異，此刻我想的可能和別人想的並不相同。桂林，對我來說是舊地，現在又來了，桂林已經不是我曾經待過的那個舊地。不錯，這個地方我曾經很熟悉，然而現在却是那樣的陌生。說是重遊，實際上的意義却是新遊。

旅伴當中許多是第一次遊桂林的。他們得到的印象正如他們早已

嚮往的和想像的那樣美——甚至比這個更美。呀，多麼美好的山水啊。他們一進入這個境界只能以詩人的熱烈感情去歡呼、讚美。他們眞幸運。我是這樣想的：這裏的山水經歷過悠長的苦難的時代，而我曾經在那樣的時代分担過它的痛苦。陪同我們出遊的桂林朋友說，正因爲你了解昨天的桂林山水，那麼，你對今天桂林山水的感受可能更深，你將體會到今天桂山水之美具有的深刻意義。

我想，桂林山水的意義不單純是像它的字面所指的山水那麼狹窄。山水美還是不美，是山水處於怎樣的時代和怎樣的社會決定了的。這就是我們感覺到桂林山水從來沒有今天那樣美好的根本原因。

二

還認得桂林麼？陪同出遊的桂林朋友問我。

如果說以獨秀峯、象鼻山和伏波山之類作爲桂林的標誌，我是認得的。對整個桂林和陪襯桂林山水的其他事物來說，我不可能認得。我像一個初次來到的遊客一樣，對一切都是那樣新鮮和具有强烈吸引力。

桂林從本質上起了巨大的變化。

攝影家們喜歡攀上叠綵山或伏波山絕頂拍攝桂林全景。出現在畫面上的是向南蜿蜒而去的灕水和貼着它的平坦多樹的江濱大道，綠樹叢中新建的紅瓦三層樓房有規律地排列着，透過解放橋，一直看到穿山和塔山。這是一個充滿了蓬勃生氣又清新雅緻的城市。這是一個被青山綠水包圍着的城市。我保留了一幅在相同角度但拍自過去了的那個舊時代的照片，那就是我在這裏的時候的舊印象。破舊的房子像經過一場颱風一樣，江濱是一條狹窄曲折永遠濕漉漉的水街，遠山的雲氣不曾使這個山城增加一點詩意而是使人感到窒息的沉沉暮氣。你會說，那時的灕水不是一樣的清澈如玉帶麼？獨秀峯不是一樣的青翠麼？我說，是一樣而絕不一樣。如果你了解一個人在不同的社會的心境有多麼大的差異，就會明白我以怎樣的感情對待眼前的山山水水。灕江還是先前的灕江，獨秀峯還是先前的獨秀峯，但是我的感受和先前絕不相

同。

那一天隨着旅伴們攀登叠綵山。很難相信，曾經在桂林待過一年的人當年竟不曾登過叠綵山。一來那時上山沒有現在我們踏着的完整石級和扶手，二來那些日子也實在沒有欣賞秀麗山色的心情，而此刻是悠閒、安全地拾級而上，在感情上說就不可同日而語，那橫斷的岩層像斑爛的綵緞重叠，彷彿從來沒有此刻好看。過叠綵亭，摩崖「江山會景處」提醒每一個遊人，「欲窮千里目」，從這裏攀到頂峯，便是俯瞰桂林最好的所在。過叠綵樓和望江亭——這個明代建築原已崩塌，現在是重修過的，到此是漸入佳景了。上山的石級修得完好，又加上鐵欄，上最後一段山路並不吃力，輕易便到達絕頂明月峯，坐在拏雲亭裏休息了——陪同出遊的桂林朋友說，以前這裏沒有亭子，只有亂石雜樹和野草，拏雲亭是叠綵山踏入它歷史的新時代以後修建的，爲了方便遊人在這裏小憩，瞭望桂林山水。

在明月峯上，眺望桂林四周，羣山環抱，由近而遠，層次分明；青玉似的灕水蜿蜒流去，穿山而出。紅瓦的樓房在綠樹叢中，湖水被染得全是綠色，遠遠望來，眞是滿城蒼翠。東面濱江大道和灕水並列向南伸展，伏波山突然從江邊浮昇。城裏的密林和樓房像海市，獨秀峯平地矗立，有如童話裏的仙山。順着現代化的解放橋望去，七星山在烟霧中，花橋隱約可見。人們心想，灕江兩岸，山明水秀，多麼寧靜的境界啊。也許你沒有想到，那裏平添了很多廠房，運輸卡車忙碌地來去，和江上的竹筏隊伍相映成趣，在寧靜中有緊張。

在這裏極目南望，象鼻山正如它的名字那樣像一頭大象在低頭喝水，更遠是塔山和穿山，景色依然是那樣誘人。如畫的自然裏出現了排排廠房，烟囪冒着帶黃色的白煙，在青色的喀斯特山背景中顯得格外突出。對了，那是瓦窰，那是鋼廠，桂林的新工業區。歷史悠久如詩似畫的山水，從此添上了現代化的特色，這些特色還要一天比一天擴大。

回頭北望，境界爲之大變，眼前是萬頃平疇，綠色的早稻一望無際，雖有劃分的田基而看來像連成一片，這是公社化以後農村才出現的新貌。間中有些白色平房被樹木環擁着的村落，打破了綠色田野的單調。綠色由深到淡，再到帶着灰濛濛一片，彷彿筆架的遠山就在那裏一排一排又接着一層一層，層次分得那樣細緻，看來像畫家用水墨在宣紙上渲染出來的朦朧境界一樣。

看呀，這邊的山才叫大氣魄呢。有旅伴忽然用讚歎的聲調在喊着，顯然他是爲桂林山色之奇所激動了。順着他看的方向望去，那是西面，石山就在明月峯對下一座一座星羅棋布，老人山有如環抱桂林市區的屏障，更遠些是西山，山後便是橫過桂林市中心向東和灕江滙合的桃花江。雨後的雲氣輕煙似的飄浮在山麓，一排石筍山像在海中浮動，山頭的青色格外深沉；雲氣飄浮在石筍山的中部，青色的羣山攔腰被分爲兩截。白色輕煙明顯地襯托出一座又一座高壓電綫和正在操作的起重機，也襯托出公社新蓋的紅瓦白牆樓房。人們在神往於這裏的山景時，因了有勞動人民改造自然的痕跡，而彌深領會到桂林山水有更豐富的內容，有更濃郁的時代色彩。

三

午飯後，獨自到街上去。我想在這裏找尋記憶裏殘留着的舊印象，雖然那些舊印象對我來說是痛苦的。憑時序說已是初夏。昨晚下了一場雨，直到現在還在下着微絲細雨，很有點暮春三月的感覺。在別的地方旅行遇到雨天是煞風景的事情，但桂林山水的情況却兩樣，下一點小雨，這裏的山水就會出現另一種情調。按照這樣的經驗，我對這回雨中出行其實是十分喜歡的。

到市中心去，首先得沿着一條整潔平坦的林蔭大道環繞半個湖。這湖原是杉湖和榕湖組成，由於兩處各有幾株古杉和老榕，兩個湖以青帶橋爲界，自宋代開始就存在了，現在就只稱它爲榕湖。湖水碧青，湖畔林木密茂，有曲橋通到湖心的綠洲，洲上有綠瓦紅欄的湖心亭。榕湖比西湖小得多，色彩也沒有西湖那樣濃艷，它雅緻清淡，每一個遊人都愛上了它的寧靜幽美。此刻細雨如粉灑落在湖面，灑落在湖畔的桂樹和柳樹，從這邊遙望對岸一片灰濛，淡淡的遠山看來就更遠了。我在記憶中搜索過去了那個舊時代這裏的印象。那些日子這裏不常到或根本就不能到，榕湖這兩個字就意味着只是一些特權者才能進入，環湖的花園洋房當年住的就是那些特權者外國人。晚上，他們在燈火輝煌的洋房裏酗酒飲宴，跳舞作樂，而那些心裏忍受着最大痛苦裝着笑臉的「吉普女郎」雲集在環湖路上找尋顧主……榕湖曾經有過一段屈辱、

痛苦的日子，正因爲這樣，我才感覺到此刻的榕湖加倍的美麗、可愛。

沿着中山中路轉到解放東路——它從前叫桂東路的時候我每天在這裏走過，但今天對它是這樣的陌生。加快脚步向東走去，我這個過客此刻只是爲了想看看那座橫跨灕江新建的解放橋。我走到橋上，彷彿遇到久別的親人那樣撫摩着橋欄。靠在欄邊向南望去，江上白茫茫一片，愈遠愈淡，岸邊的山峯像浮在水上的縹緲境界，象鼻山和塔山只看見一個灰色的影子。橋上人車來往頻繁，沒有人理會我，也沒有人知道我想些什麼。三十六年前，我每天幾乎都從這裏進城，然後又通過這裏回到龍隱岩後的施家園去。那時賴以渡過灕江的是一座浮橋。用五十隻舢舨接連着，船頭船尾串着同一條鐵鏈，繫在兩岸的鐵柱上，舢舨上鋪着木板。這就是浮橋了。記得有一回水漲，急流冲斷了鐵鏈，舢舨和木板隨水飄去，交通斷絕了好些日子。我想，比起中國近年在別處修建的許多橋樑，解放橋工程不算宏偉。我想起的不是這個。從浮橋到解放橋是兩個時代，這之間引起人們思索的問題很多，而有些問題也可以從一座橋的消失和另一座橋的出現而得到回答。

在解放橋上，與其說我在這裏看灕江兩岸的山色，不如說在這裏思想更爲恰當。此刻我又想起一箭之遙的花橋。這座建於十五世紀的木橋到十六世紀改建爲石橋，二十多丈長橫跨和灕江並排的小東江，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橋樑建築之一。記憶裏還留着舊花橋的印象；上蓋剝落，橋身殘破，磚石縫中長出野草雜樹，老態龍鍾的模樣實在叫人担心。橋上、橋前和橋後擠滿了地攤，賣桂林米粉的、賣柚子的、賣故衣的，正橋部份尤其擠迫得像個鬧市。從橋上到橋外，加諸於花橋的就是這樣沉重的負担，它只好奄奄一息過日子了。新時代對一切事物都帶來了生機，連年紀老邁的花橋也不例外。當我再看到它時，花橋面目一新，它誠然古老，但沒有老態，反而閃耀着青春的光芒。爲了使附近的環境開濶、優美，對花橋之美起着烘托的作用，橋西兩岸闢成花圃，深綠色的桂樹和嫩綠色的柳樹相間，襯起朱漆的紅柱長廊，想來盛夏天時，在這裏看小東江的流水穿過花橋四拱，眞是一個消夏的好去處。此刻細雨如油，看來就有「花橋虹影」的意境。抬頭一望，古木參天的月牙山就在背後，看到傍崖而建的襟江閣的一角飛檐了。

忽忽趕回住處去。旅伴們正束裝就道，我又參加到他們的行列出遊去了。

四

桂林，是不是因了這裏桂花成林而得名？事實正是如此。「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唐代時就以桂樹出名。這裏的小街大路，江濱湖畔，山麓林蔭，園圃公園，全都植滿了桂樹——那是金桂、銀桂和丹桂，還有四季桂，這許多品種要到開花的日子才能分別出來。七星公園裏桂花如海，壯觀得很。陪同出遊的桂林朋友說，要是我們在秋天來遊桂林就好了，那時候到處都可以聞到桂花的芳香；還沒有到七星公園，一陣幽香撲鼻而至，你帶着桂香進入七星岩，經過三里路從後岩出來，駱駝山下又是另一個桂海，桂香依然在等待着你。我們來得不是時候。當我們在桂樹林下穿梭來往，坐在桂樹海洋中的茶座品茗的時候，是完全可以想像以至體會到這種迷人境界的。

人們都說，桂林的山眞奇。平地上羅列着千姿萬態的奇峯，形態實在美得出奇。這是外形的。更奇的是這些山都有岩洞，這是山的內部。岩洞，和山、水三者是構成桂林山水特色的主要因素。

岩洞裏石乳凝成的奇異形狀是大自然的傑作。進入七星岩或蘆笛岩，人們很少不用驚叫代替讚美，由於裏面神妙的鐘乳石都是人類無法想像的形象，也許是飛禽走獸，也許是山水花鳥，也許是人物情節。我不知道是否由於岩洞被水冲刷的時間有久暫之分，一如彫刻家的創作有不同的風格一樣，七星岩的粗獷大筆和蘆笛岩的纖巧細緻是風格上的差異，雖然岩洞裏的「彫刻」不是藝術而是自然形成的自然形態。在岩洞裏時走時停，嚮導娓娓報告，那是白兔，那是大象，那是犀牛望月，那是峽谷虎穴，那是獅子送客，經她一一指出，誘導你去仔細端詳，覺得果然相似，而且是那樣的生動。那是玉谿洞府，那是七寶纓絡，那是女媧殿，那是石林幽境，初看還有點猶疑，突然燈光一亮，紅色和綠色的射燈照來，像經過巧妙設計的舞台佈景，像神話世界裏的水晶宮，果然就是她指出的景色。不錯，這是自然景色，而我們這樣的感受却不單純是自然，而是人們以自然爲基礎，通過豐富的想像，以自己的智慧和勞動設計出來的。

在七星岩裏走着，一面看有照明設備的鐘乳石景一面回憶。從前到岩洞裏去是藉了火把照明，洞頂和洞壁上許多栩

栩如生的形象被薰得漆黑，現在還留下了永遠洗不掉的痕跡。從洞口到裏面不到一百尺，當年有一個時期我幾乎每天都有一次倉皇地跑進來，爲了躲避空襲。岩洞裏有一處地方我記得很清楚，每次進來都是在那裏墊一張蓆子坐下來，把背包往岩壁上一靠，有時就這樣睡着了。

五

我們都知道有一句話叫「桂林山水甲天下」。是不是說，桂林山水在全國範圍內實質上最美？

我們時常遇到一些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桂林山水和別處的山水比較那裏更美？

我是這樣理解的：「桂林山水甲天下」不過是對桂林山水讚美的誇張說法而已。把桂林山水和別處的山水作硬性比較，是不合實際的。

桂林山水有自己的特點。它不能代替別處的山水，猶如別處的山水不能兼有桂林山水的特點一樣。黃山的奇雄和華山的險峻不是桂林所具備，而桂林山水的秀麗，纖巧也是黃山和華山所沒有的。

桂林山水很美。同樣，黃山和華山也很美。我們不能說桂林山水比黃山或華山更美，「甲天下」只是對它的山水之美的形容字眼吧了。

不過，從這個角度出發比較是可以成立的：桂林山水什麼時候最美？回答是你已經知道的，那就是桂林山水眞正回到人民懷抱裏的時候最美。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

遺腹女

金依

夏夜。月色並不好。荃灣的山上，本來可以看見滿天的繁星，但是近年來，荃灣發展成爲「衛星城布」，市區裏霓虹光管多起來了，晚上，冒起一片淡紅色的烟霞，沒入雲霄，倒把繁星的光芒也蓋過了。

九點多鐘了，這個山村，給那片矇矓的烟霞罩住，却還可以看見白色蜿蜒的山路，山路上的石階，和路旁一片茂密的竹林。

矇矓中，兩個人從一間鋅鐵皮木屋慢慢走出來，是一男一女，男的捧着一碗飯，女的端着個碟子，碟子裏頭是些餸菜吧，出了門，女的回頭叫：「英霞，看着妹子們，爸爸到外面石階吃飯，那地方涼快一點。」

跑出兩個幾歲大的小女孩，喊：「我們也去！」

「別去，做功課！」一個大一些的女孩子跑出來，把兩個小女孩拉進屋子去了。

男人和女人，走到竹林邊的石階上，坐下來，女的把碟子放在石階上，讓男的吃飯。

男的默默的吃飯，不時輕輕的咳嗽。

朦朧中，可以看見男人尖削的臉，疲乏的神情。

他，四十來歲，對面担心地看着他的，顯然是他的妻子了。

「灶哥，我今天已經買了紅花歸尾，我想等一下，把它煎了喝。」妻子小心翼翼地，看着丈夫：「肚裏這個，不能要了！」

「誰叫你買的？怎麼不要？」灶哥停了扒飯，急躁地瞪着妻子：「這個一定是男的！」

「我就担心，又是個女的！」妻子低下頭來，聲音很小。

「如果還是個女的，那是上天絕我的後！」灶哥用筷子指着天空：「我沒話說，心安理得！」

「那你眞的還要這個！」妻子抬起頭來，關切地看着丈夫：「第六個了，你天天開夜工，天天在瘦。這近來，你天沒亮就走，摸黑才回來，我還沒在太陽光下看你的臉是青還是白……」

「別說了，沒什麼。」灶哥說：「英霞也可以做工了，我叫人帶她入工廠！」

「她十一歲未足呢！」妻子驚呼：「還有一年才小學畢業，你也讓她——」

「女孩子，打什麼緊！」灶哥道：「你唸過書沒有？她比你幸運多了。如果添個弟弟，她們五個，都要做工，讓弟弟上學！」

「灶哥！」

「你知道，我只兩兄弟，我哥哥沒成家，一把年紀，也沒人肯嫁他。」灶哥說：「現在，就看你的肚子了，還買紅花歸尾，你要絕我的後嗎？辦不到，拿出來！」

「灶哥！」

「拿出來！」

妻子在口袋裏掏出一小包東西，灶哥奪過，聞了聞，放下碗筷，使勁把它撕碎，丟到竹林裏去。

妻子——叫她灶嫂吧，在她的記憶中，這起碼是第三次了。

在產下第三個女兒以後，她每一次再懷孕，都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她不知道自己的肚子爲什麼不爭氣，每一次都使灶哥兄弟失望。

她似乎非生下一個男孩子不可，不然，她就很對不起他們一家了。

於是，她默默地，嚥下了滿肚子要吐的憂愁，讓它們仍深深的藏在自己多災多難的肚子裏。

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了，灶嫂的肚子，也一個月一個月的大起來。

她每天仍撐着個大肚子開工，很辛苦。聽到「三個吃不消，四個斷担挑」，心裏很不是滋味。

有人對她說：「灶嫂，這是個男孩子了吧？」她只有笑着說：「承你貴言啦！」

只是肚子越大，她担心也越大，一是如果又是個女的，怎辦？另一却是灶哥的身體，越來越不濟事了。

一天，灶哥在地盤昏倒，大家把他扶起，原來還吐了血。

灶哥積勞成疾，原來癆病已是不輕。

一位叫小馬的把灶哥送醫院，醫院不肯收，給了點藥，小馬只好把他送回家。

灶嫂恰好收工回來，陽光下，看見灶哥蒼白無血色的臉，使她大吃一驚。

「灶哥要休養。」小馬說：「他的担子也太重了！」

小馬放下一些錢，說是地盤上大家凑合來的一個小數目，讓灶哥買點東西吃。

灶嫂送小馬出來，到了竹林邊。

「灶嫂，我是灶哥的好朋友。」小馬說：「我勸了他多少次，這個時代，男女都一樣。但是，那些舊頭腦眞害人，把你家害成這樣，你以後，別聽他的了！」

灶嫂點着頭，但是，她心裏還是很矛盾。

灶哥病得沉重，小馬一次兩次送錢來，還是不得了。

英霞不得不放棄學業，去做童工。

灶嫂快臨盆了，這使她的心越來越沉重。

灶哥的哥哥泉伯也常常來，他是個單身漢，見弟弟艱難，也盡力的維持着。他希望嫂子這次添個男丁，冲冲喜。

但是，灶哥畢竟是就醫得太遲了，他還沒知道妻子這一胎生的是不是他心意中傳宗接代的男丁，就一瞑不視了。

灶嫂傷心欲絕，過早分娩，生的又是一個女孩子。

灶哥要葬殮，灶嫂要照顧，全仗小馬他們奔走。灶哥的死沒得到很大同情，有人說他「自作自受」。泉伯也失望得很。不止失望，而且是「絕望」了。他再也不來看這個「只會生賠本貨」的嫂子了。

五個小姐姐在爭論："小妹妹像我！""像我！"

灶嫂頭上插着一朵白絨線花，抱着這個最小的遺腹女，回到山上那木屋。接她回家的，是她工廠裏的姊妹釧姊。

五個女兒圍在她身邊，看小妹妹。

小妹妹在吃媽媽的奶汁，吃得吱吱響。

五個小姊姊在爭論：「小妹妹像我！」「像我！」

灶嫂在想：「如果灶哥未死，這出生的又是個女兒，也會氣死他的！」

這時候，釧姊却在門前作爲廚房的一間小小的鋅鐵皮房子裏，搬出一罈子羔醋來。便給灶嫂盛了一碗。

「是你給我煮的？用去多少錢，我——」灶嫂很難爲情，因爲這個釧姊，她本來不認識的，據說也是新來她做工這工廠的，聽說灶嫂有困難，她就來幫忙了。

「別說這話，」釧姐說：「這是廠裏姊妹們的心意。」

灶嫂吃着羔醋，心裏感激，她以前生養幾個女兒，還沒吃過這樣好的羔醋。因爲營養不好，一隻眼睛失醫，不管用了。

她不知道這個釧姊，無相不識，爲什麼要來幫她。她想，也許是爲了可憐她孤兒寡婦吧。因此來幫一陣，煮些羔醋。

只是長貧難顧，別人決然沒有可能長期幫她。連唯一至親的泉伯都已不顧她們，那些非親非故的，只幫這一時，已是十分難得了。

她在盤算着今後。但想不出什麼辦法，只有見一步走一步。

釧姊幫她收拾好屋子，打發女兒們去做該做的事，搬過一張矮櫈子，坐在灶嫂旁邊。

「這孩子，多像你。」釧姊看灶嫂懷裏的遺腹女：「幾姊妹都一模一樣的。」

「唉，就是太像了。」灶嫂嘆息道：「可惜又是個女的。釧姊，請你留意一下，有沒有人要領養孩子，我把這女兒送去。」

「送人？」釧妹道：「你想清楚沒有？」

「釧姊，你看，我還要養五個呢！」灶嫂指着跟前五個女孩子：「再養上這個小的，我怎能做工呀！」

「如果是個男的，你送不送？」釧姊問。

「如果是男的，當然不送。」灶嫂道：「可惜她是個女的，她運氣不好。」

「灶嫂，女孩子跟男孩子一樣有用。」釧姊道：「既然你想到，是男的就不送，你就當她男孩子，把她養下來吧。」

「但是，我怎樣養她呀！」灶嫂覺得爲難極了。

「你設想一下，如果是男孩子，你又怎樣養他？」釧姊問。

「那沒辦法，怎麼也得把他拉扯大。」灶嫂道：「灶哥只兄弟倆，他們爲了沒個後繼男丁，才要我生了一個又一個，誰知……」

灶嫂說到這裏，眼圈潤濕起來了。

「灶嫂，這事，工友們告訴過我了。」釧姊道：「灶哥也眞可憐，爲了添個男丁，把自己害死了！」

一句話，刺進灶嫂心裏，眞的，多年來的爭論，多年

來的辛勞，灶哥身體越來越差，有病不去醫理，就是爲了一個「男丁」。

灶嫂覺得釧姊的話有理，她其實早已這樣想過。但是，她爭不過灶哥，而自己似乎也很矛盾，認爲不給灶哥養個男的，是絕了他家的後。於是——

灶嫂很難過，她低下頭來。

「灶嫂，幾十年前，在我們鄉下，常有這樣的事。」釧姊道：「生下女的，就把她扼死，然後埋掉。這是多殘酷的事。當然，這種事今天不會有了。不過，還是有人重男輕女，我家也一樣！」

「你家？」灶嫂覺得詫異。

「怎不是？」釧姊道：「這是舊頭腦，那一家都會有的。但是，這種舊頭腦是害人的，我也給害得很慘！」

「你？」灶嫂驚異地看着釧姊：「你也給害過？」

「舊頭腦」三個字，和「舊頭腦害人」，灶嫂不是第一次聽到。小馬也對她講過了。但是，她以前不很留意，現在，灶哥捱死了，她就覺察到這話的意思了。而釧姊說她也給害過，就更引起灶嫂的注意。

她看這釧姊，三十多歲，在她來說，釧姊是個陌生人，她在醫院裏生產後，這陌生的女人來看她，同來的是她同部門的工友，給她介紹了這新來的釧姊。以後，釧姊就給她送湯送水。到她家照料她的孩子，給她煲羔醋——幸而有釧姊，因爲小馬轉到一個較遠的地盤開工，不能常來，而且他又是個男人，有時不方便。

灶嫂不知道釧姊這個陌生人爲什麼要來幫她，因爲這要犧牲許多時間的，而且又要用錢。

這時，她很想知道釧姊的身世。

她問：「釧姊，你請假來幫我，又花了錢，你也要養家的，我不知怎樣報答你？」

「我們都是姊妹，你別說這話。」釧姊道：「我自己給這些舊頭腦害過，姊妹們一說起你的事，我知道你也給害得慘，這便代表她們來看你。大家也湊了些錢，這是互相幫助。我家人口簡單，不成問題。」

「你家有什麼人呀？」

「我有一個老母親，七十多歲了，盲眼的。」釧姊說：「還有一個女兒，十多歲，已經做工了。我母女倆一同把盲眼婆婆奉養着。她今天知道了，早知道女兒有用，她眼睛也未必會瞎的。」

「她眼睛爲什麼瞎呢？」灶嫂問。因爲灶嫂她，也有一隻眼是瞎的。而另一隻眼，視力也有問題。

「她只生我一個女兒，」釧姊道：「我父親是個華僑，在外洋一個小島上做木匠。多年前，好不容易才積了一點錢，要回來養老。怎知那時候，有人對我母親說，因爲她沒有生下男孩子，我父親賺了錢回來，一定要娶妾侍的。」

「又是爲了男丁！」灶嫂感到釧姊的遭遇跟自己相似，她不料世間原來有這樣相似的事。

「同時，還介紹了一個同鄉的年青人，說可以過繼給我們做兒子，這樣，我爸爸就不會娶妾侍了。」釧姊道：「我媽媽看這年青人，很温順，長得一表人材，爲了舊頭腦作怪，她竟然答應了。」

灶嫂想：這也沒甚麼問題呀。

「當時我不贊成，」釧姊說：「我說，爲什麼我們要過繼一個兒子呢？我母親說，我是個女兒，終究是個女兒，一不能承繼香燈，二不能奉養父母，因爲女兒終是要嫁人的。因此，她非過繼一個兒子不可。」

灶嫂聽了，覺得釧姊母親的話，似乎也有些道理，在這些道理之前，做女兒的應是無話可說了。

「我說，我不嫁人，終身侍奉雙親。」釧姊說：「當時我年紀小，又不懂事，只能說這幼稚的話，當然不能使母親改變主意，她果然過繼了那個兒子，而且把他接回家裏一起住。那時，我氣極了，我想，一個女子，難道就不能奉養父母嗎？爲什麼那樣歧視我們女子呢？我那時年少氣盛，一怒之下，自己跑出來做工，那時我只是想，我會多賺錢，拼命賺錢，我會養父母，讓他們不小看我。」

灶嫂想，「這位釧姊，也算是個有志氣的人。」

「我還下了一個決心，不出人頭地，誓不回家！」釧姊說：「但是，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一個年輕女子，又是個女工，談到出頭，眞是談何容易？我離開了家，到處飄泊，辛勞所得，用最節省的方法維持生活，希望能把錢積蓄起來。這時候，我爸爸回來了，他四處托人找我。那個過繼我家的所謂哥哥，也裝着很賣力的樣子，替他找我，以討我爸爸歡心，實際上他並沒有找我。而這個人，却以做生意爲名，把我父親幾十年在外洋的血汗積蓄騙光，逃走了，我爸爸爲此跳樓自殺。」

「眞慘！」聽到這裏，灶嫂失聲呼叫：「怎麼那人竟然是個騙子！」

「他只是個小騙子，騙了些錢。」釧姊道：「更大的騙子，是那些說女子沒有用的古人，那些古人，一句『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害了我們女子幾千年，直到現在，還在害人。它使我們女子也覺得自己沒有用，使我媽

媽覺得我沒有用，才領一個兒子回來，結果，就害了我父親，也害了她自己！」

「你母親現在呢？」灶嫂問：「你不是在養她嗎？」

「是的，可是，她爲這件事，哭壞了眼睛。」釧姊說：「到處找我，我知道這事，回到家，已遲了，父親死了，母親眼睛也不管用。我盡力醫理她，把積蓄都花光了，她的眼睛還沒好，此時，她就勸我嫁人，找個有點錢的人嫁去。但這時候，我結識了一個一同做工的人，他很老實，很勤儉，雖然也很窮，但我們願同甘共苦，母親雖然不滿意，我們終於還是結了婚。」

「那麼，你的丈夫呢？」灶嫂問。

「死了。」釧姊嘆口氣：「我生下女兒，他在一次工業意外中死了。」

「死了？」灶嫂心一凉，她覺得這位釧姊，眞是跟她相憐同命。

「在這裏，工人的生命不值錢。他死了，沒賠償多少錢。」釧姊道：「我盲眼母親替我看顧小女兒。我去做工，上撫高堂，下育幼女，十多年了，現在女兒長大了，也去做工，誰說我們女子不頂用？」

「是呀！」灶嫂讚嘆一聲：「要是當日，你母親不是舊頭腦，現在多好！」

「這就是舊頭腦害了她。」釧姊道：「灶嫂，我們不要讓舊頭腦繼續在害人，你這個小女兒。既然生了下來，就把她養大吧，別動送人的念頭了。」

「媽，小妹不送人！」英霞跑過來，從母親懷裏奪過小妹，抱在自己懷裏。

原來，她一直蹲在旁邊，聽着釧姊的陳述。

「媽，我去做工，你也去做工，二妹三妹看小妹，小妹大了，二妹三妹都去做工，我們要把小妹養大！」英霞說着，四個妹妹都跑過來了，都看着小妹，看着媽媽，表示同意大姊姊的話，向媽媽流露懇求的眼色。

灶嫂剛才沒想到今後的辦法，但女兒們却想出來了。

「眞有用！」釧姊摸着英霞的頭，笑道：「是呵，英霞，要這樣，爭爭氣氣。工廠裏的叔叔阿姨們，一定都支持你們！」

遺腹女未足月，灶嫂就去開工了。小妹由幾個小姊姊輪流看顧。

灶嫂做雜工，工資微薄，英霞是童工，她担負着成年人的勞動，但只拿成年人一半不到的工錢。

一家七口，生活難以爲繼。

釧姊認識給她們工廠包伙食的人，向這人訴說灶嫂的苦況，問包伙食的人是不是可以把每天吃剩的冷飯菜汁給了灶嫂。那本來是要賣去做「猪餿」的，但其實是新鮮飯，包伙食的人是釧姊以前的工友，經釧姊說了情形，他也答應了。

英霞每天中午放工，就來拿這些冷飯菜汁，拿到山下路口，讓在那路口等待的二妹或三妹拿回家去。姊妹賴以餬口。

灶嫂做工的工廠停工了，灶嫂失業，釧姊和工友們又設法介紹她到紗布廠做打掃清潔工。

灶嫂一隻眼睛瞎了，另一隻眼睛也不很好，在紗布廠做清潔工，掃起紗布毛，那隻眼常常發痛，流水。

灶嫂担心連這隻眼睛也瞎了，一家七口的生活，就更難籌措了。

又是釧姊她們給她想辦法，有一位年青女工友認識一位熱心的女醫生，專看眼科的，這女醫生聽了工友陳述灶嫂的不幸，答應免費給檢查治療。

工友帶灶嫂去看眼科女醫生，醫生說：「你眞有本事，半隻眼睛，養六個女兒！」

檢查結果是，灶嫂一隻眼不管用了，也治不好。另一隻眼長了一塊贅肉，還有些發炎。而且，有老花眼了。

醫生給了藥，是治炎症的，建議把贅肉用手術割掉，但要休息一星期。不過，她知道灶嫂的處境，她不收費是一件事，灶嫂休息一星期就手停口停。醫生說：「贅肉不會很快發展，也不會致盲，遲些環境好些來治，也可以的。」

「我現在不能休息的，」灶嫂道：「待女兒長大了，能挑起家庭擔子時，我再來醫治吧。醫生，謝謝你，工友帶我來時，我還不知道你是位女醫生呢，原來女醫生也能做眼科手術呀！」

「本來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一樣都可以做的。」女醫生笑道：「不過，這裏不普遍，這是一個金錢社會，我也經過許多艱苦，而且算是一個幸運者呢。最近我回我家鄉去探母親，我們家鄉情形便不同，不止女醫生多，什麼工作都有女人幹的。我看見那些爬在高壓電綫上帶電作業的女子，英雄糾糾，那才有本事呢！以前我們鄉下歧視女子，連屋頂也不讓女子上，說女人騎過屋樑，屋會塌的。但是現在泥瓦匠也有女的了，不見得屋都會塌下來！社會變了，世情不同，我們女子的地位也不同，看了這些，我也很興奮呢！」

醫生很忙，但還是說得很多，她說：「你有六個女兒，好好把她們養大，讓她們懂事，將來的世界會更好，你的女兒們也會跟你的工友們一樣，很有本事的！」

灶嫂笑了，她用那半隻眼睛看着帶她前來看醫生的年青女工友。是的，這些姊妹們眞有本事，沒有她們的鼓勵和支持，灶嫂和六個女兒，怎能支撐到今天，而且支撐下去呢？

醫生給灶嫂驗了眼，寫了眼鏡度數，姊妹們湊了一筆小款，給灶嫂配了一個老花眼鏡。

灶嫂戴起眼鏡，給女兒們縫縫補補，清楚多了。眼炎也治好了，不再常常流水發痛，她想起女醫生的話，更加有信心了。

一年過去，遺腹的小妹也一歲多了。牙牙學語，還不會走路，有人說是因爲營養不好的關係。

又是秋天，颱風的季節。

一天，灶嫂在工廠開工，聽說掛起風球。

她担心着她的木屋，担心着她的女兒們，但工廠不放工，要掛更高的風球才放人。

到灶嫂收工時候，已轉了强烈颱風的訊號。

灶嫂趕忙跑上山，回家去。頂着强勁的東北風走。她不知道英霞已經回來了沒有，屋子沒縛好地牛，會被吹塌的。

往年，這是灶哥親自做的，這些事，還是男人管用。

現在，她家沒個男人，她想，只有自己試試。

路上，她買了一扎鐵線。

越近家，風也越大，泥沙，落葉，打在她的身上。一塊鋅鐵皮，迎風吹起，像刀一樣從灶嫂頭頂飛過去了。

灶嫂穿過竹林，爬上石階，回到家了。

「媽！」一個尖尖的聲音在叫：「媽，你看！」

看什麼呢？灶嫂朝那尖尖聲音的來處望去，呵，那是英霞，她正坐在屋頂，一手拿着鎚頭，一手扯着鐵綫，二妹三妹在地下，扯着鐵綫的另一頭，正在縛地牛。

「呵，你們！」灶嫂高興，這時才發覺，她買的鐵綫，不知什麼時候丟了。

「媽，你看呀！」英霞指着地下，興奮地喊：「你看小妹，小妹會走路啦！」

灶嫂眼慢，這時才看到屋子前面，果然，四妹五妹兩個，正在扯引着週歲不久的小妹，小妹站着，一步一步的走起路來了。

過來。

風很勁，但小妹却走得穩，沒給吹倒，她迎着灶嫂走

英霞指着地下，興奮地喊："媽，你看呀，小妹會走路啦！"

興。風呀，吹吧，她有女兒，有朋友。沒有灶哥，她也頂得住！

灶嫂連忙蹲下，小妹越走越快，笑着，撲到媽媽的懷抱裏。

媽媽和女兒們全都笑了。

屋裏走出一個人，屋後也轉出兩個人。屋裏出來的是小馬，也拿着個鋤頭，屋後兩個，一個是釧姊，另一個是帶灶嫂看醫生的年青女工友。

「灶嫂，英霞眞成，我要上屋頂，她早爬上去了，我只有給你修修門窗。」小馬說：「你這兩位姊妹一早就來了，地牛都縛好了，我還以爲沒我來不成呢！」

「也得仗他！」英霞下來說：「他教我們做的呢！」

「老本行嘛，我做建築的呀！」小馬笑道：「現在英霞也做建築了，還上屋樑呢！哈哈！」

「誰說女子上不了屋樑？」灶嫂心裏想。她緊緊地抱着遺腹小女，迎着風，心裏高

阿凝

第一次渡長江

算算時間，距離我第一次渡長江的日子已經三十年了。

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裏，足夠一個少女完成學業、戀愛、結婚、生兒育女；也足夠一個社會摧毀腐朽的根基，脫胎換骨，改變爲全新的風貌。

然而，時間的河流冲不滅我第一次渡長江的印象；那會兒的情景，彷彿仍在眼前浮漾。

一九四四年——說起來眞也是久遠的了！一個陰霾四佈的冬日，我帶着流亡路上僅存的小包袱，隨着旅途中認識的一位歸僑長者和他的助手，來到四川重慶南岸的海棠溪。

郵車載着滿滿一車廂信件、包裹和我們，駛進了鬧市，沿街的商店，射出昏黃的燈火，塵沙滾滾的空氣中，似乎混合着一股鴉片的味兒。經過幾天長途跋涉的車子，疲憊不堪地在凸凹不平的馬路上巍顫顫地爬行；前後左右許多的公路車也在忙碌地行駛，或者朝前、退後的找尋泊車的位置。

這時，周圍人們說話的口音已經不同了，雖然是西南官話，可是音調硬朗，發音短而速，跟出發前所聽慣的貴州話是另一種調調兒。

聽着這陌生的四川方言，我心裏不覺地興奮起來。總算從千里迢迢的南方，到達這流亡的終點站了！在途中千辛萬苦的過了一個多月，顚沛流離的日子可以告一段落了吧？

我們從海棠溪汽車站走出來，L先生（就是我同伴的長者）和他的助手在車站附近找了一間旅館，寄存他們大件的行李，然後大家一塊去找飯店。

海棠溪是重慶南岸的水路交通據點，從南方來的車輛，到這裏便是終點；要南下的車輛也從這裏出發。因而街上擠滿了多種多樣的車輛和旅客；除了有幾間大小飯店，還有不少門口掛着「茶館」招牌的店子。起初，我們不明就裏，曾闖入兩間坐滿客人的「茶館」，只見裏面的牆壁上，都貼着惹人注目的紙條：「休談國事」！茶客中有穿長袍、束腰帶的苦力；有穿茄克的摩登司機；也有歪戴帽子斜披短衣的神秘人物，據說其中不少是「袍哥」人馬。這些茶館原來只供應南瓜子、葵瓜子、花生和茶水，方便人們歇脚和「擺龍門陣」（聊天）的，並非粵式吃點心的茶居。

後來我們進入一間將要打佯的飯店，胡亂吃了一些用剩餘材料做的飯菜，塞飽了肚子，便帶了簡單的手提行李到碼頭、準備渡江往重慶城裏去。

現在依稀記得，那個碼頭一邊的候船室，電燈光也是昏黃、幽暗的，虎虎的北風把我的頭髮抖得紛亂，幸而人多，大家擠在一起，倒也不怎麼寒冷。但我們進來，長椅都給先到的乘客佔據了，只好站着等。

等了很久，渡船過來了。於是我們跟在別人的後面，魚貫上船。渡船上好像也沒有幾列座位，大多數的人都站着，我們還被迫站到船頭，風兒直灌心窩。我身上這時穿着南邊的秋衣，冷得直打哆嗦。L先生把他的西裝外套硬披到我的身上。我說我年輕，吹一下不打緊，他年紀大，受涼可不得了，說什麼也不肯接受。正當我們推來讓去的時候，忽聽得船上「叮哆」一聲鈴響，行進中的渡船，隨即放慢了速度，隆隆的馬達聲由緩慢而趨於靜止。

正詫異間，一個穿黃制服的國民黨軍官，跨着短槍從小艇上來了。這傢伙氣勢洶洶地高聲說：

「現在宣佈臨時戒嚴！要進行搜查！大家站在原處，不許動！先搜查左邊，再搜查右邊。各人檢查自己身上所帶的物品，如有違反法紀，危害黨國的，自動交出來。我們會從輕發落，如果明知故犯，或知情不報，那就治以重罪！識時務者爲俊傑，否則自己倒霉！……」

在這個軍官的後面，是一隊武裝軍警和一些便裝流氓。也不知道這批人是從那兒竄出來的。有人悄聲地說：這叫「突擊檢查」，要抓共產黨和前進學生來的。

面對着這種場面，我早已猜着是什麼回事了。想起我的包袱裏帶着兩個心愛的筆記本子，雖然有關政治經濟學的摘錄早就燒了，剩下的都是文藝筆記，要是給搜了出來，也可能有麻煩的。但這時怎麼能把兩個小本子拿出來拋掉呢！我的心變成了熱鍋上的螞蟻。

L先生他們大概也沒料到會有江上搜查這一着。從他們疑慮的眼色裏，我推測他們可能想到我身邊帶有爲這幫人所疑忌的書刊。但這時彼此都意識到前後左右都分佈有國民黨特務。在這種情形下是不宜交談的。

我自個兒在心裏盤算：在貴州我已見識過特務的兇殘狡猾了，沒想到重慶的特務手伸得更長，他們對青年學生當然是特別注意啦；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的筆記本萬一惹麻煩怎麼辦呢？……

越想越不安，下意識地挪動脚步，擠向前面，站到離L先生兩人稍遠的地方。我想：我如果惹麻煩，可不能連累他們。

搜查開始了。鷹犬們叫左邊的乘客站成一個隊形，逐個地搜查，把手上、身上的物件通通拿出來，有些人的口袋也被翻過來，不少人還被搜身，錢鈔墨水筆落在搜查者手中，誰也不敢哼半聲。

有一個一八、九歲的青年，褲袋裏有一份「新華日報」，給拉到一邊。他向對方說理，可是說了等於白說。

另外一位中年漢，帶着一本什麼書，也給扣留了。在他之後，一位教師模樣的婦女抱着嬰兒，也被拉到一邊。接着，有一位青年學生還被扣上了手銬。

渡船上的空氣凝重得使人透不過氣來。扣上手銬的學生被帶到小艇上去了，忽然傳來幾聲尖利的叫聲，劃破了寂靜暗沉的夜空。幾乎是同一時間，江面響起「泵」的一聲，有人掉到水裏去了。

我們這邊的人低語着，漸漸地變爲沸騰了。那穿黃制服的軍官，刁着煙走過來，揮了揮手說：「這邊不查了！」馬上便乘小艇離去。

黑暗中，我瞧見燈光下的長江滔滔地洶湧着。整個江面是壯濶的，離船不遠的波濤，像一大鍋滾沸的泥漿！

那被推落水的青年人消失得無影無踪了，只聞滾滾的波濤在悲愴的嗚咽。

我是南方的孩子，從小仰羨長江的聲名，對這條哺育過中華民族無數英雄人物的大江，抱着崇敬的情懷，很久了我就思念它，渴望着見到它。可我第一次見到長江，就碰上了這種令人激憤的場面！

特務走後，我們都不願言語。我望着黑茫茫一片的江面，聽江濤怒吼，很難形容此刻複雜的心情。

行進中，對面江岸的燈光漸漸明顯；船近岸了，在江中翹望，重慶也是山城，同伴們說：「有點兒像香港呢！」我那時還未到過香港，只見那山城處處綴滿了點點閃爍的燈火，像一串串天星，鑲嵌在黑緞一般的天幕上。很美！可是，和剛才發生的事情太不協調了！

那天晚上，我就住在臨江的朋友家。夢見長江的源頭無數災難；而長江下游兩岸的大地，正被日本侵略者鐵蹄無情的蹂躪，整條長江受着桎梏而痛苦呻吟，醒來我的心被絞痛得碎了。

現在的年青人幸福得令人嫉妒，他們所看到的長江，可不再是我們年青時候的那個長江了！那種烏煙瘴氣，豺狼惡魔都被趕跑了！如果有功夫，從長江的源頭走到出海口，所見的全都是新氣象哪！

昨天一位青年朋友就和我談起長江，他是上個月才去看望過長江的，而且也是第一次；也是在重慶。他笑得合不攏嘴說：

「我見了長江了！這條中國最長的江，原來除了報上常見到的武漢和南京長江大橋，在重慶也有長江大橋呢！沿江東去，穿三峽，往武漢，江上都有紅、白兩色的浮標指示航道，那些浮標才妙呵！從前每到挨黑，都要划小船去把燈一盞盞點亮；現在利用水力流星，天剛黑，它就自動的亮燈，早上又自動熄滅，江中再沒險阻的暗礁，直到出海，浩浩蕩蕩，如游弋自如的巨龍……

年青人對新鮮事物直是說個沒完！

現在的長江，和我們第一次所見的，眞個變成迥然不同的全新面貌了！遙想它滾滾江流激浪，淘盡往日苦難，無數工農英雄，正爲它點染新顏。當我們再見它時，它的風采將會更加動人吧！

舒巷城

簡寄行南

××：

今天我們曾到大馬的名城怡保（順便也到太平）一遊，路很遠，如果坐汽車，單是往返的行程也要六個多鐘頭。從檳城去，要先經北海（地名），它與檳城一水之隔，乘渡海輪約十五分鐘抵岸，渡海輪雙層，載客載車，頗像香港佐敦道碼頭所見的那種。本來可以在M家附近僱車子直去，但聽一位剛由北海過來的親戚說，兩岸的碼頭前，等落船的汽車長龍長得驚人，她坐的車子等了四個多鐘頭才過得海來（眞想不到檳城現在竟有這樣多的汽車），我們便臨時決定：到了對岸（北海）才僱車子。

M的父親每天有上廣東茶樓飲早茶的習慣，同我們一起由阿逸依淡搭巴士到市區，請我們在海旁一家茶樓吃完蝦餃、燒賣之後，才送我們到碼頭搭渡輪。

到了北海，碼頭前面「泊」着許多到各地去的長途的士。馬來西亞的平滑的柏油公路很好，四通八達，西海岸一帶的交通尤爲便利。從檳城、北海南下較遠的地方（如怡保、吉隆坡等地）可以坐火車或長途大型巴士，但許多人還是寧可搭長途的士，因爲不受時間所限，方便快捷，車資又不算很貴，而且——以檳城與怡保之間爲例——每天由朝到晚，直至深夜甚至凌晨以後也有長途的士來往。

我們一上岸，就有的士公司的人來兜生意了。這種長途的士，湊夠四個搭客就馬上開。我們一行四人（我與P弟，M與她的母親）剛好，算是「包車」了。M的父親以前去過太平、怡保，母親在檳城住了幾十年却從未去過，M本人呢，在檳城出生、長大，也算跑過一些地方，到過吉隆坡、新加坡好多次了，但就是太平、怡保從未一遊，每次都「失諸交臂」，因此離港前她跟我說過：「這次回檳城後，無論如何要抽空同你去一趟！」我與P弟，不用說是第一次去了。因此我們四人都帶着興奮的心情出發。

司機是馬來人，M的勉强可以應付的馬來語派上用場，對他說，給他一點額外車資，肯不肯「順路」載我們到太平一遊。其實並不順路，如果到那裏去的話，車子到了往怡保去的半途要改道而行——走另外一條公路。我們在此之前問過，好些車子是不肯這樣走的。但他却欣然答應了。這個四十來歲的馬來司機，爲人老實，不多索額外費（後來到了怡保我們多給他幾塊錢茶錢的時候，他反而覺得很意外呢），駕車經驗豐富，車子開得非常穩定，給我們很好的印象。他自動提出：讓我們在太平逗留個半鐘頭，同時載我們在太平湖畔慢慢兜圈子遊，要停下來時說一聲就行了。——按：一般說，所謂遊太平，主要是遊全馬聞名的、風景幽美的太平湖。太平湖與太平的關係，有點像西湖之與杭州。事實上當地華人是把美麗的太平湖視爲馬來西亞的「西湖」呢。

應該一提，從檳城（廣義地說，包括北海）到怡保、到太平去的柏油公路，有很大部份是非常筆直的，因此前面往往是一望無涯的翠綠，一個從煙塵滾滾的都市（如香港）來的人，看到這兒公路兩旁的風景，精神必將爲之一爽。離開北海後，經過一些小鎮、膠園、甘榜（馬來村落），有時是流水、人家，有時是椰林夾道、碧樹叢叢，有時是望不盡頭的棕櫚林……公路旁時而出現一些賣紅毛丹、榴槤等等的攤子。

由北海碼頭算起，車子走了個把鐘頭到太平。這個美麗的山城與怡保一帶，屬霹靂州，是產錫之區。這就做成太平市的興旺，街上有不少百貨商店、飲食店。我們在一家店子停下來喝咖啡、吃點東西，然後司機載我們到市郊的太平湖去，湖畔的奇花、異樹，綠油油的草地，小橋，凉亭，清澈見底的湖水——一切結合起來，使這名勝成爲一個賞心悅目的大花園，加上背景是避暑勝地、鬱鬱蒼蒼的太平山，太平湖顯得更幽美了。關於「異樹」，這兒補充一下：環湖馬路的一段，有長長的一排遮蔭的大樹，枝

極橫過馬路的上空，朝着湖那邊伸展開去，然後向水面垂下，遠望好像湖畔的一羣高大的垂楊。這排樹木如此「妙趣橫生」，自成格局，大概與位置、陽光、水份等等有關吧？

車子離開太平回到原來的公路向怡保直奔，天色漸變，景物也漸異，遠處山巒起伏之間，有奇峯突出，一座兩座的孤峯平地拔起，我很自然地便想到：這一帶的奇山異水有點像桂林風景。這裏有幾個著名的天然岩洞，霹靂洞是其中之一，從外面看，有幾分像七星岩，我們的車子經過時，下起大雨來，因此就沒有停下來進內遊賞了。

下午四時許抵怡保市，雨暫停，那馬來司機向我們揮手——「再見！」開車自去了。怡保比我們所想像的大很多，它畢竟是馬來西亞的第三大城市（吉隆坡最大，其次爲檳城）。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大大小小也有好些街道。我們原意是隨便踱一會，然後按址去找四妹的朋友——家在檳城，自己在怡保教書的K小姐，她春節時到M家「拜年」說過，如果我們到怡保去，無論如何要找她。

雨又突然下起來了，要截一輛空的士可眞不容易，我們便在馬路旁一排飲食店前上有蓋頂的「茶亭」避雨、喝咖啡。望着雨中的街景，M與母親閒話家常，我和P弟從行李袋拿出一路上隨身携帶的硬皮速寫畫冊來了。這場雨大殺風景，但P弟倒有意外的收穫呢——他以馬路那邊巴士總站爲背景畫了一幅「雨中的怡保」（見本期插頁）。

雨停了一陣時，M到附近的公用電話亭打電話給K小姐，約定在巴士總站見面，總站的建築頗大，附設一些賣糖果、香煙、汽水之類的小店子，停在站上的一些長途巴士是來自與開往各州各地的。我們等了約莫二十分鐘，雨又來了，好在這時K小姐駕着她的自用小汽車趕來，在大雨滂沱中載我們離開那裏。她見到我們，高興到不得了，無論如何要一盡「地主之誼」，請我們到一處百貨商場樓上的廣東飯店吃飯。據說怡保的華人當中，以廣府人與客家人佔多數，因此有關的兩種方言在此通行了，正如福建話之在檳城。吃完晚飯，雨停，天清氣爽，暑氣全消，倒適宜於逛街呢。K小姐帶我們隨便走走，有時坐車，有時漫步。

怡保是一個街道寬坦、市容整潔的城市，商店林立，飲食店隨處可見，當然以中文招牌爲多，因爲——像吉隆坡、檳城那樣——它也是馬來西亞的一個華人集中地。街頭的夜市熱鬧，說廣府話的小販擺的飲食檔可眞不少。市區橫跨近打河，有橋貫通南北，河北爲舊街場，河南爲新

街場。K小姐帶我們到一家規模相當大的主要賣中國貨品的百貨公司去看，裏面的燈色、擺設相當悅目，各種貨品也不會比檳城的那家少。P弟在文具部那裏意外發現兩本在港時找不到的樂譜——其中一本是二胡樂譜。他買下來了。還有，華燈初上後，我們在鬧哄哄的街上走了一會，K小姐同我們到一家長途的士公司去（這樣的公司像一般商店那樣，設於樓下，打開門做生意。怡保是一個交通中心，長途的士公司特別多，因此競爭頗烈，車資也不一了），預定了回檳城的車子、時間，然後載我們到市郊的一個相當不錯的公園去。下車後緩緩地走着，園裏樹木扶疏，有河有「九曲」橋，在一處草坪上，站着一些用枝葉紮成的動物如馬、羊等。公園很靜，燈光朦朧，遊人很少，只有一些「打鐵」（星馬各地華人形容「拍拖」爲「打鐵」）的情侶在樹下、河畔喁喁細語。倘在香港，這樣僻靜的地方，人們不大敢到此「打鐵」吧？

回到市區，在半露天大排檔喝茶聊天後到K小姐的住處稍坐，八時四十五分，預定的車子依時來到門口了。

由於下過了一場大雨，空氣特別清新，天氣呢，車子越往北走越覺清凉，到了半途，簡直是香港的中秋天氣了。筆直而長的柏油公路上，路燈稀疏，但來往的巴士、車子的燈光不絕，減少夜中旅途上的寂寞。而且，深夜的公路旁，想不到還有賣水果的攤子呢，那是爲走夜路的人而設的。往往經過一個攤子後，很久很久都聞到一陣撲鼻的果香。這是我對「榴槤飄香」有更深體味的一次，也是難忘的一次。

車子經過一個小鎮或者村落後，往往看到公路上或小路上有人騎着單車——大概是趕着回家去的吧。有一次我們看到公路附近鎮上一家電影院散尾場，騎單車的人更多了，其中有些人可能是從老遠的「甘榜」（村落）來鎮上看這場電影呢。

越近北海，燈光越多。離開長途的士之後，坐上渡輪望檳城時，倒多少感到意外：停泊在海港裏的大船上的燈光與岸上的燈光串在一起，顯得異常燦爛，比起三年前來，檳城之夜的確多了好些燈光與色彩了。在碼頭前乘的士回阿逸依淡，一路上見許多街頭的熟食攤子還未收檔，使這寧靜的深夜的小城平添熱鬧。

回到家，M的父親和家人在等我們吃自己弄的宵夜，有鹹的有甜的。而且二妹的丈夫還以純熟的刀法、手法開了幾個「夠斤兩」的榴槤。據說不敢吃榴槤的人說它的味道「怪」，喜歡吃的說它香。而我是喜歡吃的。

謹祝

愉快

七五・二・十五—十六・檳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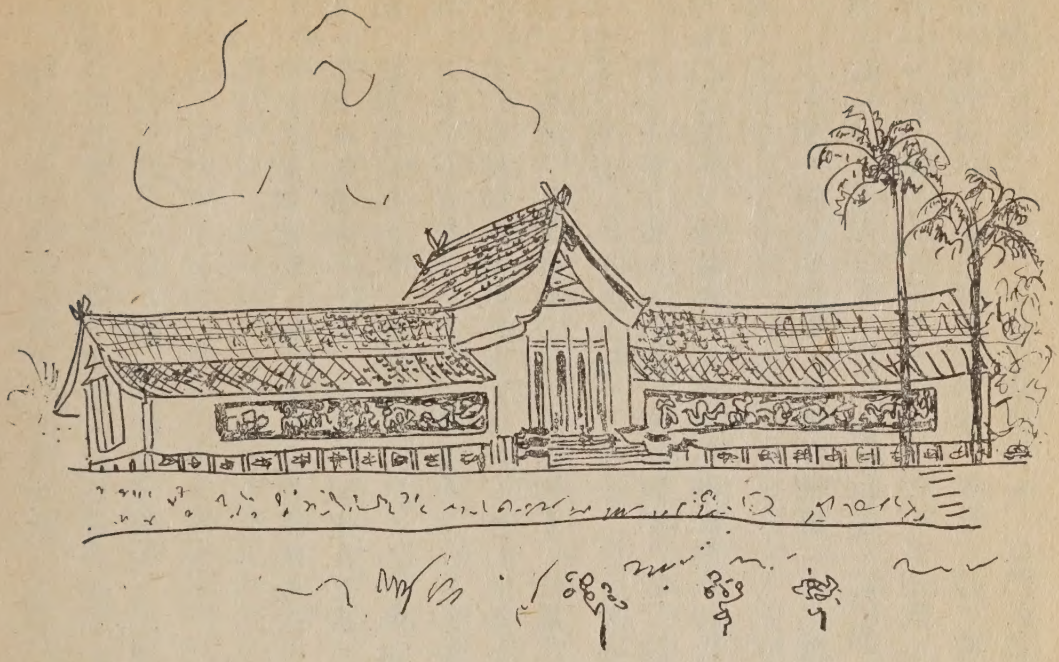
今夜執筆寫此時，M的家人在檳城機場送別那一幕，仍一次兩次在腦海中出現。歸寧的M也在送機行列，不過，我跟她只是小別，而她的家人則下一次見面之期難說，不免有依依惜別之意了。那是今天上午的事。十一時半，乘半個鐘頭飛機抵吉隆坡機場，同行的是P弟與三妹。三妹在吉隆坡做事，這次春節回家，特爲我們之到來多告幾天假的。

我與P弟下榻於八打靈一家新開不久的、設備甚佳但房租並不貴的大酒店裏。房間是三妹在檳城時打電話託同事代訂的。

八打靈（這是當地華人習慣的簡稱，全名應是「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ya，有時書面上雅譯爲「百達靈」）屬雪蘭峨州，是吉隆坡著名的有計劃建設的衛星市，範圍甚大，街道整齊，清潔，綠化，連一些工廠建築也顯得新型、美觀（不像工廠建築），廠門外栽花種樹，有園子或草坪之類。馬路特別寬濶，一般商店的櫥窗、擺設給人一種明快之感。有一家很大的超級市場，是漂亮的建築物，獨立的單層房子，香港沒有這樣「另具一格」的超級市場呢。

其實，八打靈也可以說是一個異常龐大的住宅區（差不多這個衛星市那樣大，它的住宅區就那樣大了），其中好些街道以號數（一、二、三等）作街名而不另起街名，因此找起來也就比較容易找了，譬如第十九街行過去就是第二十街。房子一般都很精緻，多數兩層，屋頂是紅瓦，屋前有個小院子，可以種花，千二三呎的地方月租約伸港幣五百餘元（三年前我來時約四百餘元）——房子是漲價了，但是，以月租看，價錢總比香港便宜得多。因此，據說，百達靈的房子有好些是「受薪階級」分期付款的「自置物業」。這樣龐大的住宅區不要說在香港，即使在別的城市也很難找到吧？還有，居民差不多都是華人，據說有好些人是來自檳城的——他們在吉隆坡工作，在八打靈卜宅而居。（由這裏坐巴士到吉隆坡市區去約半小時可到。）

我們在酒店把一切安頓好，冲凉，睡了個午覺，下午三妹來，同我們外出。在附近的店子裏吃了點東西，然後



吉隆坡・國家博物館（速寫）　　舒巷城作

坐的士到吉隆坡市區外的國家博物館去參觀。單從外面看，這座建築物已經吸引人了，它像一件充滿「馬來情調」的藝術品，光采之中却又有一種質樸之美。中央的大門設計新穎，但「線條」簡樸，上面是雙重的三角形的紅瓦屋頂，下面是紅磚台階；門的兩旁是長方形的白牆，各有長方形的畫框式的浮雕，其中的人物、圖案、裝飾，色彩繽紛，但色調和諧（以棕、紅爲基調）。記得前次來時，我曾在台階下遠處把這座有獨特風格的建築物欣賞了好一陣，這次也是一樣。P弟乍見之下，也不覺停下來讚賞一番。當然，比起英、法等地的博物館來，這個規模較小，但是它很有自己的特點：裏面所藏馬來民族的各種文物（包括器皿、服裝、刀匕、樂器等）是我們不易見到的。其它如大小猿、猴、猩猩等的或作坐立或作翻跟斗狀的標本，倘若你看到時也一定大感興趣吧。其中一室，燈光與玻璃壁櫥設計特別，陳列着一系列的皮影（戲），人物造型生動，線條複雜而優美，是令人非常欣賞的馬來（包括印尼的）民間藝術。說也奇怪，它們與中國的皮影甚爲相似。——事實上在同室中也陳列着中國的皮影（戲）。

館中觀衆很多——說不定有些人是進來「避暑」的，因爲有冷氣設備。我們走馬看花地看了一會，到樓下附設

的茶廳坐了一陣，聽說博物館要關門了，便到附近山坡下湖邊的一個綠草如茵的公園去，下起微雨來，我們只好在亭子裏避雨，看水盪微波、羣樹滴翠了。林子後邊傳來了斷斷續續的啁啾的鳥聲。雨停，西邊天角出現了一抹紅霞，是黃昏時候了，回顧那披着彩衣的博物館——它靜靜地盤踞在椰樹旁、婆娑的樹影間，覺得四周更加幽靜了。薄霧中我們坐上了一輛的士到了車如流水的馬路上，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天橋、回教堂、火車站等等建築物過去後，我們進入吉隆坡的鬧市。在這裏，百貨商店、飲食店、大排檔、街頭的衣物攤——人們（店員、小販、顧客）說的多是廣府話了，因此如遇你會講粵語，倒不愁「寂寞」，也不愁沒有「對手」呢。

三妹暫時算是吉隆坡的「東道主」，於是堅持請吃到此後的第一頓晚飯。飯後在夜市上走了一會，然後回八打靈的酒店歇脚，打電話給C君。他在報館工作，要九時後才下班。

C君夫婦在八打靈住了幾年了，兩人的老家都在檳城，M和他們夫婦是多年朋友，三妹一度也常常到他們家去坐談。三年前我和M到八打靈來，在他們那裏住過好幾天，夫婦倆都是很熱誠、好客的。我這次南行，順道探訪他們，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十時左右，與P弟、三妹到了C君家，有關別後一切的話題太多了，一時間眞不知從何說起，我告訴他們，M在回港之前遲早會到八打靈來看他們的。湊巧三年前在此見過面的他們的好友L君夫婦也來了。（L君家在八打靈，却在東海岸那邊工作，路途遙遠，並不是經常回來的。）於是C君夫婦請我們到街上的大排檔去宵夜，大吃沙爹。大家談談笑笑，很是開心，P弟也和他們一見如故。談話之間，他們說起雲頂高原上的風景與娛樂場來，這麼着，便商議明天一同去。

好了，寫得差不多了。下一次，如能抽空的話，將告訴你「雲頂」之遊。

七五・二・十六，夜・（吉隆坡）八打靈

又：附上的博物館「速寫圖」是箱頭筆的草率之作，沒有彩色，難以傳「眞」，有勞尊腦，想像該建築物之本來「面目」了。——巷城

愛這樣的詩句

白繁茹

在各種文藝形式中，我不特別偏愛詩。但好的詩句，却常常抓住我，叫我忘不了。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不知什麼時候接觸到這兩句詩，就深深給吸引了，很喜歡這兩句詩。喜歡它從寫景中引出了詩人的一股深情，這深情又有根，這根是一種包含着魅力的哲理。

多少年來，常在某些場合，想起這兩句詩。

香港的金鳳樹，花落時，滿地如鋪紅錦，很迷人，但當你躡足走過去的時候，也會覺得可惜。花，多美的花瓣，就這樣落去，任人踐踏了。但想起這詩句，便又釋然。落下的花，的確會肥沃了泥土，又護了花，明年枝頭又燦爛的時候，有落紅的功勞。

在社會生活的領域裏，也常常有那麼一些變化，令人與這詩句聯系起來的。

有內涵，耐得起咀嚼，這才是好的文藝作品。

把許多內涵，壓縮到這麼短短的十四個字，（全詩四句則是二十八個字）中，這十多或廿多個字，包括了用字的生動、形象、韵律、節奏感。也就是說，思想性有了，藝術性也有了。

這是詩人的本領。

我是非常敬佩詩人的本領的。因爲這個緣故，對於好詩，我甚至有一份尊敬珍惜的感情，或許因此走了另一個極端，對平庸的詩作，就很不喜愛，好像它與「詩」字不大相稱了。但這只是個人的一種過偏的感情而已。

新版的「龔自珍全集」出版，翻一翻，又喜又驚，原來前述這兩句是龔自珍的詩，「己亥雜詩」中的一首。前兩句是「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

我少讀詩，少讀詩集，所以，記在心頭多年的兩句詩，這時才找到着落。很高興，把「全集」中詩的兩輯，翻來覆去，看了一個晚上。

我愛這樣的好詩句。可惜寫不來。

從時間的淘汰說起

林泥

一位寫文章的朋友，對我說過他的習慣：總是設法把要寫的稿子提早寫好，放在那裏。過幾天再拿出來看看，就會發現許多地方不理想，可以改得好一些。

我也學過用這個法子。是個好辦法。可惜常常陷入了「趕貨」的苦況，談不上多放幾天。

不過，這法子好，是無疑的。

幾天的時間，自己不會進步多少，但却能夠看出幾天前看不出的毛病來。這是借助於時間，時間把你從「當事者」的地位，多多少少移到「旁觀者」的地位。你擺脫了幾天前構思時鑽進去的那些個框框，再看起來，就看出了新的缺點，或者發現說不清，講不透，應該大加補充的地方。

放在心頭的題材，時間長了，也會起着很明顯的變化。這叫做「醞釀」吧。像做酒一樣，那些原料，決不會原封不動，不起變化的。會發酵，會把一些不大有作用的東西拋棄，而一些東西則愈來愈集中，成爲香醇的酒精，有它的力度。

小時候，在家鄉念書，有三位老師，我一直記得。

一位是老先生，個子矮矮的，教國文，平常只是有條理地分析，清清楚楚地把課文說了就算數，難得有笑容。下了課就走。他的家累很重；一位是年青的，他能教的科目很多，但給人的主要印象是熱情，負責。在舊社會中，可能因此反而站不住脚，第二年就走了。又一位是讀初中時的校長，個子高大，黑黑的，壯實，像北方人。爽直，誠懇。他代過我們的課，講書很吸引人。但是和校裏那個由什麼當局指派來的教導主任分明合不來。第三年，他走了。那個教導主任就做了校長。我也離開了那學校，倒不是以行動表示什麼，只是交不起

「學米」（一九四七年前後，通貨膨脹太厲害，學校收學費，不要鈔票，要用米做標準）。聽說他到南洋去了，我一直懷念他。

三位老師，三個類型。但是很奇怪，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時常把三人聯在一起來憶念了。因爲在新社會新教師的對比之下，三位不同性格的老師，就顯出他們作爲舊社會教師的共同點來。如果我寫小說，寫舊社會，寫教師，我想我會很自然地把他們的共同遭遇歸爲一人，我可能把他們寫爲一個人，而且似乎並不困難。——時間幫助我，把他們的共同點集中起來了。集中、概括，這是走向典型化的一步。

時間的淘汰，會幫助我們淘去沙子，淘出黃金。

但問題不在時間，而在於時間能夠給人們提供更多的生活經歷，以供與原有的經歷對比，相較，自然也就懂得該去掉些什麼，抓緊些什麼，强調些什麼。

多學習。從書本上、理論上學習。

多聽，多學，多吸取生活經歷，這也是必須的學習。

有了這些，在較短的時間內，當也能起本來較長時間才能起的作用。

沒有這些，則長時間也會變空白。

英國文人軼事集出版

禾子

今年六月十二日，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書：「牛津文人軼事集」（The Oxford Book of Literary Anecdotes）。內容收集了大量的大大小小英國文人的軼事。編纂人爲詹姆斯·薩瑟蘭（James Sutherland）教授。

這本集子裏既提到好些有名氣的文人的逸事，也包括了一些名字不見經傳的文人的趣談。如其中一位名叫羅納德·諾克斯（Ronald Knox）的文人，據他說：「我的親戚的一位朋友曾說我四歲就患了失眠症，當時她問我晚上怎樣去消磨時間，我告訴她：我只好一夜睜着眼睛在回想往事。」據編纂人薩瑟蘭教授說：這本選集一共包括了英國文學界裏將近五百個文人的故事。其中有的軼事早在社會上傳聞。他說他是從大量材料中加以精挑出來的，還說他的編選工作恰似「用一把捕蝦網，在一望無際的汪洋大海中捕魚一樣」。

外國文訊

都市小景

夏易

洛芬做的事，常常使我啼笑皆非。

洛芬是個好人，好得很純，沒有什麼雜質。好像，她不是在我們這個腐朽的都市裏長大的。好像，她一直就活在陶淵明筆下那個世外桃源。

奇怪，洛芬怎能保住她那顆純潔的心靈的呢？洛芬是我的妻子。

活在這個光怪陸離的醜惡的舊社會，妻子却那麼簡單，純潔，有時，對我却實在是一種沉重的負担。

例如，這一次，她又給我闖了個不大不小的麻煩。

事情得從兩年前某一天說起。

那天傍晚，我下班回家，洛芬就高興得什麼似地，用堅定的手指，指着我，跟我說：「這次，你可以信任我了。」

「是嗎？出了什麼事？」我詫異地說，並不感到高興。

「看你的神情，你又不信任我了。」洛芬快活地埋怨着。

「說，有什麼事？」我心急地問。老實說，每次看見洛芬無來由地高興起來，我就有點提心吊胆。

只聽洛芬閑悠悠地望着我說：「沒有什麼，我找到一

個好房間。房東人又好。他們很歡迎我們搬去，租金又不貴。這次——」

洛芬還沒說完，我就警惕地、用一隻比她來得更堅定的手指，指着她說：「交了定金沒有？」

「沒有！」洛芬搖搖頭。

我鬆了一口氣，叮囑她：「這件事，你別再自作主張，不得我同意，別又冒冒失失打搬家的主意。明白麼？你上當還上得少麼？」

洛芬笑着，歎了一口笑瞇瞇的氣。

這是她的個性，有什麼辦法啊！她即使是歎氣，也是笑瞇瞇的。

吃晚飯的時候，洛芬一個勁地求我，求我再給她作一次主，辦成這次搬家的事。

「我們結了婚，五年還不到，已經搬了三次家啦，你記得麼？」我說。

「記得，這次是第四次。」洛芬不慌不忙地說。

晚飯後，我和洛芬一起去看那房間，也見了那個房東，我立刻付了定金，說好禮拜天就搬進去。

洛芬高興得難以形容，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地問我：「房子好麼？房東夫婦人好麼？從此之後，你可以信任我了吧？」

我認爲應該給洛芬一點鼓勵，便說：「是的，你比以前有經驗多了，也學會看人了。」

雖然搬家是一件煩厭事，但洛芬老埋怨目前的房東囉嗦、小氣。又很害怕同屋的一個男子，說那個人行爲不大光明。於是，我想，搬一個好地方，讓我們從此可以安居樂業也不壞！

一個星期之後，我們搬進了新居。一切進行得很順利。房東夫婦處事也合情合理。

新居的生活，果然很平靜。歲月去如流，不覺間，一年半的日子，就像流水一般，輕易地逝去了。

有一天，晚飯後，洛芬悶悶不樂地問我：「我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微笑說：「怎樣啦，出了什麼問題啦？」

「我這個人，到底有什麼毛病？」洛芬哀愁地說。

「沒有什麼毛病呀！」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隔壁房間的房客，老住不長的呢？」洛芬却問我。

「是的。」我點點頭，「我們搬進來才一年多。隔壁的房間就換了五次房客，只有我們住得最長了。」

「那是因爲房東老是找他們麻煩，弄到人家受不了，就只好搬走。這一來，她總是佔了些便宜，起碼吃掉人家的按金或是大半個月房租。」

「是這樣的嗎？我倒是第一次聽你說我們的房東的壞話。」我笑了笑：「可是，房東夫婦倆對你可不錯哩！」

「唉，可是——」洛芬吞吞吐吐地說。

「可是什麼呢？」

「我，我眞料不到我這個人這樣笨。」洛芬竟然自怨自艾起來。「我想，像我這樣的人呀，在這個社會，是沒法生存的了。」

「喂，喂，到底什麼事叫你洩氣洩得這樣厲害啊！」我微笑說。

但洛芬似乎已經整個人浸在悲哀的液汁裏，悲哀沁透了她全身每一個細胞。

這是少有的現象。

我敏感到事態可能相當嚴重，便耐心地向她問長問短，我揣測各種的可能性，用試探性的觸鬚，撩撥她的心靈，但是，我的努力一無所獲，除了似乎使她的感情得到多少慰藉之外。

最後，她却淡淡地笑了笑，告訴我，她並沒有遇到什麼意外事。生活一如往常一樣，單調，老套，使她覺得一切都很乏味就是了。

這連串解釋不能使我滿意，但我也不再追問。

事情彷彿已經沒了。只是，這以後，我常常發現洛芬心事重重。有時，睡到半夜三更，她都會忽然歎一口氣。

再過些時候，我發現洛芬消瘦了，眼睛常常有些倦意。我斷定她身體有毛病，强迫她去看醫生。醫生檢查了一番之後，說她什麼病都沒有。

但是，洛芬明明像個病人。她臉色不好，食慾不振，失眠、心跳。

我給她再換一個醫生。這個醫生說她神經衰弱，最好讓她多運動，多旅行，或是找些什麼有興趣的消遣，調節一下單調的生活。

醫生又說，許多家庭主婦，因爲家務太多，很少與外間接觸，情緒不好，逐漸也會形成程度不同的神經衰弱的。

我於是勸洛芬多與老朋友、老同學來往交際，甚至勸她找點正常的娛樂，調節生活。但洛芬很儉約，無論我提議什麼，她都說浪費金錢。

有一天，我問洛芬：「我們的銀行存摺有多少存款？

我弟弟急着要一筆錢用，他一時籌不到。」

洛芬支吾着反問我：「你，你弟弟要多少錢？」

「看啦，看我們能借給他多少啦？」我說。

洛芬笑了笑說：「他要一百萬，我們可拿不出呀！」

「開什麼玩笑？我們如果是個百萬富翁，也不會住在這裏了。我們存摺裏有沒有八千塊？沒有八千，六七千總有吧？我想借六千給弟弟。」

「六千？什麼時候要？」洛芬苦笑着。

我發現，已經有好幾個月了。洛芬總是不肯把銀行存摺拿出來給我看。她做得很自然，使我不覺察什麼。我是一向信任她的呀！不過，久了之後，便也感到有點異樣。

我告訴洛芬，三天內便要把錢給我弟弟。洛芬聽了，似乎渾身不安。

這天晚上，洛芬失眠了，第二天就嚷着說頭痛。我因爲趕着上班，沒有工夫照顧她，便叫她自己去看醫生，中午，我破例匆匆忙忙趕回家，因爲我掛念着她嘛！

她可能沒料到我回來。所以獨自出去了。

我用鑰匙開了房門，發現梳妝台上有一封寫了一半的信，信旁便是那銀行存摺。

信是寫給我的啊！

我驚詫地拿起來就看。我發現，這封纔寫到一半的信，簡直是遺書嘛！我的心砰砰地跳着。再看看存摺，存摺上的款項，只有一百塊錢。存款怎麼沒有了呢？

但，金錢的損失，還是事小，重要的是洛芬的生命安全。

我生怕她已經跑去自殺了。但遺書只寫了一半啊，只好希望她沒有那麼快就採取了行動。

我去找房東。房東夫婦都不在。中間房那對夫婦，白天也跟我一樣，都要上班，午飯也不回來吃的。

我手足無措地，又回房裏看遺書。遺書上的言詞很含糊。她說她命中註定不能在這個社會生存下去的。別人一見了她，就認定她是那種合該給人欺負的老實人。但是，一旦她不肯讓人欺負，那麼，必定會惹來許多麻煩。

她又叫我相信她是好人。存摺裏的錢，是沒有了，光了。這是她的錯。但是她又不甘心承認是她的錯。

她又說，她很對不起我。因爲，這筆錢，是我多年辛苦工作積蓄下來的。

信就是寫到這裏，佔了信紙的一半。

我歎了口氣，正預備到街上找找洛芬，同時，打個電話回公司請假。但這時，我聽見外邊大門上有聲響，原來，

洛芬回來了。

回來了，發現了我，她起初怔住，跟着就像爆炸一般哭了起來。

「好，哭了出來就好了。」我想。

我任由她哭，同時，親切地撫慰她。我說，「那些錢，損失了就算了。告訴我吧，是誰欺負了你？」

洛芬抹乾了眼淚，但却不作聲。

我拿起桌上那半封遺書說：「我撕掉它的啦！以後別再打這些傻主意啦！」

房東太太回來的時候，我托她照顧洛芬。自己却回去上班。傍晚，一下了班我就回來。

我把洛芬帶到一個露天茶座那裏喝茶。婚前，我們常常坐在那裏聊天。我帶她到那裏，目的是要引起她的回憶，使她對生活有所留戀。

但是，洛芬說的話很消極。

「這個都市，人情太薄，我很不慣！」洛芬透着氣，楚楚可憐似的，望了望茶座周圍。我們周圍，疏疏落落地坐着一些陌生人。

「是的，不過，我們之間有溫暖。有些親友，也很關心我們。這不就夠了嗎？何況，我們的房東夫婦也不錯。」

「房東夫婦？誰說的？」

「你也常常說他們不錯的呀！」

「可是，你辛辛苦苦積下的錢，全奉送了給他們啦！」

洛芬沒精打采地說。

我聽了一怔，忙問：「這是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洛芬這樣說。

「怎會不知道呢？是他們跟你借錢是麼？」

「不！」

「那麼，唔，是不是他們引誘你賭錢，讓你輸給他們？」

「不！」

「那麼，難道他們向你打劫麼？」

「當然不是，我是花了很大筆的租錢給他們，不只租了房子住，還租了別的。」洛芬低聲說。

我詫異地說：「你租了別的什麼？」

「唉，我說出來，你也不會明白的了。」洛芬苦笑。

「說吧，我又不是白痴。我會思想，怎會不明白呢？」

「我，我，唉，」洛芬結結巴巴地，爲難地說：「我太軟弱了，我太需要人間溫暖。自從我爸爸媽媽都去世了之

後，我，我也不是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怎樣的，總之，我很需要父愛與母愛。」

我打斷她的話說：「是呀，房東夫婦倆，他們口口聲聲都說，把你當作自己女兒一樣的呀！」

「是呀，你也任由我把他們當作爸爸媽媽一樣！」洛芬埋怨說。

「無所謂呀，口頭這樣說說，你覺得溫暖，他們也覺溫暖。」

「不只口頭說說，我可花了不少代價哩！這一來，便叫你吃虧了，你的存款，全奉送了給他們。」

「這是怎回事，我可不明白。」我皺了皺眉。

「你想，對待爸爸媽媽，當然要孝順，不計較金錢。爲了使他們眞的覺得我把他們當作自己人一樣，我們的用具，我們買回來的糧食、日用品，與及放在櫃頭上的錢，全都可以當作一家人一樣，任由他們應用。我對金錢，一向粗心大意，沒有了，我就到銀行拿。表面上，他們也對我們很慷慨，好像，他也常常在我們身上花錢。不過，不知不覺的，我們銀行裏的存款，就去得很快。我們不但付了租，還幾乎等於養了他們兩個，供他們一切雜用。」

「唉，」我歎了口氣說，「你把我的錢這樣揮霍，你，你有沒想到，我是辛辛苦苦做工賺回來的啊！」

「噢，」洛芬痛苦地說，「我不是有意的。當初，我不大覺得我是浪費了你的錢。我只覺得，我在這裏，住得很快活。人與人之間，毫無計較。他們也體貼我的感情，常常弄得我很高興。後來，當我發覺金錢上的損失的時候，我也不敢告訴你，我老抱一個希望，希望以後可以節省一些，把一切省回來。可是，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了，我只會花費越來越多。我稍爲計算一下。他們就會不高興。他們就會冷言冷語刺我，說：『原來這個傢伙，其實很計較的。』你看，多麼不公平啊！我必須讓他們佔很多便宜，如果讓他們少佔便宜呢，那麼，我就變成是『計較』的了，或是吝嗇的了，沒有人情味的了。唉，如果錢是我自己賺回來的，也無所謂。這個都市，原來這樣可怕，到處碰到的，都是看重金錢的人，看重物質利益的人。好啦，他們看重這些，如果我有能力賺錢，我就花錢買他們的笑臉，買他們的溫暖好啦！可是，抱歉的是，錢是你的。唉！」

我聽了，難過得很。這種難過，是雙重的。一是爲了自己金錢上的損失。二是爲了洛芬。

我不忍心責怪洛芬，我甚至不認爲她軟弱。

她並不是軟弱。她只是喜歡一種溫暖情味，一種人與人之間不分彼此的境界就是了。

一種不需要計較金錢得失的境界，一種彼此能夠公平合理地互相對待的、眞誠的友誼。

可是，在這種醜惡的都市裏，她這種品性，却變成了一種弱點，變成了可以被人利用的弱點了。

「唉，我不適合在這個環境裏生存的啊！」洛芬又說，可憐兮兮的。

「存款是什麼時候用光的？」我輕輕問。

「最近這幾個月，他們對我們的錢，越來越貪。我呢，很需要他們兩個的笑臉。我像飲鴆止渴似地浪費你的錢，但求他們和我仍然保持一個好好的，溫暖親切的關係。你知道，你白天又不在家，剩下我一個，對着他們兩個人。」

我打斷她的話，問她：「你如果不對他們慷慨，他們會怎樣呢？」

「他們的臉孔就很冷，會挑撥是非，會在中間房那對夫婦面前說我壞話，誰知他們是怎樣挑撥的？但是，如果我趕快彌補，對他們恢復慷慨呢，他們就會立刻轉彎，立刻對我表示親切，立刻會使中間房那對夫婦對我熱情起來了。」洛芬說這些的時候，神態間有一種哭笑不得的味道。

「唉，你何必怕那些人的冷面孔呢？」我禁不住表示了一點埋怨，「他們那種溫暖，既是用金錢可以買到的，你也何必在乎呢？」

洛芬垂下頭來，十分難過了。

我不忍心對她再加深責備了，要是她受不住，又萌發輕生的念頭，那就麻煩啦！

「他們倒底用了我們多少錢，你有沒有記在賬本裏呢？」我問，「我們可以跟他們要回來的呀！」

「怎可以要回來呢？不像話呀，而且我一直就沒記賬。」

「以前，你有一本家用記賬本的呀！」我說。

「來了這裏，就沒記賬。」

「爲什麼呢？」

「不知道！我做事老是隨隨便便。也許是受他們的言語影響。他們也說，他們不記賬的。可是，現在，我知道，他們不會不記賬的。他們是計算得很緊的人。我現在已經冷靜下來啦！中間房那對夫婦說他們一肚子都是算盤。」

「唉！」我歎了一口氣，覺得無話可說了。

「我眞不好！給你那麼多麻煩。」

「現在，問題是我弟弟，他等錢用，他還以爲我能幫他呢！」我喃喃地說。

「那，怎辦？」

「唉，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叫我知道他們是這樣的人呢？」我不禁又埋怨起來。

「唉，我呀，怕麻煩，得過且過，但求活得溫暖、快樂。而且，老抱着幻想，希望以後情況會自動好轉過來。」

「我回去跟他們算賬，非算不可！」我憤憤地說。

我這句話，把洛芬嚇壞了。她叫起來說：「不，不，不！不要！那就弄壞了關係了。你憑什麼跟人家算賬啊！他們又不是明明白白用我們的錢。只是我不好嘛，我太隨便，太老實，太，太——」

「好，那麼，再搬一次家吧！」

「不，不，沒用！到處都是一樣的吧？我已經發現，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根本就是房東與房客的關係。」洛芬心灰意懶地說。

「怎麼啦？」我用安慰的語調問。

「我們付出租金，從這個世界，租到一片立足之地。但是，房東們總是貪得無饜，要我們付出很多，什麼都要收租，連帶人們的笑臉在內。到處都是『房東』，到處都是房東式的臉孔。」

「噢，你想得那麼曲折嗎？」

「事實上是這樣的，我發現！唉，可惜我沒能力，又沒有職業，我的租金都是你代我付的，我很抱歉。」

「我們之間，不要講這種話了。你呀，太純潔，當前這個都市，人情味又太少。金錢的關係，支配了一切。生存競爭，又非常激烈。活在這種種社會關係裏，許多人不知不覺間，就給培養成冷酷無情，把金錢和物質利益，看得比什麼都還要重了。友善的笑容啦，親切的關係啦，也不是沒有。可是，這種美好的情感，在許多人身上，也都被利害關係所控制，變成一種爲利害關係服務的工具，變成一種掩飾自私的外衣。你明白麼？你對這一切很不慣，你根本是一朵溫室裏的花朵，你知道得很少。可是，我們對這類人，都見慣了，見怪不怪，麻木了，碰到了這種人和這種事，也不以爲怪，漠不關心。我們都不像你那麼敏感。」我耐心地向洛芬解釋一番。

「所以，我覺得，我只好活到另一個世界裏去了。」洛芬苦笑。

「另一個世界是什麼世界？」

「也許人死了之後，眞的會到了另一個世界生活也說不定。」

「你相信這個？」我取笑她。

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勸洛芬不要把金錢上的損失，再放在心上。我說，我不但原諒她，而且同情她。至於對房東夫婦，也不要太過不滿。

我說：「他們既然對你很親切，他們又年老，又窮困，無親無故。那麼，我們就慷慨一點，當作會經照料他們一番好了。」

但洛芬却說：「他們並不窮困，他們比我們富有多了。他們銀行裏有二十多萬存款。他們的儲物室裏，裝滿了都是偸來的，或是佔便宜得來的物件。如果他們眞是窮，我倒不會那麼傷心。」

「是嗎？你怎知道那麼多？」我詫異地說。

「中間房那對夫婦告訴我的。」

「他們偸東西？」我皺着眉頭問。

「是呀，他們有時也偸我們的東西。其實，他們實在用不着偸，如果他光明正大跟我要，我會給他們的。何必偸呢？這也是使我心寒的緣故。唉，我這個人眞是軟弱，我看到人心裏的黑點，我會心寒的。」

我白天要上班，晚上，有時也會和朋友相叙，所以，在家的時間非常少，對於我們這對房東夫婦倒底是怎樣的人，我知得不多。一直，總以爲他們就像洛芬口頭常常說的那樣，是兩個老好人哩！我怎會知道，洛芬一開始就被他們騙了，後來呢，又得過且過，說慣了的，不容易改口。因此，也可以說，洛芬也騙了我。她騙我，使我一直以爲房東夫婦是兩個老好人。

但是，現在，事情既然攤了出來了，我就不免要加以研究一番了。

一時之間又不容易搬到另一個地方，我迫得要面對兩個貪心的房東，研究他們倒底是怎樣的人。

我和中間房那對夫婦傾談，又和左鄰右里傾談，我還留心觀察他們的行徑。

終於，我把他們的底細弄明白了。

那男的，以前還是個不大不小的官兒哩！在當地什麼有關財政部門裏做過事，正式的薪水並不高，但却刮得不少錢，使一家人過得很富裕。

那女的呢，是在富裕的大家庭裏過慣日子的。

在他們的大家庭裏，有些份子是負責從家庭以外賺錢

回來，好維持奢侈豪華的生活方式的。有些份子呢，却專門在家庭裏面的別的成員身上打主意，從別的成員身上刮削金錢或是種種物質利益。

他們的生產財富的工具也很簡單，主要憑一個腦袋和一張嘴。他們逢迎這個，討好那個；或是壓低這個，欺負那個。他還會搬弄是非，挑撥離間。他們也會打扮出和善愉快的臉孔，做和事佬，排難解紛，製造出一團和氣。

就憑這麼一種本領，他們就可以把人事關係，常常控制住，把家庭裏的財富，大量地撥進私囊。

不過，這一對夫婦，也遭遇過好些厄運。

他們經歷過戰亂，損失過全部的積蓄，他們還在這個都市的金融市場裏打過滾。

他們見聞不廣。他們的小狡猾敵不過經驗豐富的大狡猾。他們在搶奪私利的戰場上，一再打過敗仗。

最後，他們用退隱的姿態，躲在社會生活的一個灰暗的角落，辛辛苦苦地撐持着度過黯淡枯寂的日子。

可是，也許是生活習慣的驅使吧，他們多年培養成的本領，不久，在他們身上，就像冬眠期將盡的動物，蠢蠢欲動了。

這次，他們不敢回到舊戰場上顯身手了。他們像蜘蛛一樣，在最荒涼簡陋的生活角落裏結成了謀生的網，專門捕食那些無知的，可憐的，冒冒失失地闖到他們的網裏的小動物。

他們起初也沒料到，他們的收獲會這樣地可觀。他們也沒料到，這個都市裏，竟然有這許多老老實實的小人物可以供給他們欺負和詐騙，竟然可以在這種小人物身上，刮到不少利益。

誰知他們運用過什麼樣子的方法呢？

一定運用過許許多多看來似乎平常，實質上却十分古怪的方法。他們不久之後，竟然從三房客變成了二房東。

再過一段日子，他們便在銀行開了個儲蓄戶口，而且，存款越來越多了。

他們一對老夫老妻，老搭擋，兩鬢已經斑白了，整天游手好閑似地，到這裏逛逛，那裏望望，就這樣，他們就能累積不少財富。

有一天，因爲一個修理電器的工匠到我們那裏修理從天花板吊下來的吊燈，他需要一把梯子好攀高，房東太太便開了儲物室的鎖，進去搬梯子。

我趁着這個機會，不顧她反對，闖了進去，開開眼界。

沒想到，這面積不小的儲物室，裏面竟然琳瑯滿目，藏了不少東西。驟眼一看，簡直像舊貨店的陳列室嘛！而且，還似乎有不少值錢的東西藏着哩！例如古玩、字畫之類。

不過，我沒機會細看，如果她肯讓我慢慢端詳，恐怕會有更驚人的發現吧。

最妙的是，在門旁的小茶几上，屋然還放着用透明紙袋裝載着的四條香腸和兩個鷄蛋。不知是否我們和中間房的夫婦剛剛失去的食物。另外還有一隻鍍銀的茶匙，和一隻鍍銀的叉子。那就明明是我們的東西了。

房東夫婦外表是一派斯文，男的經常穿一套質料不算壞的略嫌陳舊的西裝；女的呢，經常穿考究大方的略嫌古老的旗袍，兩個人的風度談吐都合乎上流社會的標準。

最初，連我也看不出他們是這種人，也難怪洛芬了。

不久之後，我們搬到別的地方去了。因爲，一來，我們的積蓄沒多少可以再供房東夫婦刮削；二來，我們也再不肯對這樣的人慷慨了。

我們給予房東夫婦的利用價值已盡，他們也就不再對我們客氣了。把和善的面具除下，那種冷淡和輕蔑的氣燄，叫人很難受得住。

遷居後的洛芬，精神略略愉快一些，但臉色還是很蒼白，雙頰還是很瘦削。

有什麼辦法呢？洛芬有洛芬多年來培養就的弱點。她不只依靠食物維持生命，還依靠人間的「溫暖」。

我給她的溫暖是不夠的，她還需要一個溫暖的人間。

有一天，洛芬問我：「這個都市，人情就是那麼薄麼？我們比以前更窮了，我們再沒有錢去買溫暖了麼？」

我說：「這個都市，也不是所有的生活圈子都人情薄的。有些人，他們並不那麼看重物質的利益。他們常常眞誠相助，熱心於解決社會上的種種問題。他們沒有閑工夫去爲私利爭奪奪。在這樣的生活圈子裏，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就像種子落在適合的土壤裏一樣，比較容易發芽生長的。」

人親窗對

謝君誼

我們住的廉租大厦，有人說它像火柴盒，像猪籠，像牢房……但不論說得怎樣難聽，我們能住到這裏可已心滿意足了。人家非富則貴，我們則非貧則窮，居住慣了二三十人擠滿一小層舊樓的人，能夠自己一家獨立住居一個單位，就好像住進了皇宮一樣了。

還記得新搬來的時候，看着那一列玻璃窗，我不由親溺地逐片去撫摸它。這些窗眞是屬於我的家的嗎？一個住慣了密不通風的中間房的人，眞的能夠享有一面窗子？能夠重見天日？我高興地在窗花上掛上一個朋友送來的圓形寒暑表，又實用，又可作爲裝飾。

對窗也是一列列的火柴盒，這些火柴盒還有小露台。人家放滿了花花草草，我有點兒羨慕，但是也許有人會羨慕我哩。不是嗎？我不勞而獲，不用花一文錢，不用澆一次水，就看到花草的媚秀挺拔，嗅到花草的芬芳。不是誇張，雖說是隔着一條街，但街面窄狹，屋的距離實在太近了，近到聽到人家夫婦的對話，孩子的笑聲和哭聲就在耳邊響。至於收音機和電視機的噪音就更具「身歷聲」般的效果了。

每座的距離這麼近，大家經常在街頭見口見臉，但是除了偶爾的點頭微笑，是不會交談的。這社會太複雜了，太熱情了會使人猜疑和害怕的。

跟我們對窗的一家，住了六口人。憑我的直覺，和他們偶爾飄送過來的一些對話，我知道那個老婦是母親，她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一個媳婦和兩個小孫子。

不知怎的，經常聽到她母女爭吵。而每次都是沒有結果的。這女兒讓我叫她作阿玉吧。這名字好俗，但她眞像玉一般晶瑩可愛。那勻稱的、優美的身段，透着令人目眩的魅力。當她在澆花的時候，那紅，那綠把她襯托得更美麗。有時候，她會驚呼，會大叫大跳：「媽，你來看，又有花蕾了。」不奇怪嘛，才十七、八歲的丫頭。

對窗小露台放滿了花花草草，我有點兒羨慕。

然而每當她夜歸，她母女倆的爭吵就會開始。就像今晚：「你呀，女仔人家，去到三更二夜。治安不好呀，飛仔多呀。唉！細時怕你養不大，大時怕你壞……」

「你以爲我想的嗎？叫做收十一點，但我又不是老板，能準時走嗎？有時遲點收工，有時吃點東西，就會夜些回來了。我捱生捱死，在酒樓搏命。回來你又囉囉唆唆，眞是煩死人。」

「煩？你煩還是我煩？你遲返一分鐘，我就担心多一分鐘。」

「你可以先睡呀。」

「睡！睡得着嗎？到你將來做了母親，你就知道一點了。生仔不知父母恩，生女才知三分苦。」

「你有完沒有？」阿玉大叫着。似乎把所有的委屈都放在這句話上面了。

「你有毛有翼了，你……」做母親的哭了。

「哭？你以爲我不會哭嗎？我眞的投錯胎了。我從早上十一點，做到晚上十一點，下場(休息)兩個鐘頭，時間不三不四，回家不成，看戲又不成……辛辛苦苦掙那六百塊，就給你五百。我捱生捱死，才得一百塊零用。人家那些小姐太太來打牌，打開手袋，一叠叠的鈔票，不是紅衫魚(一百塊)，就是大牛(五百塊)，再不就是五十元一張的，連青蟹(十塊)也少見。她們香噴噴，我汗淋淋，他們有媽生，難道我是大石爆出來的嗎……」阿玉抽咽着。

「你聽，你聽……」母親氣得話也說不下去了。

「你們快睡吧，老是三更半夜的把人吵醒，你們不睡，街坊也要睡嘛。」是媳婦的聲音。

她們的「女高音」隱沒下去了，代之是狗的叫聲和偶爾的飛機噪音，或突如其來的飛仔怪叫。這裏經常有許多夜鬼出沒，不時尖厲地，低俗地做出種種怪聲，以顯示他們的存在。

我再也睡不下去了。

阿玉在酒樓裏做什麼工作呢？她不會是點心妹。點心妹一般來說，六時左右就可以收工了。也不會是潔淨女工，做潔淨的，那有十一點這麼「早」放工的？那麼她不是「賣菜」(傳遞員)，就是女侍應了。那工作不好做啊，那不是辛不辛苦的問題，而是那是一項很使女孩子喪失自尊的工作。

就有一個姑娘，只做了三天女侍應就不幹了。

她穿着公司又短又窄的背心式露臂旗袍，已經又束縛又不習慣。——這工作要穿得這麼「性感」嗎？

那天，她給分配在散廳，侍候一桌西裝筆挺的，看起來好像很斯文的客人。他們評頭品足的說：「呢條菜(女)都幾正。」這分明是侮辱的話嘛。

要她倒酒的時候，又故意一脫一脫的要，她倒一次酒，他們的手就混水摸魚的不規矩起來。

自己成了什麼呢？她含着眼淚請求部長另派別人工作，可部長色迷迷的說：「你的條件不錯嘛，會有『前途』的。用心點去侍候他們，會多點貼士的。傻女，看開點，漸漸的你就習慣了。」

這個姑娘終於自己辭工了。

受侮辱，受損害的是她們，但是一般的人却歧視她們，這眞是從何說起？

阿玉會和這個姑娘一樣受辱人前嗎？還是遇到更多的不平事呢？還是……誰知道呢？她的母親不會知道。她的兄嫂不會知道，就是她自己，又何曾明確知道？她們受到委屈只會流淚，或許回家來相互吵莫名其妙的架，或許板着臉孔來「自衛」……

阿玉和母親停三晚，歇兩天，會來一次相罵。每次的內容都大同小異，但是阿玉的聲音似乎更響，似乎更不耐煩了。一天，兩天……好些日子了，奇怪！不但聽不到爭吵的聲音，也看不到阿玉澆花了。她是忙？還是去了哪裏？

我對她思念起來，因爲我們從事相同的工作，雖然部門不同，但總覺親切。

我的日子還是那樣平淡的過着。

那天，我剛踏進家門，隨在我身後的却是阿玉的母親，她不自然的笑着：「我來探望你。」

「哦？不用客氣，請進來坐吧。」

她一進來，隨意坐下。還帶了一包生果來。看來，她很重視這次相見。但是，每天，我們都對窗相見着了。她，她爲什麼會這樣客氣呢？

「阿婆，來坐坐就好了，花錢做什麼呢？」

「第一次來看你嘛，要的，要的。幾個生果就是生生猛猛的意思。何況，我還有事請你幫忙。」

「？」我誠懇地望着她。

「我女兒失蹤了，找來找去找不着。這裏飛仔又多，治安又不好。唉，眞担心。我只有這個女兒，如果她有什麼三長兩短，或受人騙了，不是害了她一世嗎？我又怎對得起她的死鬼父親呢？都是我老胡塗不好，老是罵她，她要是肯回來，我再也不罵她了。」

「阿婆，你去報了案嗎？」

「報了。但沒有下文。我求神拜佛，也沒有消息。剛才我又去占卦，說我家宅不好。說我對門的煞氣大。師奶，那卦眞靈呀，你家掛着個八卦，當然煞氣大囉。師奶，請你做做好心，把它除下來，說不定我女兒就會回來，你幫幫忙吧。好心有好報呀。」

什麼？我家何來八卦？就算我勉强稱得上是個「八卦婆」，也不會掛起來嘛。是她老人家記錯了地方吧，誰家掛上了八卦呢？

「阿婆。我一不信神，二不拜佛，更不會掛什麼八卦，是你記錯了地方吧？」

「師奶，食齋不如講正話，你明明掛着八卦呢。」

「在哪裏？怎麼我不知道呢？」

「哼，你不做戲眞是浪費人材。那不是嘛。」她把咀一扁，把手一指，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

我隨她的手指望去，天！她指着的是那個寒暑表，眞使我啼笑皆非。我站在椅上，把寒暑表除下來，放在她的手上：「你看清楚，八卦是這樣的嘛？」

「唉呦，對不起。眞對不起。都是我老眼昏花，老眼昏花。但是——煞氣從何而來呢？」

煞氣從何而來呢？

「八卦風波」並沒有使阿婆清醒過來。

不久，她的媳婦隨着淡風影響，失業了。這不是奇怪的事，失業和半失業的人數早就以十萬爲單位，但是阿婆是不大清楚的。她又再求神拜佛。在心裏她始終認爲我家有煞氣。她有意無意的在廳正面放着一面長鏡子，表示要把我家的「煞氣」反射給我，有點「物歸原主」的意思。當我站在窗前，不時可從那面長鏡中，看到我家所晾的衣物，有時衣物隨風飄揚，我就似乎看到人心的動盪不安。

這社會給阿婆的重壓實在太多了，生活上的，精神上的。我當然不會像阿婆一樣「持果交涉」。

倒是我的左鄰右里抵受不住，一個個給我「獻計」：「阿謝，你怎麼可以讓他們用鏡照着。時運高就無所謂，時運低就慘了，會很霉的。」

「以牙還牙嘛，你可以在廳中掛個黑鏡。」

「什麼？要我預鏡？」我故意這樣說。

「阿謝，你別自以爲新人物，不信呀。要以毒攻毒，他做初一，你就做十五。」

「算了。俗語說，寃家宜解不宜結，何況我們根本就不是寃家。如果我掛個鏡，湊巧他們又遭到什麼不幸，就更不是我所願意的。在這裏，誰的生活會有保障呢？不久，我工作的地方要拆建了，我就快失業了。但又和他們的鏡子有什麼關係呢？遠親不如近鄰，人家都六十歲有多了，差不多比我大上一截，我還能和她一般的想法嗎？」

她們都不以爲然。但是，她們總有一天會明白的吧。

阿婆自掛上長鏡後，就再沒有來過我家。這也許是她「心虛」的表現，我也沒有去過。一來我不喜歡那類應酬，對一個不熟悉的人有什麼好談呢？二來我也忙碌。

那天，我休息，在家大掃除。當我晒晾床單的時候，遙望對窗，目力所及的「單位」，都只留下了老弱婦孺，「一家之主」和一些主婦都工作或找工作去了。

我又從那面長鏡中看到我的雙手，看到我那花床單。還意外地看到阿婆的兒子在廳裏踱來踱去，像很不耐煩的

樣子。他這個時候怎麼會在家呢？他又失業了？不會吧。也許病了？也許他休息，但願如此。

我和阿婆合力扶着她的兒子，他的手和額角冷得像冰。

但是，不知怎的，他一手按着額頭，一手扶着牆壁，像喝醉了酒一樣。不久，他突然軟了下去，整個人跌在地上。我嚇得傻了，幾乎連晾衣竹也掉到街上。

阿婆從厨房裏跑出來，一面大叫「救命」，一面想扶起兒子，但，顯然她是力不從心了。

我三步變作兩步的就跑下樓梯，再跑過她那裏。我拼命的打門，她顫危危的開了門，只顧流淚。我和她合力扶起她的兒子，他並沒有完全昏去，但是臉青唇白，好像隨時都會斷氣，他喃喃的說：「我的頭好暈。」他的手和額角冷得像冰。我叫阿婆給他擦藥油，給口熱水他喝，我去叫喚救護車……

當救護車載走了她兩母子，我才省覺我是個只穿睡衣的赤脚大仙。

後來阿婆又買了生果來我家多

謝我。告訴我她兒子是胃出血，現在在醫院留醫，還輸了血。接着她又說：「阿良是給捱壞了的，一世人做兩世功夫。他的活計是執字粒（排字），人工好比鷄碎，顧得東顧不了西。只好捱多一份啦。一天站十多個鐘頭，在工場走來走去。那些字粒又細小，多費精神。阿良身體本來就不好！……唉，如果他有個三長兩短，留下老的老，嫩的嫩，就不知怎麼辦了。爲什麼我不死呢？死的應該是我，我老了，只會累人累己，加重他的負担。」她邊說邊流淚。

「阿婆，只要止住血就不要緊了。你別先把自己嚇壞罷！他住那號床啊？告訴我，讓我有空也去看看他。」

「怎麼敢當呢？」

「我不去怎麼成？那天，讓他嚇我一驚。」我故作輕鬆……

在醫院門口，我和阿婆兩婆媳相遇。她老人家指着我手上的生果：「你又客氣了。」

「你不是說過那是生生猛猛的意思嗎？」

她有點黯然地笑着。

阿良吊着「鹽水」，但他精神很好，他對我多謝了又多謝，使我難爲情起來。

他們夫妻，母子相互凝視，雖然不發一言，但親情飄溢在空間，使人覺得温暖。每個人不爲自己，就是爲了家人也要珍惜自己的健康。可是生活，這殘酷有力的巨手却對小人物絕不放過。

我能說什麼呢？只要阿良一踏出這醫院的大門，他就要立刻投進「搶食世界」中，他的妻子、他的母親的關心又能管什麼用呢？

我心裏一陣難過，我們和他們的遭遇不是大同小異嗎？這就是「標準」的小人物的生活——貧窮，疾病，隨時隨地的天災人禍，給迫得無路可行。

眞的無路可行嗎？

翌日。我放工回來，遙望對窗。奇怪，再看不到那面長鏡子了。我內心有一點安慰，她到底明白「煞氣」不是來自我家中，而且她不再自私地把不幸影射給我了。

阿婆在向我點頭，我心內一陣激動，彷彿又看到阿玉在澆花，彷彿聽到她興高采烈的大叫：「媽，你來看，又有花蕾了。」然而，她去了哪裏呢？這迷途的女孩子！

阿婆的兩個孫子也在向我笑着，又稚氣又可愛。這些人類的花朵，將來應該會有他們自己過着幸福生活的日子！

我揮手示意，心內在默默的祝福。不只是爲了他們，也爲許多別的共同掙扎在生活線上的人們。

林紓與現代中國小說

劉求同

談中國翻譯小說的，人們總會聯想到林紓。談介紹西洋社會科學的，人們總會想到嚴復。他們同是福建閩侯縣人，同是以翻譯外國書著稱的，年齡也大致相若，所處的時代都是清末民初。不同的，一個是原本不通外文，而專門翻述歐美各國小說、爲中國迻譯外國小說，開闢了一條初階。一個是留學英國，精通英文、專門翻譯西洋社會科學著作，引致中國人注意和研究外國社會科學，並爲中國初期社會改革運動起過一定的影響作用。

此二人另有一個共同處，即是他們在青少年時代，都是熱心的愛國之士，希望國家發憤圖强，變法維新。而一到晚年，都走上反動復古的道路，成了時代進步的絆脚石。嚴復暫存而不論，這裏專談林紓。

留心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不會不知道林紓（琴南）在這個被稱爲「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所扮演的開倒車的角色。他堅決反對白話文，說白話文爲「引車賣漿者」所用的語言，不能登大雅之堂，他死抱住桐城派的古文不放。

凡翻述小說以及寫信及其他一切應用文字，都用古文。他不但極端維護古文，而且肆力宣揚孔孟之道。詆新文化運動爲「剷倫常，覆孔孟」。在寫給北京大學校長的長信中，大呼文言之不可廢，白話文之不可提倡。醜詆提倡新文化運動者爲「必覆孔孟，剷倫常爲快」，又痛責他們爲「違忤五常」，爲「叛親蔑倫之論」。他又先後以「荊生」及「妖夢」爲題，撰著短篇小說影射當時幾位提倡新文化運動者。這兩篇小說，文長均不足一千五百字。內容除謾罵提倡白話文者外，並無新意。「荊生」實則不像小說，祇是人身攻擊而已。大意說有個叫「荊生」的豪俠之士，夜宿旅館，聞隔鄰三文人飲酒蹤談，大罵孔子。其中有個叫田生的說：「死文字，安能生活學術，吾非去孔子滅倫常不可」。荊生聽到他們三人「力掊孔子」，「怒不可抑，乃以巨掌擊板壁，板壁傾矣，撲其食案，杯盤皆碎。」「妖夢」則托名『鄭思康』作一惡夢，夢見提倡白話文的「不要倫常，甘爲禽獸」。總之，這兩篇故事，主旨都是把提倡白話文跟廢孔孟之道罵在一起。換句話說：在林紓的眼中：廢古文就是廢孔孟之道。提倡白話文，就是不要中國舊文化。這種妄謬的思想，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早已被扔進垃圾箱去了。對整個新文化運動，根本起不了什麼阻撓的作用。歷史的車輪，決不會因林紓一人及其他少數人的反動，而停滯不前。不過，林紓有一種謬見，至今還有人跟他唱同一的調子。那就是說要做好白話文，必須多讀古文。林紓在幾篇反對白話文的文章中，都反復申論這一觀點。特別是在他那篇「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一文中，强調曹雪芹之寫紅樓夢，得力於古文的根底，水滸傳寫梁山泊人物之維妙維肖，得力於作者熟讀史記。說什麼「試問不讀史記而作水滸，能狀出爾許神情耶？」林紓自詡有遠見，在該文結語中還做其『廢文言必敗』的預言，說什麼「吾輩已老，不能爲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辯之者，請君拭目俟之。」

可惜，時間是最無情的東西，林紓生於咸豐二年，死於民國十三年（1852—1924），從他去世時算起，到今歲還不到一百年，僅歷時五十一載。他的預言是否與事實發展符合，這是有目共見的。試看新中國成立以後，這二十六年來的文風怎樣，特別自文化大革命以來這一段時期的文風。許多新進的作家，根本沒有讀過古文，都能寫出邏輯性很强、明白暢曉的理論文字，和描寫生動，情節感人的小說以及美麗或雄壯的詩歌。他們在作品中不用典故，不堆砌成語，不用僻字，不講廢話，在在言之有物。論他們

和她們的出身，有的甚至連小學也沒有上過。例如，在內地相當受歡迎的作家高玉寶出身貧農家庭，小時候只讀過一個多月的書，以後就當工人，後來參軍，當過通訊員、警衛員、軍郵員。又如「放歌長城嶺」詩集的作者李學鰲，出生在太行山中某小山村的貧苦家庭，在抗日戰爭期間，使用過鐮頭和紅纓槍，排過字和開過印刷機，從老貧農、老游擊隊員，老八路、老幹部的身上學到了技術，學到了革命的眞理，根本沒有機會接觸過任何古書古文，而寫出來的詩，却那麼富有生活氣息和戰鬥精神。今天像高玉寶李學鰲這樣的新進作家、詩人乃至畫家，不祇是一兩個，而是幾十個、幾百個、乃至成千上萬個。林紓要別人「拭目俟之」的預言，早已給無數事例否定了。並且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古文永遠也不會恢復它的統治地位，再變成廣大羣衆愛好的文字。因爲時代變了，作爲人類思想感情表現工具的文字，自然也跟着變。因此，林紓的那套腐舊理論早就該送到博物館去了。

但是，根據一分爲二的思想方法論，對於林紓，並非持全盤否定的態度，應該否定的是他的復古思想，對於他在翻譯外國小說方面所做的努力，其間存在的一定意義，亦不可遽加抹煞的。

北京大學中文系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其中一章以「清末民初的翻譯和小說翻譯家林紓」爲題，對林紓的翻譯作了如次的評價：「總之，林紓的翻譯小說，無論在數量上，質量上，成就都是較大的，使他成爲當時翻譯界的典範。同時，小說能突破傳統的封建道德觀，登上文壇，使小說家得以學習西洋小說的技巧，都是與他的翻譯工作分不開的。」張靜盧在一九五四年編的「中國出版史料」一書中，對於林紓的翻譯，也有如下的評語：「可惜林氏本人不懂英文，從本子的選擇，一直到口譯，都是依靠別的人，而別的人又非全可靠；因此，在他的譯作上，遂有了原本選擇不當，誤解原意之類的缺陷，但這不能掩去他的譯作給與作家和讀者的廣大影響。他使中國的智識階級，接近了東西洋文學，認識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們從東西洋文學裏去學習，以促進本國文學的發展。」復旦大學與華東師範大學合編的魯迅雜文選，在註釋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這篇雜文時，對於林紓的翻譯小說，也承認其「影響很大」。原註如下：「林琴南名林紓，福建閩縣（今閩侯）人，早年曾參加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活動，曾依靠別人口述，用文言翻譯歐美等國文學作品一百多種，稱「林譯小說」，影響很大，晚年反

對新文化運動，『五四』時期成爲封建復古主義的代表人物。」

上述三方面的評論都否定了林紓的復古思想，肯定了他在翻譯工作上的一定成就。這裏人們要問：在林紓之前，中國有沒有翻譯小說？嚴格地說是沒有，即算有些西洋小說的翻譯，都是改頭換面，連書名也改了。譯者任意增刪，插入議論，而且以自己的名義發表，已失了翻譯的意義。因此，可以說：林紓是中國首先翻譯外國小說的。但因林紓自己不懂外文，只能根據別人的口述而筆記下來，有時大體上尚能保持原著的骨幹，有時精神上却與原著出入甚大。因此，用現代的翻譯標準來衡量林紓的譯文，可以說差距極大，嚴格地說：它不能算是翻譯，而只能說是譯述或譯作。當時之所以受人注意，也是由於他那典雅的古文文筆。有人說：林琴南「替古文開闢了一個新殖民地……自有古文以來，從未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這倒是眞的。至於說林譯小說「影響很大」，應該是指他爲中國翻譯外國小說，開闢了一條初階，從而，使中國現代的小說家從翻譯小說中覓取創作技巧及創作道路。也使小說受到更大的重視。使後來寫小說者逐漸成爲專業化的趨勢。不僅是小說，戲劇也因林紓「茶花女遺事」譯本，引起中國文學界對於西洋戲劇的重視。以茶花女而論，繼林紓之後，先後就有過劉半農、陳綿和夏康農三種不同的劇本。演茶花女這個戲的，更不知有多少不同性質的劇團劇社。這不能不說是林紓開風氣之先。其他許多西洋文學名著，也是林紓最先翻譯的。如英國的莎士比亞、迭更司、俄國的托爾斯泰、挪威的易卜生，法國的雨果（林紓當時譯作預勾）西班牙的塞萬提斯、美國的歐文，他們的代表作之中譯本，都以林紓所出最早，然後很多名著始經後人用語體文一譯再譯。而描寫美國受侮辱受損害的黑人生活的「黑奴籲天錄」，也以林譯最早，且最爲人所傳誦。因此，儘管林紓的翻譯方法，不足爲訓；而他在翻譯小說上所起的開荒作用，總是不能抹煞的。

人們會問：林紓究竟翻譯了多少書呢？說法很不一致。有的說共一百七十餘部，有的講得很具體，說是一百七十二部。多數成於辛亥革命以後。鄭振鐸與寒光兩人先後著文指出林紓所譯可以列入世界第一流作品的，有四十餘部。寒光在三十年代上海中華書局主辦之「新中華」雜誌上更具體列出林紓所譯四十餘種名著的書名。（名單太長，此處篇幅有限，恕不抄出。）據林紓的弟子朱義胄稱：林譯共一百七十九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根據鄭振鐸等

的說法，則肯定林譯共一百七十部，二百七十冊。大部份原著爲英國作品，計九十九部，一百七十九冊；美國二十部，二十七冊；法國三十三部，四十六冊；比利時一部，二冊；俄國七部，十冊；西班牙一部，二冊；（林譯「魔俠傳」，即「唐・吉訶德」，已有幾種語體文譯本）挪威一部，一冊；希臘一部，一冊；瑞士二部，四冊；日本一部，一冊；未知國名的五部，六冊。但據林紓致蔡元培那封反對白話文的信中說：「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一百七十二種與一百二十三種相差四十九種之多。林寫信時自稱「弟年垂七十」。過後三年即病死。依常情：以三年時間，譯書四十九種，在一個年逾七十、又兼多病的老人，似乎不大可能，這是一大疑問。

最後，要談一下跟林紓合作譯書的人。一般祇知道跟林紓合作譯書的叫魏易。（如「塊肉餘生述」即署名林紓、魏易譯。）其實不止魏易一人，而是一共有十六人。計：魏易、陳家麟、王子仁、曾宗鞏、胡朝梁、陳器、力樹蔭、林凱、毛文鐘、王慶通、李世中、廖琇崑、林駿、王慶冀、嚴培南兄弟。這些口述者很多都是留學生。所謂口述，當然不是信口講述故事，而是有書本作根據，依書的章節次序而講解的。

林紓除了譯書之外，也還寫些雜文，商務曾印行過他的「畏廬漫錄」。他也寫詩。此外，還喜歡畫畫。他曾替他自己畫了一幀像。並自題像贊，從像贊，多少可以看出這個人的個性，現抄錄如下，以供了解林紓爲人之一助。

「紓，汝何物而敢放胆著書，汝少任氣，人目爲狂。汝多自奮，謬話於迂倫。名曰知止，而好名之心躍如；知名爲足，而治藝之心敦厚，爲己歟？爲子孫歟？吾勸汝姑徐徐而留其餘。飽汝食，寧汝居，養心如魚，樹德如畬，豈無江與湖？寧爲馬與驢？子孫有福，寧汝須，紓！」

林紓在像贊中，毫不諱言自己「好名之心躍如」，這本是中國舊日文人的通病，林紓坦白道來，總算是一可取之處。

雨下和傘

凌亦清

雨下

又是六月
又是雨
誰記起
失芳鄰碎家園的
人禍未雪

父愛母愛
被阻隔在
無情的生活網外
孩子雖小
也躭驚暴雨成災

縱不安於
非人「安置」
惶恐風雨的日子

過了又過
多少年

傘

即使風停雨靜
我也不會放下
手中防傘
祇爲
還有深厚的迷霧
還有黑壓的烏雲
籠罩人間

我願持着
不屈的傘
衝破霧撥開雲
穿過黑夜
翻過峻嶺
迎接
風雨後的黎明

雨中小詩

（外一章）

黃花

一

路邊小花檔的鮮花迎着連綿大雨
　歡笑
——噴水器冷清清的被擱在一角
苦坐在小檔旁的主人
透過雨簾看着鮮花
便像看見他的小兒女
淌着一臉淚水

二

老天
豪情地送來整整一個月的大雨
放晴後
他挑着孩子們飢餓的哭聲上街
　擺買
衙門
豪情地給他送來第一百零三張
　告票

三

天即使無情
也會給勞動的人們帶來艷陽
衙門無情
一年到晚
它對勞動的人們老是一副黑黝黝
　的樣相

四

不要老是盯着半空的雨點吧
這恐怕只會使你更感到孤單
該看看雨點掉下來後
怎樣滙集、積聚

大城小調

一

因爲大路塞滿了汽車
橫街的汽車只有呆着
五分鐘又五分鐘地呆着
請問那威風凜凜地在路旁豎着的
　交通標誌

「No Waiting」——不准等候
是對這些汽車駕駛者的幽默
還是早已等得不耐煩的人們對交
通部的喝叱

二

一場暴雨
僅僅是一場暴雨
便使這個現代化城市無從招架
——去水渠原來許多都淤塞了
於是一個新威尼斯出現了
——許多城市的建設者原來居住
在沒有什麼建設的地方
大水像它在人類幼稚期時那樣穿
房入舍，耀武揚威
這是建設者無能
還是這個現代化城市不僅不現代
而且它的腦袋裏
有散發着腐朽氣息的上世紀及再
上世紀的殘餘

刺葵及其他

韓牧

刺葵

這高聳的一傘
本無所謂樹身
葉落時　葉柄不落
年年月月
積累成鱗鱗歷歷的稜角
一隻稜角是一片葉的故事
那些風風雨雨的
或者蜂蜂蝶蝶的日子
你和我都是這種葵
無所謂樹身
更無所謂樹身的歷史
每一片日子都落下
每一個故事都留存

台灣相思樹

每次經過這街口
從這一棵台灣相思樹下走過
抬頭　總看到風
搖亂我葉葉的相思

是一次錯誤的離異
是一段二十五年的歷史
是一則可悲的新聞
是一面飄揚不起的風下旗

有時候
我看通樹開滿點點的金黃
謝了又開開了又謝的欣喜

在那本翻得殘舊的地圖
是一彎缺月——
圓月
在我心中的地圖裏

青菜

山腰公路的懸崖邊
一羣青菜頑强站起
在這一掌地
而那記憶中的廣大的農田
野草　已經佔據

多少青菜在竭力地開花
多少瓜果在竭力地圓大
多少種子在無期的長睡中
夢想着發芽

彌敦道的榕樹

——致友

看慣了原野上的
看到這殘缺的枝幹
誰不感到淒涼

畸型的環境不容許太健康
連樹也受到斷臂的刑傷
可以砍去的地方都給砍去
傷口有膏藥
膏藥是凝固的英泥

知否在英泥的路面下
有孿生的一半
毫無顧忌地生長

你從一棵街樹看到都市人的無奈
我從一棵街樹看到都市人的頑强

烟花

大人物要來訪問
百年的街樹也被囚起來

成了盆栽
禮炮二十一響
有烟　沒有炮彈

欣賞工商業
欣賞昇平的歌舞
欣賞皇冠上的夜明珠
在軍艦上欣賞

那些在夜空燦爛開放
却又握不住的
繁華

一九七五年五月

浩泉

偶拾四首

傘

雨後的松林
大傘之下有小傘
一朵朵蘑菇在雷聲中冒出來

戰爭販子的黑傘
在「禁核」的扇底毡下
一把把擎起——
一朵朵黑色的蘑菇

雨下
小女孩擎一把紅傘

雨後
紅傘化爲彩虹在天邊

碧空中
雪白的銀傘降落
它是白色的菌？
是鴿羽做成的羽球？
……

雜技中

傘有更多的花樣
　然而在生活裏
我們要它阻擋濕淋淋的雨季
　假如有一天它如氫氣球升空
那麼——
傘是我們和平的願望

「蒙太奇」

　鏡頭的運用——
導演的「蒙太奇」
　文字的推敲——
詩人的「蒙太奇」
　音符的配搭——
作曲家的「蒙太奇」
　顏色的調協——
畫家的「蒙太奇」
　生活的體驗——
人生的「蒙太奇」
　愛情的培養——
婚姻的「蒙太奇」
　一切生命
活在組合之中

風

在樹巔上你搖頭擺腦
在柳梢頭你纖腰輕盈
有時你是一把刀
揮舞「颯颯」

偶拾

一間商店倒閉
　街招的蛆蟲
馬上爬滿這屍身

蘋果與舞

莉菁

案頭放着兩個紅紅的塑膠蘋果。每當我伏案工作時，總忍不住拿起來把玩一番。別以爲我是個饞嘴貓，實是這兩個蘋果使我回憶起一段難忘的往事：

幾個月前的一個傍晚，我從學校練完舞回家。一邊走，一邊哼着歌兒。打開家門，喲，滿屋子都是姑娘，原來是姐姐的舊工友來探望她。其中有我認識的「阿婆」——芳姐，還有潤好、美玲……。我跟她們打了個招呼，便躲進房間去了。

今天，在學校舞蹈組中學了一個「蘋果豐收舞」，雖然練了整個下午，於我還是興致勃勃的。一進房間，立即就對着鏡子跳起來。

「樹林裏果樹下，姑娘們摘果忙又忙……」

跳着跳着，忽然覺得有點不對勁，回頭一瞧，只見房門口探進了一個個腦袋，笑瞇瞇的看着我。我窘極了，恨不得地上有個洞讓我鑽進去。誰知她們一湧而入，把我圍住。這個說：「跳得不錯呀！」那個說：「看得我的身手都發痒了，眞想跟你一起跳」。「教我們跳吧！」

芳姐高興地說：「眞巧，我們一羣工友籌備在下週末開一個晚會，剛才還在商量着排一些節目助興呢。你就教我們跳這隻舞吧。」

天啊，我自己還跳不來，還說教人！我連忙要手搖頭，「不行，不行，我從來沒教過人的。」

這時姐姐開腔了，她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答應她們吧。跳得不好怕什麼，跳得多不就熟練了嗎？一邊教一邊學，對你更有幫助哩！」我想了一下，不再推辭了。

排練的第一天，芳姐便遲到了。其他的幾個女孩子在我家的小天台上等得很不耐煩，最後我跟她們玩起「跳飛機」來。二十分鐘後，芳姐才匆匆忙忙趕到。不知誰大嚷：「遲到！扣掉你的勤工獎！」大家都苦笑了一下。

芳姐向我們解釋，她剛才到慕華家帶她來這裏。這時，我才發覺她身後躲着一個小姑娘，看樣子只有十一、二歲。當芳姐對她家人說要帶她來學舞時，她的家人硬是不答應。原因是慕華有個姐姐跟人家去參加什麼舞會，結果失了蹤。芳姐費了近半小時的唇舌向她們解釋，她帶慕華學的是健康正當的舞蹈，不是那些新潮舞，並且保證每次來接她及練完舞後送她回家，她的家人才放心讓她出來。

我拉着她的手，問：「慕華，你今年多大？」

「十六歲。」她望望芳姐，芳姐點了點頭。她再低聲說：「不，十二歲。」

我心裏暗叫一聲慚愧，我現在還撒媽媽的嬌哩。可她年紀這麼小便要出社會工作了，眞難爲了她。

這羣工友是第一次學跳舞，一點基礎也沒有。雖然進度比較慢，可她們十分認眞，不懂就問，弄懂學會爲止，越學越起勁。她們不但開工時想着學過的動作，甚至走路時也按着舞步走。最有趣的是慕華，她利用從零件盒裏撿起零件，插入機身的那一瞬間時間來練腕力。科文看見後，罵她發神經病，她不理會科文的嘲罵，照練不誤，進步很快。

晚會日子快到了，我們的舞也基本排出來了，進入嚴格要求的階段。除了要求動作的劃一和準確、圖形的整齊外，還要求演出者要有豐富的面部表情。

由於這羣工友是新手，精神頗爲緊張，顧了手來亂了脚，往往忽視了面部表情。一次，我跟她們說：「你們要歡樂一點，別慌里慌張的。試想想，姑娘們費了整年工夫，花了那麼多的心血來料理那些果樹，現在蘋果豐收了，當然是興高采烈地去摘果，怎會是無精打采的呢！」

慕華她們笑起來。

我爲了進一步啓發她們，繼續說下去：「你們跳的時候，想想關在工廠做了一整天，看見一架架自己手製的收音機生產出來時的心情，你們就自自然然地有感情了。」

音樂再起，慕華她們滿臉笑容的隨歌而舞，我十分滿

意，連連點頭稱是。可越往下看越不對勁，笑容慢慢從她們的臉上溜走，有的重現慌張，有的愁眉苦臉，有的乾脆停下來不跳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直楞楞的望着她們。

慕華哭喪着臉說：「我想起那緊張的操作，怎麼也笑不出來。」

芳姐說：「看着我們用汗水製出來的成品，變成花綠綠的鈔票裝進那老闆永遠裝不滿的錢包裏，心中多難受！」

「是啊，那些產品不是屬於我們的，有什麼值得高興？」

「我簡直想哭哩！」

大家七嘴八舌的議論着。

芳姐撫摸着我的頭髮，道：「我們電子工人的生活並不如某些人所吹噓的那麼好的；像我，只不過二十歲出頭，在廠裏已算是年紀大的，被人稱作『阿婆』了。我們改寫了一首歌，叫『望鏡生涯』。你聽了之後，便知道得更清楚了。」

她低聲地唱了起來，其他的人也附着一起唱。

「自從望鏡後人消瘦，不經不覺又捱了兩個年頭；換來眼鏡幾分厚，一樽樽的藥油惹人愁；新式機器實際難承受，恨他指標加到氣都難抖；……

想眞下，青春失去問誰追究！」

我貪婪地，一字不漏地聆聽着她們的心聲。這一切，我從來沒有接觸過，書本上也無法學到，我彷彿一下子懂得了很多東西。

我苦思了很久，也找不到另一個例子來啓發她們，因爲我發覺她們辛勤勞動的成果都不屬於她們自己的。

這天，本來約好工友們進行最後一次練習及綵排。傍晚我放學回家，姐姐便告訴我，剛才芳姐她們來了個電話，說她們廠出了事，晚上不來練習了。

原來這天中午，某衙門裏的人員到她們廠檢查。其中一個見慕華年紀小，上前查問她的年齡，慕華答覆他自己已滿十六了。他不相信，兇狠狠的盤問及嚇唬她，嚇得慕華哭了起來，承認自己只有十一歲。衙門人員走後，廠長來到慕華的位子前，大罵了她一頓，並要她承担這次可能受罰的罰款，這時慕華更哭得像個淚人兒，別的工友忍不住，紛紛指責廠長的橫蠻無理。誰知廠方早已計劃要增產

裁人，逐藉口說工友不安心工作，搗亂生事，乘機開除幾位工友，擴大了此一事件。工友們當然不會逆來順受，決定晚上集會共商對策。慕華也拭乾眼淚跟大家走在一起。

跟着一兩天，由於功課緊，測驗多，抽不出時間去探望芳姐她們，我心裏老是惦記着這件事。直至晚會前夕，芳姐掛了個電話給我，告訴我，經過多次交涉後，廠方終於收回成命，幾位工友已經復工。她並邀請我參加明天的晚會。這個晚會除了工友一般的聯歡之外，還帶有慶祝交涉成功的意義，我想也不想便答應了。

第二天晚上，我來到聚會場所，節目已經開始了。隨着悠揚輕快的歌聲，一隊神采奕奕的姑娘出場了。嫻熟的舞姿，愉快的笑臉，流露出一派喜悅心情。既沒有半點凌亂，也沒有任何慌張。

奇怪，這跟上次練習的情況多麼不同啊！

我猛地記起今晚是「祝捷」晚會，慶祝她們幾經艱辛爭取回來的勝利成果，她們得到了一個眞眞正正屬於她們自己的成果！

事後，她們送了兩個道具蘋果給我留爲紀念，我把它們擺在案頭上，也把這段故事記在心頭上。

大仲馬的劇本 法國有新發現

大仲馬是著名小說「基度山恩仇記」、「三劍俠」的作者，但他成名之作却是劇本，所以在文學百科全書中特別强調他是法國著名的戲劇家。

直到最近，人們還以爲大仲馬所寫的劇本共有六十六個，但是法國最近準備出版「大仲馬戲劇全集」，收集有關資料，專家們却吃驚地發現，大仲馬的劇本實際上竟有一百二十三個。

發現這五十七個被埋沒多年的劇本的，是費爾南特·巴桑夫人（Mme. Fernande Bassan），她經過多年的研究，證實了從巴黎法蘭西喜劇院的檔案中找到的這些劇本的手稿，其作者是大仲馬。巴桑夫人本人是著名的仲馬研究學者，這一發現大大充實了「大仲馬戲劇全集」的內容。

大仲馬的「三劍俠」，從一九〇八年起至一九七三年止，一共被各國改編拍攝成電影共一百二十次之多，其他如「基度山恩仇記」、「黑色郁金香」，也是多次改編成

電影的。

法國準備精印大仲馬的戲劇全集，是作爲紀念這位著名的文學家的一種活動。（李文）

南非醫生寫小說
反種族隔離政策

南非種族主義猖獗，對黑人實行種族隔離的滅絕政策。最近，南非著名外科醫生伯納特（Prof. Barnard）對種族主義提出了强烈的譴責。

伯納特教授是以世界上第一個移植心臟手術成功而獲得世界聲譽的外科醫生，他已公開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和隔離政策，最近他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其中的男主人公就是一個南非的黑人醫生，這部小說描寫了他在科學研究中所遭遇的種種困難，伯納特通過小說表明對於所有形式的種族壓迫都應該反對和制止。

目前南非政府不讓他的小說在南非出版，他準備在國外出版這部描寫醫生生活的小說。（穆　川）

外國文訊

香港大學學生會・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合辦：青年文學獎的總結和成積

第三屆青年文學獎文集

寫實的文藝 * 青年人的創作

內容包括：

全部入選作品

詩・散文・報告文學

小說・戲劇・文學批評

文學講座刊錄

十二位評判評選報告

籌委會總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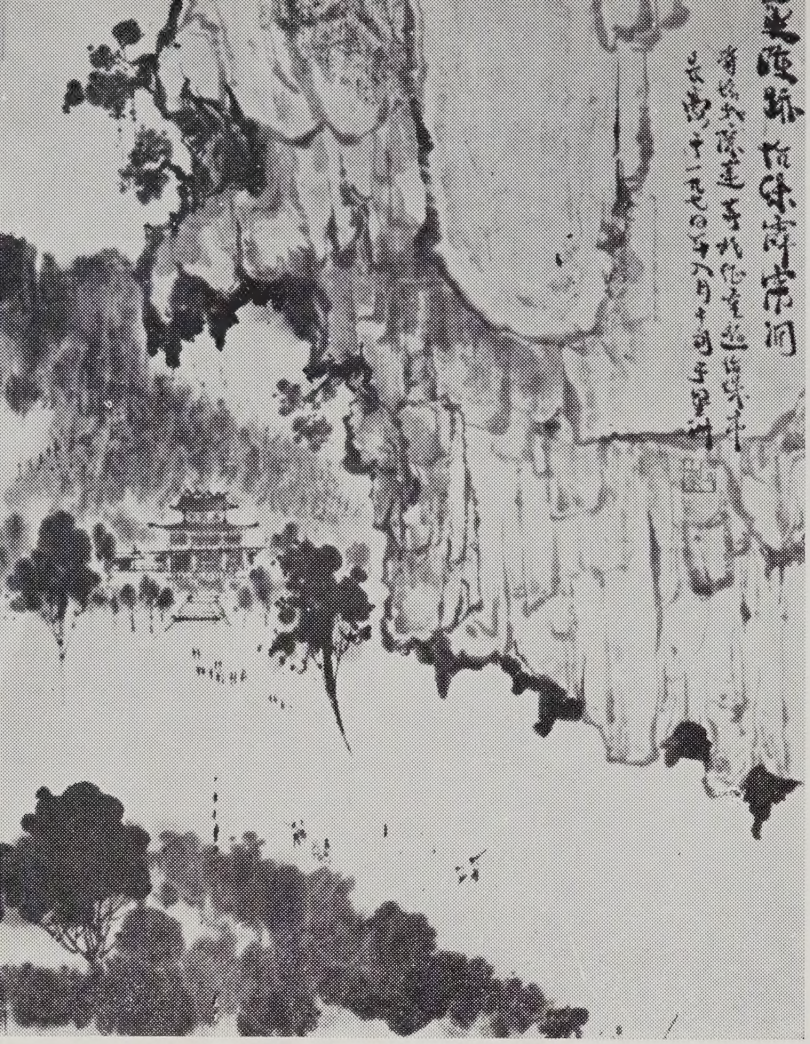
五四以來文學作品介紹

附錄第一屆入選作品

約四百餘頁　　訂價五元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直接向港大、中大學生會訂購八折出售

（訂購電話：H—468455　NT—612302）



（上）**怡保霹靂洞**

水墨畫（新加坡）陳長豪作

（下）**建築工地**

水彩畫（新加坡）王金成作

海洋文藝

第二卷第七期

一九七五年七月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NO. 3, ON NING LANE,
SAI YING PUN,
HONG KONG

發行：利源書報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一號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北角英

定價港幣二二

3 1761 11926535 3

per
PL3119
.H6
H33
v.2:no.7
(1975:July)
CANADA_HK